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中國文字與書法

陳彬龢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字與書法

著 陳 彬 猷

國 學 小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法書與字文國中

著 蘇 彬 陳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山	寶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METHOD OF WRITING

BY CHEN PIN HU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凡例

一、書家必通小學，乃免鄙俗之譏。是書先講文字，次論書法，以此故也。

二、文字之特徵、構造及其淵源發達，應先講明，方有來歷。故述文字源流爲第一編。

三、自有文字至今，孳乳變化，歷二千餘年；形式遞嬗，體勢各別，亦當詳究。述書體沿革爲第二編。

四、歷朝書法各擅場，論人亦代有名家，南北書派之論尤關重要；略爲品評，未能悉當，聊資借鏡。以書法述評爲第三編。

五、學書方法，學子所亟欲知者也。以有南北派之別，世傳方法亦各不同。茲擇其妥適無流弊者述之，故書法研究殿焉。

六、附錄歷代名人小傳，藉資景仰。

七、碑目繁多，不易擇別；附錄重要碑目，以便初學。

中國文字與書法目錄

第一編 文字源流

第一章 緒言……………一

第二章 文字之淵源及其發達……………三

第一節 字之特徵……………六

第二節 字之構造……………九

第三節 字之整理……………一一

第三章 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一二

第二編 書體沿革

第一章 書體總說……………一五

第一節 古文……………一七

第二節 大篆……………一八

第三節 小篆……………一九

第四節 隸書……………二二

第五節 八分……………二四

第六節 章草……………二六

第七節 楷書……………二八

第八節 行書……………三〇

第九節 草書……………三一

第三編 書法述評

第一章 書法總評……………三二

第一節 三代人書法……………三三

第二節	秦人書法	三七
第三節	兩漢人書法	四一
第四節	三國人書法	四六
第五節	六朝人書法	四九
第六節	王羲之	五八
第七節	唐人書法	六二
第八節	宋元明人書法	六八
第九節	清人書法	七二
第二章	南北書派論	七三
第四編	書法研究	
第一章	學書概說	七六
第二章	執筆	七八

第一節	執筆法	七八
第二節	把筆無定法	七九
第三節	執筆之高下	八〇
第四節	撥鐙法	八一
第五節	腕法	八三
第六節	懸腕	八四
第七節	提腕	八四
第八節	枕腕	八四
第九節	平覆法	八五
第三章	用筆	八五
第一節	起筆與終筆	八七
第二節	藏鋒與露鋒	八七









第三節	正鋒與偏鋒	八七
第四節	直筆與側筆	八八
第五節	圓筆與方筆	八八
第六節	三折法	八九
第七節	歐陽詢八法	八九
第八節	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八九
第九節	智永「永」字八法	九〇
第十節	筆法名稱二種	九一
第四章	結構	九四
第一節	歐陽詢三十六條結構法	九四
第五章	習字	一〇一
第一節	選紙	一〇二

第二節	選毫	一〇二
第三節	選墨	一〇三
第四節	安硯	一〇三
第五節	正姿勢	一〇四
第六節	臨摹	一〇四
第七節	少數字之熟習	一〇五
第八節	博覽	一〇六
附錄一	歷代名家小傳	一〇七
附錄二	重要碑目	一七八

中國文字與書法

第一編 文字源流

第一章 緒言

原夫文字之創造，首先象形，即六書中所謂「象形」是也。蓋先民思想單純，其始也結繩爲識，其後迺創造文字，描寫事物之形狀，爲言語、思想之代表。其至今猶有遺跡可尋者，如篆文之、、、、、、、，無非象形之文。降及後世，文字之形式幾經變遷，如今所通行之楷書體，日、月、山、水、草、木、魚、鳥之寫法，與實物之形狀相差已遠。至草書之日、月、山、水、草、木、魚、鳥等字，尤無「象形」之可言。是今日普通所用之文字，已不能考見古代「象形」之意義矣。

原來象形之字，古時創作者甚少。說文九千餘字之中，象形文字僅三百有奇。宋鄭樵通志六書

略採錄象形文字六百有八。但其中非純粹象形，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廿、卅、卌、上、中、下、萬等字者，亦歸入象形之中。其他則皆屬諸「指事」「形聲」「會意」者爲多耳。

大抵文字之孳乳，每隨時代文化之進步而逐漸增加。若欲追溯創造之初，字數究有幾何，則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最可依據者，首推說文。說文者，後漢許慎所著，乃以小篆爲主而作之字典，名曰「說文解字」，實爲文字學上最重要之著作，甚爲學者所尊重。關於此書之研究，名賢輩出，著作如林。至清代乾嘉諸大師出，更爲精密。說文所載字數計九千三百有餘，沿至南梁顧野王所編纂之玉篇，字數驟至二萬二千餘。其後有廣韻，其原本爲隋陸法言撰，名曰切韻，凡五卷；唐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宋大中祥符間重修，始稱廣韻。內容已多數增訂，惟分類二百六部尚仍其舊耳。其書盛行於隋、唐、宋三代六七百年間，可稱爲「標準字典」也。其字數則二萬六千餘，洎乎明代所編之洪武正韻，則增至三萬以上；清之康熙字典又重有增益，數達四萬六千餘；近代所編之字書收入之字數，竟至五萬以上矣。

字數雖歷代有所增加，然其中多偏僻不經見者，亦有數字而同一意義者；其堪供實用之字僅

一萬左右，若普通所用者，則三四千字而已。

一萬乃至五萬之字數中，真可稱爲象形文字者，其數不過六百；且其中更有少數之字，幾經變遷，至於今日，已失其固有之象形性質者。故嚴格論之，不能泛指今日之文字仍爲象形，此與歐、美、A、B、C……原出於埃及及象形文字，至今失其本跡者，蓋同一轍也。

第二章 文字之淵源及其發達

吾國開化最早，歷史甚長；太古之世，荒渺難稽。史書所載，多出後人附會。堯、舜以前，茫昧不可考；但依傳說與神話，從人文發達之程序觀之，亦可獲得關於文明發達之端緒耳。

文字之起源亦然。世稱伏羲氏因畫卦而作「龍書」，神農氏因嘉禾而作「穗書」，黃帝見卿雲而作「雲書」，祝誦、蒼頡觀鳥而作「古文」，少昊氏作「鸞鳳書」，高陽氏作「蝌蚪文」，高辛氏作「仙人書」，帝堯得神龜而作「龜書」，大禹鑄九鼎而作「鐘鼎文」，文字因之以起。荒渺無稽之談，以今日眼光觀之，殆難憑信。然其傳說之中，亦有可以觀察文明發達之程序者。如謂「太昊

氏時始有文字，」或云「篆乃黃帝變「古文」而爲之者。」又曰，「庖羲氏獲景龍而作「龍書」，炎帝因嘉禾而作「穗書」，蒼頡變「古文」依鳥跡作「鳥篆」，少昊氏作「鸞鳳書」取似「古文」，高陽氏作「蝌蚪書」，堯因軒轅龜圖作「龜書」，夏后氏作「形似篆」，商務光作「倒薤篆」等。」無確切之證，但若去其不足信之說，而取其可憑者，隱約間亦可探得吾國文字之源流也。

據史所載，未有書契以前，有所謂「結繩之政」，「結繩以爲標識，爲彼此互通意思之方法。蓋所謂「結繩之政」者，亦必拘泥其語，僅限於結繩。大抵表示意思，傳達語言；此類單純方法，異地異時，自難適用。其後文明之程度漸臻，是等單純之方式不能應用；且同時社會組織亦趨於複雜，更足以促進文字之發明。如所傳伏羲氏之書，卽易之卦爻，誠爲草昧時代創作之原始文字。其後蒼頡卽據之以造書契，此乃時代進步，自然之趨勢也。

一加一，又加一，合三畫而爲「小成卦」，更廣之而作六畫之「大成卦」，此卦爻之製作，見於周易之紀載，其形式甚爲單純。吾國文化初放曙光之際，此等主觀之思想卽已存於其間，其後優美之文學，亦卽由此起源。吾國一切學問、道德、思想與藝術之發達，胥受其影響甚巨，可謂爲文明惟一

之淵源也。

尙書者，吾國最古之史也，其書始於堯舜，堯舜以前之事，概付闕如。史記所稱三皇五帝之事，如伏羲、神農、黃帝、蒼頡等，多由史家蒐集而來，殆難徵信。雖然，文字之創始，有可考者焉。易繫辭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易之由來已明。庖羲氏之後，經神農、黃帝而至堯、舜，其間文化漸進之跡，吾人不難推測而知也。然而黃帝之事，尙書不載，似不足信，黃帝以上，溯及神農、庖羲，益難稽考。則此等記載，亦不過得之傳聞，於隱約之間，觀察文明沿革之狀態而已。而編纂史集者，遂拘其文，泥其義，信以爲正確之事實，而以之解釋太古史，可謂妄甚。讀繫辭傳者當三思之。

許慎曰：『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臣蒼頡，見鳥獸遞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據此則結繩之政在庖羲氏之後，而文字製作由於其後蒼頡之手。又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

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此又一說也。

黃帝既征蚩尤，吾族由北而南，越黃河而達揚子江流域。堯、舜以前，其文明已有足觀。文字之創造，在草昧時代，早已萌芽。蓋吾族之興也，以時則經攸遠之年代，以地則跨廣闊之封土，以人物則分無限糾紛錯雜之區落。吾國古時北方之部落，湮滅者甚多，失記之史跡，及其所創造之原始文字，其形式與種類，或亦不一致；其後經攸久之歲月，始鎔鑄一切而歸於統一。於是始產生發明創造之代表人物，因是有伏羲、神農、黃帝、蒼頡、高陽、高辛諸說。此殆猶北歐之神話，中西如出一轍者也。

第一節 字之特徵

吾國文字爲單純性質，一字一義，可以分別使用；與歐、美文字僅著其音而無意義者不同。表現意義之文字稱爲「表意文字」，其無意義表現僅合其音爲用者，則稱爲「表音文字」，或「音符文字」，「音標文字」，「寫音文字」等。吾國字中亦有不取意義，僅表聲音者，然極爲少數。例如呀、婆羅門等，則意義毫無，僅聽其音；大抵爲逐譯外國書中無意可表者始用之耳。

吾國文字既以意義爲主，則非如表音文字之僅爲語言之符號。蓋語言者，爲有意義之聲音也。

若無聲音，則不能謂爲「語言」，「語言」而無意義，則亦不能傳達思想。傳達思想，雖手勢可以代表，但無聲音則不能稱之爲「語言」。吾國文字有形有義，雖非語言之記號，然依此足以傳達意思；其特質與泰西表音文字迥異也。

普通字典之中，往往有不明其讀音，或其音爲後人誤傳者，亦有同一文字，各地有特殊之讀音，其意義亦能了解；此又爲泰西文字所不及者。蓋表意之文字，祇識其意義與點畫形狀，卽不明其讀音，亦可使用。所以吾國古代之典籍，雖歷時甚久，讀音縱有變遷，而其意義仍不因而減少。如論語一書，吾國二千餘年前之筆記也。編纂以來，依時代，地方之變遷，其字音變異，不知凡幾；而在今日，國人理解文字者，無一不能理解論語。匪特國人爲然，卽日本、朝鮮、安南之人，若曾受普通教育，略識吾國文字，卽使不曉吾國現代之語言，亦能明瞭論語之意義；此可見表意文字效益之偉大。設使當時以表音之文字寫之，時至今日，能理解論語者，恐不多觀矣。

若夫表音文字，則隨言語之變遷，而改異其拼音。否則，不能適合表音文字之趣旨，因此不獨時代變遷，方音各殊；卽在同一時代，亦因各地方發音之異同，必分別增減其拼音寫法。蓋不如是，異地

之人，不能了解也。

原夫文字之效用，在對於不能晤談之異方人，或異時代之人，設法互通彼此之思想與情感。卽文字之創設，亦依此點而生。若表音文字，則對於此二點之目的，不能完全達到，是其缺點也。

表音文字在地域狹小，或方言不甚龐雜之國用之，尙覺便利。吾國地大人衆，方言各殊；使用表音文字，實爲不便。但依一時一地之便利，則表音文字亦可採用，不必完全廢棄也。

歷考文字創造之途徑，無論何國，其始皆由繪象。其時幾全爲象形文字，或寫意文字；其後文化程度漸高，事物漸趨複雜，若一一製爲象形，或寫意文字以代表之，則未免困難，卽令製成，在記憶與保存上，亦覺不便。以此之故，迺於繁複之文字中，取其簡便者變化用之，此寫意文字所以變爲表音文字也。既有表音文字，則字數減少，亦堪應用；且字體不須象形，寫法亦趨簡便。西歐文字之發達，率由於此。日本之假名，亦同此例。無論中外文字進步之歷程，其揆一也。至於後代新出之文字，則隨各時代之需要，不經過象形、寫意之陳跡，而逕造成簡短之表音文字者，如蒙古字、滿洲字、朝鮮諺文、速記文字以及吾國之注音字母，皆是也。

現代使用文字於書寫印刷上之人民約計十二三億人，其用中國文者除國人外有日本人、朝鮮人、安南人等，約五億有餘。其他使用西文者雖不少於此數，但表音文字，如天、地、男、女、生、殺、貴、賤、一、十、百、萬、東、西、南、北等單語之拼法，除通行於同一國語之人外，則不能互通。即以流行最廣之英語言之，合英、美及其屬地之住民不過一億六千萬人，了解德語之人數約一億二三千萬，通俄語者約一億，法語則其本國未滿四千萬，合其屬國及外國人之修得法語者，亦僅八千萬以上。以此言之，則世界各國文字之傳播，殆無有足與吾國文比京者也。

吾國文字所以通行甚廣者，亦自有故。蓋以意義為主，歷久無甚變異。凡通曉國文者，即能讀三千年以前之古籍，無甚困難。若學西歐文字者，五百年前之典籍，已不能了解。希臘、羅馬之舊文書，則久已散佚，即間有一二好古之士，保存收藏，亦僅留為歷史上之陳迹；若求如吾國文字之能永久傳流，殆不可得也。

第二節 字之構造——六書

文字創造之初，為實物摹寫，所謂「象形文字」也。摹寫者，大都為目所及見之實物，因其物體

而描寫之，如繪畫焉；或依抽象之理想，作為簡單符號。吾國與埃及文字創造之初，同此情形。其後按時進步，各地特異之性質始顯著，分別之點乃有可言。

人類思想日益複雜，記錄亦因之繁多。欲作此複雜繁多之記錄，非數千言語，不克有濟。若此時仍一一用繪畫或符號為之，勢有所不能；且記憶尤為困難。此埃及文字所以日進簡單，化為表音文字。以應複雜紀錄之用也。吾國文字創造之初，雖同埃及；進化情形迥然各別。此時仍維持其繪畫或符號之原始文字，惟加以種種組合，以成數千萬之單字。其構造方法，頗稱巧妙，記憶字形與意義亦不覺困難。此造字法計有六種，世所稱為「六書」者，是也。

六書者，六種造字之方法也。法首象形。天下事物繁賾，尤有無形可象者，不能盡也；故繼之以指事。理或憑虛，無事可指，又繼之以會意、轉注、諧聲、假借，則又後起者也。

六書，一曰「象形」，摹寫實物之形為之；如前所舉「○」、「D」、「M」、「W」、「U」(日、月、山、水)之類是也。由「○」、「D」、「M」變而為日、月、山、水，其間經歷許多變遷，後當詳論。二曰「指事」，指事者，各指其事以為之；如人在上則作「二」(上)，在下則作「一」(下)是也。三曰「會意」，會合人之

意思也。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四曰「轉注」，二字互相注釋，如老考之類。「老」卽「考」，「考」卽「老」也。或以轉注爲漢劉歆所創。五曰「諧聲」，取其聲相似也。如江水之聲，然則以「ㄩ」爲形，以「工」表聲，而作「江」。（音剛）字；河流之聲呼呼然，則以「ㄩ」爲形，以「可」表聲，而作「河」字，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一字兩用。如「令」爲縣令，其命令亦爲之「令」；長爲「長大」之「長」，又爲「尊長」之「長」也。有此六法，迭相組合，變化，其用乃無窮矣。

第三節 字之整理

夏、商、周三代之中，對於文字學上之貢獻，以史籀爲最有名。史籀者，周宣王之史官，始變古文，別創新體，以趨簡便，著大篆十五篇。大篆者，對秦之小篆而言。或又因其爲史籀所創，稱爲「籀文」。

秦并天下，以七國文字異形，丞相李斯乃取其與秦文異者罷之，而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師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之大篆爲根據，或稍有省改，卽世所謂「小篆」是也。史籀大篆十五篇傳至後漢之初，已失六篇。其所餘者亦不傳於後世。說文採錄籀文亦僅二百數十字耳。籀文之形比較甲骨文或三體石經中之古文，點畫繁多，不便於用，想亦非宣王時常用之文字也。

此字畫繁冗之籀文，與石鼓文頗有相似之處，故後人謂「石鼓文亦屬史籀之筆跡，爲周宣王時所刻者」云。至謂「自黃帝時代以後，約千八百年間，文字由蒼頡製作以來，至周宣王時史籀始變其文。」以世界文化發達之常理言之，恐未盡合。當必於悠久之歲月中，徐徐推移，進行不斷，逐漸改變，史籀特集其成耳。

由秦入漢，小篆漸變而爲秦隸書，爲八分書。至後漢，八分隸體始確立。隸書一稱「佐書」，便徒隸之用者也。

漢許慎從賈逵受古學，以周禮、漢律皆當先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滋後學之疑也，乃博訪通人，考之於達，而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得十三萬三千餘字。自是小篆彙萃成篇，始得集其大成；然小篆之應用，亦自是廢止矣。

第三章 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

秦、漢以降，記載文字之金石、碑版漸次加多。從此等文字上溯其發達之淵源，非根據說文及鐘

鼎彝器之文字，則末由考證。蓋文獻散亡，非止一次。秦始皇更逞焚書坑儒之暴政，以愚天下之民。故文化蕩然，三代之詩書，大抵歸於湮滅。李斯發明小篆，古文、大篆之字漸歸淘汰。欲觀三代之文物者，非依據鐘鼎彝器之文，蓋難知其真象也。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學者據此足以稽考古文。王鳴盛謂：「凡訓詁當以毛萇、孟喜、京房、鄭康成、服虔、何休爲宗，文字當以許氏爲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故說文爲天下第一種書。讀徧天下書，不讀說文，猶未讀也。但通說文，卽未讀餘書，不可謂非通儒。」可知說文之價值矣。蓋學者上考三代，下及魏、晉、六朝，由隋、唐至於現今，折衷於此者多矣。

要之，由古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小篆變而爲古隸，古隸變而成八分。古隸，八分盛於兩漢，兩漢文字大抵屬於隸與分，而其真傳多在碑碣。兩漢之金石，雖不能比於殷、周，然在魏、晉、六朝之先，尙有高古樸雅之趣。八分再變而章草出，其後製作益廣，有楷書、有行書、有破草、金石碑版皆傳之。故欲究文字之源流者，不可不由此上溯秦、漢，更及殷、周、金石之精英，亦文字之淵海，此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也。

三代之金石，以及秦、漢以降之碑版文字，殘缺之餘，尙幸存於今日；雖非完善，要亦至可寶貴。此等文字之創造，在當時非盡出學者之手，故未能悉合軌則，有由鍛工、冶師所爲者，亦有出自瓦工、磚匠之手者，以是自太古經漢魏、六朝及於近古，凡各種金石、碑版文字，在學術上占重要之位置者，固所在多有，而魚目混珠之弊亦不能免也。若因其爲古代之物，卽不詳加甄別，概視以爲至寶，則未免爲有識者所譏。然有志研究文字者，欲探尋其蘊奧，啓千古之祕鑰，非從此以窺其沿革，其道無由。

如上所述，古代人刻勒繪畫、文字於金石之上，其後漸次發達，至於六朝，關於此等之著錄最多。梁元帝著碑英百二十卷，宋歐陽修著集古錄跋尾十卷。由是金石學漸成爲專門，降及近代，文士莫不侈談金石矣。

第二編 書體沿革

第一章 書體總說

文字出於伏羲及蒼頡之說，學者多信之。是文字在堯舜以前，已漸發達。但其字體如何，爲後人所極須研究者。

書體之名，有龍書、穗書、雲書、古文、鳥跡篆、鸞鳳書、蝌蚪文、仙人書、龜書、鐘鼎篆、倒薤篆等。或謂「是等文字雖有傳留，但多出於後人假託，實難確信。」獨是蒼頡之制作，據伏羲之八卦及三代金石之文推之，可得其想象，其系統亦最明確也。

今分論書體之先，應知許慎之論。許氏有言曰：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征，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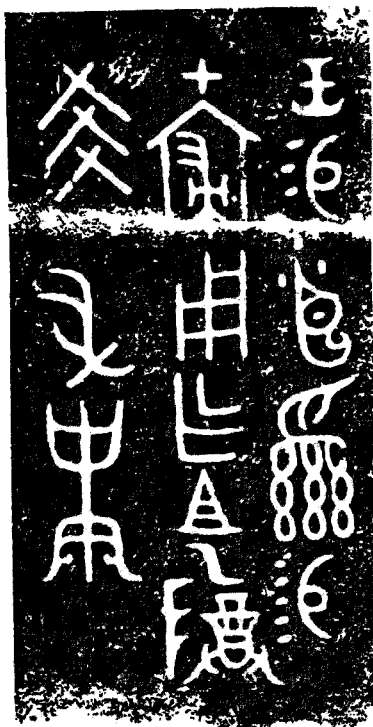
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

又曰：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小篆」，五曰「秦書」，六曰「隸書」。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程邈所作。）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以上二條，爲究明文字重要之記錄。據此則應先就古文、大篆、小篆及隸，明其沿革推移，更就八分、草書、楷書及行書等後世所製之文字解說之。若荒誕之命名，出於後人假託者，及其對於學術非

商方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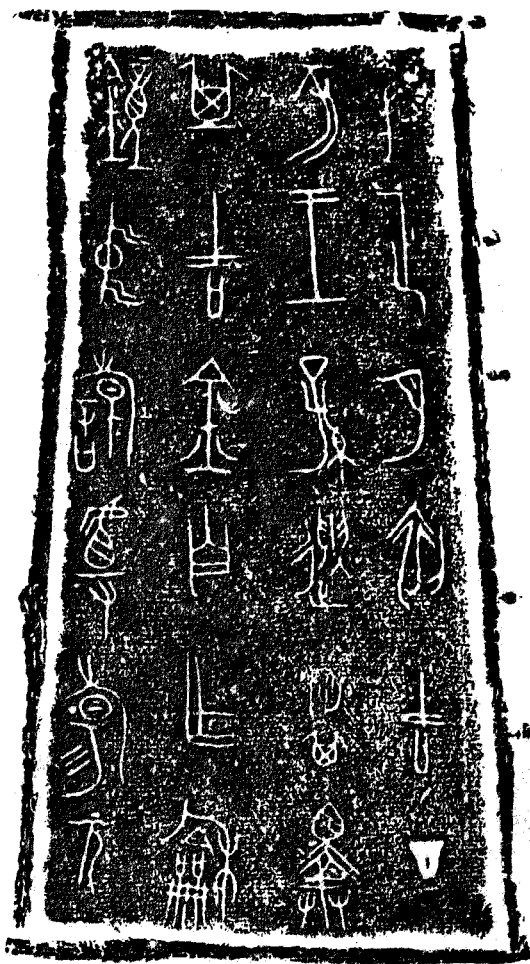
周毛公鼎

王申曰王居不顯文
王不允之德於王德都
用廣無事大命命命命
國才比不聖于文公或
才不申不命大
此正聖不
大命新王天也
我子用日不
命命天不
命命天不

周部遣敦



周王孫鐘



周楚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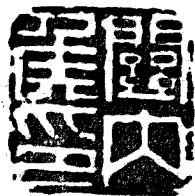
周吳季子子逞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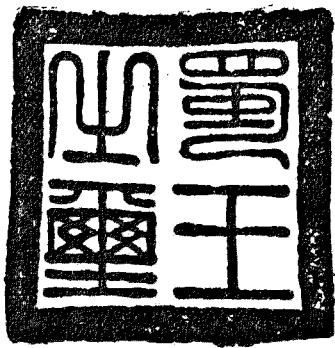
周秦古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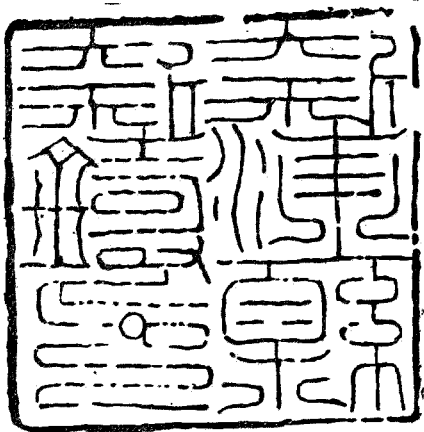
漢晉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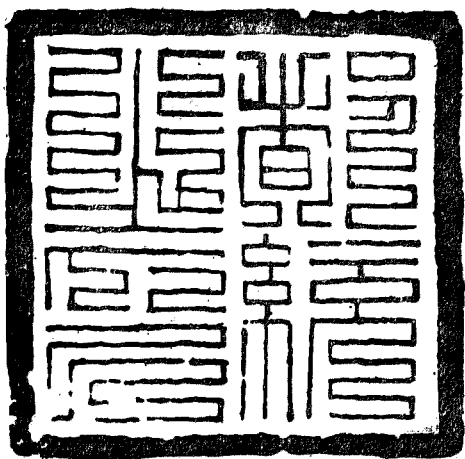
劉宋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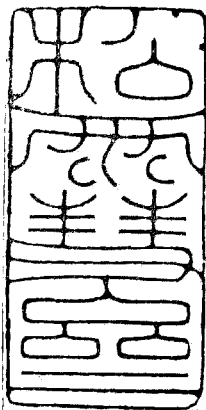
趙宋官印



金官印



元趙孟頫刻印



明文彭刻印



清胡唐刻印



清丁敬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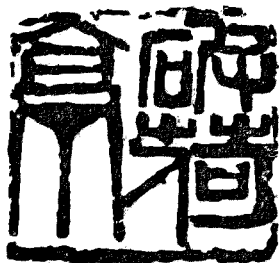
清黄易刻印



清徐三庚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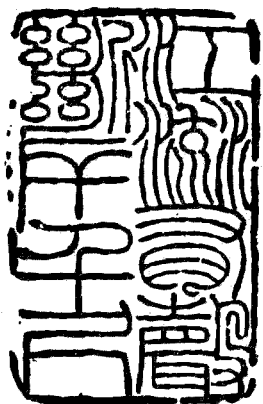
近代吳俊卿刻印



近代趙時欄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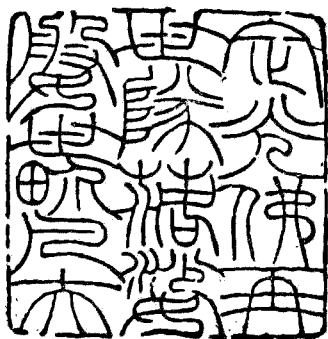
清鄧石如刻印



清吳熙載刻印



清趙之謙刻印



關重要者，則一概省略。

古文、大篆、小篆之外，有刻符、蟲書、摹印、殳書、隸書等名。刻符者，周制六節之一。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蟲書者，所以書幡信也。摹印，新莽之繆篆。署書者，凡一切題字皆曰「署」。殳書者，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言殳以包凡兵器。漢之剛卯，亦殳書之類也。以上之書，至今日考之，舉非至要。古文、大小二篆之外，隸書亦應注意。隸承前古之統，而下開分、楷、行、草之法門故也。

楷、行、草稱爲「書之三體」。「楷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之說，爲淺近書論所傳；固不能盡書體之源委。此外有由四體、九體、十體、多至十八體、五十二體、六十餘體，更有及千百體者，巧說害道，識者譏之。

第一節 古文

所謂「古文」者，有種種之意義。據許慎說文敘，「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之說，則是古文乃大篆以前文字之通稱也。其後則古文原字之中，混入史籀之大篆，尙通行於周末；亦有少數之字至今尙存，散見於說文或鐘鼎彝器，以及新近次第發現之各種古代文字，皆足以爲重

要之研究資料也。據薛阮二家鐘鼎彝器款識及其他金文書所載之古文，多屬商周之物，與大篆亦略相似；互相參考，足知文字之沿革矣。

綜覽傳於現代之古文，及太史籀所作之大篆，則古代文字之情形不難推想。自蒼頡以來，雖時有變化，大抵史籀以前所用者，可見原形文字之一班。依其所載，則古文亦可以類推也。

古文有廣義、狹義之殊，自其狹義言之，則史籀以前文字之通稱也。其後文字研究漸次進步，至晚近著述日多；然尙未集其大成，不無缺憾耳。

古文之形，自周末漢初乃一變，至漢代則有隸書與八分。歷年漸久，前古之書體遂不甚明悉，竟至難以句讀，此勢所必然也。况秦火之後，文獻蕩然無存，其後孔壁所出之書更不易讀，是亦當然之事。孔壁古文之書既出，其字形與當時之書體大異；人均以爲駭怪，不能辨認，僅取形似，故謂之「蝌蚪文」。今人所謂「蝌蚪文」者，實卽如杓形點畫之文字耳。

第二節 大篆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書、史書等名。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以其爲籀所作，故稱「籀文」。

其體格係據古文而作，與古文或同，或異。「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於無窮之意也。今其文散見於說文，及後人所蒐集之各種鐘鼎彝器文字中。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尤其最著者也。對於石鼓之議論，殊不一致；但屬少有之文字，誠書苑之鴻寶也。其文古樸高華，紹古文之後，而齊整典麗，開小篆之先，以較前古之文字，實有顯著之變化也。

或謂「籀文篆書，本屬一體」，此未必然。後漢許慎說文序云：「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據此可知秦代大篆尚通行。周宣王時太史籀變古文作大篆，由是即通行以至於秦。蓋籀篆二名，合言之則「籀」指大篆，「篆」指小篆。分言之則一「篆」字可概括大小篆也。

第三節 小篆

小篆一名秦篆，秦丞相李斯所作。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四海，其時天下漸多事，文書日益繁縟，乃命臣工創新體文字。於是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就史籀大篆略加省改而成。（一說下杜人程邈，獄吏也，得罪，始皇繫之雲陽獄，在獄中作篆。）小篆又一名玉筋篆，以筆致遒健得名。

古文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形體均取省略，而字數則日增，以應時代之要求。秦權、秦斤、秦量等文字，足以考見時代之推移，文字之變化，與改繁爲省之歷程。此大小二篆之制作，在吾國文化史上，甚關重要，無論史學或字學上，皆有重大之關係也。卽專就書法論，如僅觀後代之文字，而不追溯文字之淵源，亦不能研究其之極致，徒爲書匠而已。

秦始皇東巡，勒石以頌功德。立碑凡六：卽嶧山、泰山、瑯琊之罍、碣石及會稽之刻石是也。其存於今者有二：其一爲「瑯琊台刻石」，一卽「泰山之殘字」也。

瑯琊台刻石今所存之拓本，有十三行本、十二行本、十一行本三種；蓋依摹搨時代之先後而殊。泰山殘篆原石，今尙存泰廟中，遊泰山者，可覓得之。

此二種爲小篆時代石刻，純粹秦代之文字也。凡欲研究秦代文字者，必由此種秦碑及五權銘等，方能窺見其面目。

嶧山之碑不傳於今，上所載者，南唐時徐鉉所摹，非秦代之原碑也。庚子銷夏記云：「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道謂：『曾見殘缺本，氣

秦琅邪臺刻石

此石在琅邪臺，秦始皇二十八年刻。石上刻有秦代文字，其文曰：皇帝臨幸，琅邪臺，刻石。此石為秦代刻石之遺蹟，其文多已磨滅，僅存殘字。此石之刻，乃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幸琅邪臺，刻石於此。其文多已磨滅，僅存殘字。此石之刻，乃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幸琅邪臺，刻石於此。其文多已磨滅，僅存殘字。



此石在琅邪臺，秦始皇二十八年刻。石上刻有秦代文字，其文曰：皇帝臨幸，琅邪臺，刻石。此石為秦代刻石之遺蹟，其文多已磨滅，僅存殘字。此石之刻，乃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幸琅邪臺，刻石於此。其文多已磨滅，僅存殘字。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幸，東巡天下，歷覽群臣，選得丞相。丞相受命，上尊卑，正禮制，設刑賞，立憲法。臣等謹刻石，紀其事，垂永久，萬世傳。

秦始皇詔版



廿六年皇
帝盡并

兼天下
諸侯黔首

天下
皆為皇帝

之
臣民

盡
去度量
異
不盡

悉
移
者
皆
囚
盡

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邪？棗木傳刻邪？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燁，常侍自謂：「得思天人之際。」良非過也。舊稱「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見其手跡耳。」

徐鉉之摹本，固不能畢肖李斯之文字。然欲知秦代小篆之真面目，自不可不觀當時所刻之金石。秦代金石文字之現存者無幾，此等摹仿本不可謂非研究小篆文之絕好資料也。

「五權銘」與秦碑皆爲研究小篆者重要之資料。秦權、秦斤、秦量，均見於積古齋鍾鼎款識。近出秦度，其風格亦與之相似。所當注意者，凡古代文字之刻諸石或勒於金者，各有其特殊之格，此屬自然之結果。甲骨文字、瓦當文字、木刻文字亦各有其特種之姿致也。

秦權、秦斤、秦量之文，論者多謂爲「古隸」。蓋秦代文字變化甚速，其國祚又甚短，僅十五年，漢代卽勃興。通觀史跡，則秦直可謂姬周及西漢中之過渡期也。其所創之文物，有待於後代之革新。卽以文字而論，旣已變大篆爲小篆，復作隸書。然至漢代始益趨於整齊。故秦權、秦斤、秦量等文字尙帶篆勢，不過開漢隸之先，此尤足想象程邈等所作秦隸之姿態也。卽以「五權銘」與泰山殘石比之，

其筆畫稍臻方正，多屬篆勢；較之漢代篆書，猶爲近古也。

第四節 隸書

隸書爲秦程邈所作。邈乃縣之獄吏，得罪始皇，繫於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小篆，作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用之，拜爲御史。其時政務多端，文書日繁，錄事難於專依篆書，迺將古文改易筆畫，卽斟酌古文、籀文、小篆等之點畫，而形成一種簡捷之書體。「佐書」之名，卽由之而起。班固曰：「隸書者，施於徒隸之謂。」又隸書一稱左書，左書卽佐書也。

隸書乃由大小篆以及古文變化而出者，故欲知隸法者，不可不知篆法。篆、隸二體，實爲書學之淵源。其後八分、楷書皆由此分歧而出。漢代多隸書名家，故世有秦篆、漢隸之稱。

秦代之隸書，如秦權、秦斤、秦量等，實由篆書蟬脫而成。隸書之過度時期，已如上述。漢代之「五鳳石刻」爲隸書之最古者，開八分之姿態，尙存有大小二篆之意度。

普通稱爲隸書者，有秦隸、有漢隸，而漢隸之中，又有古隸、八分之別；因而「隸書」名稱所概括之範圍，有廣狹之不同。自其廣義言，則八分可混入；然由文字之沿革上論之，則隸書與八分有異，當

然宜有區別。更詳論之，則秦隸與漢隸（八分未成立以前之漢隸）亦應有別，其中系統承學之士所宜詳究者也。

古隸卽八分以前之隸書，其代表之作，則爲秦權、秦斤、秦量、及漢五鳳二年刻石、漢孝成廟鼎、天鳳三年萊子侯刻石等，於此可見八分以前古隸之面目。

古隸之風格帶篆勢而有古意，較後漢所行之八分書爲古樸。此八分之少波磔，是其特徵之一。此書體卽爲八分之淵源，漸開妍美之風，遂至成古體與八分之二系也。孔文父鐘、（建安三年）好時鼎、孝成鼎、日利千金鼎、大官壺等，兼有小篆、古隸之趣，陶陵鼎、承安宮鼎、銅鼎、菑川太子鑪、杜陵壺等，由秦權、秦量等脫化而在古隸之域矣。又如陽泉使者舍熏，則自成一格，橫長有波磔。其他如大吉壺、延光壺、更甲壺、嚴氏壺、陽嘉洗、大吉昌洗、長宜子孫洗、宜侯洗、章和洗、中平洗、初平洗、永建洗、富昌洗、富貴昌洗、宜子孫洗、大吉羊洗、董昌洗、平陽侯洗、漢安魚鸞洗、雙魚富貴昌洗、吉羊洗、雙魚永建洗、漢注水匜、建昭雁足鐙、龍虎鹿廬、羊鐙、永元雁足鐙、林華觀行鐙、耿氏鐙、漢尙浴府金行燭鐙、漢固陽侯甌、漢元延銷（小盆）等，或出秦篆，或入八分，或開章艸，或導楷法，極多變化；由此足見兩漢時代

書體變化之痕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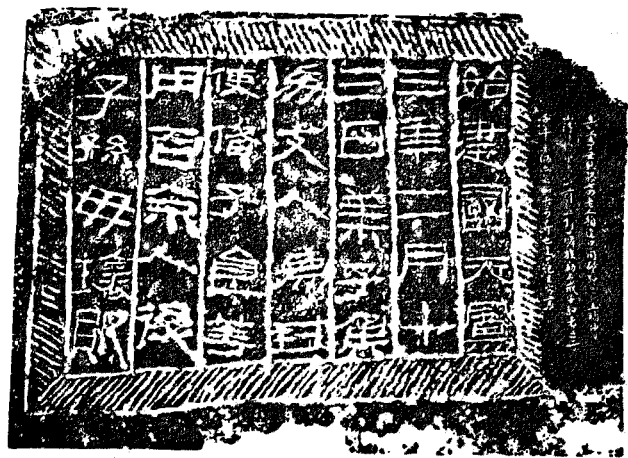
永建洗及富貴洗文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編入後漢時代，雖兼篆、隸二意，然其方正與秦代及漢初之文字無異；可見八分或楷書之啓源也。在書學上，秦、漢金石甚居貴重之地位，原石之存於現代者，以漢碑爲最多。漢碑中「朱君長」三字，與「天鳳石刻」足見古隸之面目也。

古代文字保存至今者，或刻之獸骨，或鑄於金石；此外玉石、瓦當之類，不一而足。其文字之風格，因時代而異，自不待言。卽同一時代中所刻者，其姿勢亦不相等，因地域之不同，而其文字之形貌、神韻，生多少之差異。大抵後世文字之風格姿致，其淵源無所自，故不能究其所由來。如流傳於社會之俗體文字，不問而知出於後人之手也。

第五節 八分

古文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變而爲隸書，隸書變而爲八分，八分變而爲章艸，若楷、行、艸書，則後世所創而通行於現代者也。嚴格論之，隸書與八分原不相同，此亦如大篆與小篆之差。蓋八分者，由古隸而漸生波磔，歸於齊整，成爲姿致逾美之字。後世對於八分之名，頗多異議，或謂

新莽菜子侯刻石



漢禮器碑

惟此禮器
龍左涖歎
寶百王不
子近聖為
漢定

漢北海相景君碑



漢石門頌

惟以國位
於澤躬澤
域為克
高祖受命
興於
以子十益
隨園

漢西嶽華山廟碑(二)



漢西嶽華山廟碑（二）

之變舞以致康
在漢中葉建設
宇堂山嶽之守

「因其書體之格勢有如「八」字，點畫分背爲文，故謂之「八分。」其說略爲有據。按說文：「八」者，「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左右、丿、互有相背之意。又按說文：「公」者，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段玉裁曰：「八厶，背私也。」韓非子曰：「背厶爲公。」是「八」字有分背之意明矣。其原始創作之人，有疑爲始皇時之王次仲；因其產生之時，在隸書後，章艸前也。

在漢代隸法之中，已有足認爲八分、章艸、楷書之啓源者。八分、章艸、楷書之類，固非一朝所能創作，且自艸書及楷書之意義觀之，亦有疑點。蓋篆書中有楷篆，亦有草篆；隸有楷隸，亦有艸隸。故八分、章艸，以及楷書產生時代之先後，極難定論。雖然，就傳於今日之章艸考之，則古隸變爲八分，八分變爲章艸，殆無疑義也。再就今日所流傳之八分及章艸書，互相對照，其筆法波磔之勢，略相似。

天鳳三年菜子侯刻石文字，乃古隸極精之品，近代書家雖間有疵議，然斷非後人所能僞造。若與天鳳三年刻石，及朱君長三字並觀，方能見古隸之面目。及漸開八分變化之痕跡。試更取禮器碑及西岳華山廟碑，以及其他漢代諸石刻文字比較之，則古隸與八分之殊異，不難辨析也。

八分書中代表之作，如上所述之禮器碑與西岳華山廟碑等，皆學書家所視爲瓌寶，殆無人而

不知其爲神品也。就文字而論，殷、周而後，以至漢唐之際，凡刻勒於金石上之碑版文字，在字學上佔重要之位置，足以爲時代之代表，而書法又足資後人取法也。

漢朱博碑、天鳳石刻、嵩嶽太室石闕、北海相景君碑、楊君石門頌、巴郡太守樊敏碑等，或謂應歸於古隸統系之下者，然就其波磔之勢而論，則又似應屬於八分書，蓋適當文字沿革上之過度時期，故其書體，有先後錯出之象也。

此外尙有一說，謂「八分皆屬毛弘之法」者。八分之名稱，同文通考所論，甚爲簡約。茲錄如下：
書苑云：「李陽冰謂「秦始皇時上谷王次仲製八分之書。」郭仲書亦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亡而隸書出。」然則，其體蓋起於李斯小篆之後，程邈隸書之前，卽始於秦代也。然觀水經注所載，則秦王次仲所作者乃隸書，非八分書，其體蓋起於前漢之末。又八分之名，或有取八分之篆，二分之隸而言。或又以其在八體之後，故名八分。其說紛紜，莫衷一是。又佩觿集謂：「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故名。」

第六節 章草

後於八分隸者非楷書，乃章艸也。古人書論或謂「因其出於漢章帝時，故曰「章艸」」。此說之謬誤，前人已辨正之者。蓋此乃謂「用之於章程文書之上者」，故名章艸，卽由八分隸更簡約其點畫，以便於書寫之體也。試觀章艸中所有波磔之勢，八分隸之痕跡尙顯然存留。

關於各種書體起源之說，議論紛紛，未由折衷。事物紀原云：「蔡邕作章艸，劉德升作草書。」王右軍曰：「其先出於杜氏名伯度者。」趙壹謂：「興於秦末。」或曰：「漢時杜伯度所作，因章帝好之，故名章艸。」章誕謂之「草聖」，漢興而有之，不知誰所作。書斷則謂爲「如淳所作，起草爲稟，草書蓋起於此。」又云「漢興而有章艸書，不知作者姓名，章帝時杜伯度、崔瑗、崔實皆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命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艸」。」又同文通考謂「草書始興於秦諸侯爭長之日。」或謂「起於漢初，此書出於隸書之體，或又以爲起於漢代。」或謂「章艸乃後漢杜操所作，或以此爲草稟之書體，以其通用於奏章，故有此名。或以此體初名草書，自張伯英有今之草體出，分而稱之爲「章草」也。」但就文字變遷之跡觀之，上說之是非自明。

所謂草者，有草創之義。草書之名，出於草稿之意，已有定論。書傳、四體書勢（衛恆）、草書勢（崔

瑗等皆足參考。「章草出於急就章」前人亦有言之者。古代記錄章程文書，急卒之際，所用之文字，未必悉工，不難想像。則隸書與八分以及章艸之關係，可以知矣。

要之，西漢乃古隸時代，東漢乃八分時代，章草之筆意，近於有波磔之八分。且各字獨立，與後世草書之連綿接讀者不同。於此可見八分與章草有密接之關係也。史孝山所書「出師頌」爲此體之最整齊者。足爲書家取法。其外如後漢張芝「芝白帖」、吳皇象「文武帖」、晉索靖「月儀帖」等，觀之可知章草之大體。今所傳者不多，但注意是等少數之章草，觀其氣格渾厚，與後世草書不同，可想像章草創製時，皆具有渾樸之趣也。或謂「後漢張芝、張旭兄弟亦善章草，時有合名，皇象、索靖、崔瑗、蕭子雲輩則其亞也。又衛瓘采芝法兼行書，謂之「橐草」，羲之、獻之書，謂之「今草」，結構微妙，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蔡君謨以散筆作草，謂之「散草」，亦曰「飛草」。」後世漸生變化，草書遂有種種名稱。大抵皆有淵源，尋繹其脈絡系統，則知章草在楷書（今人所稱之楷書）之先，已占高位置矣。

第七節 楷書

今隸亦稱「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書之名出於草率、草稿。楷則反是。篆隸俱有草體，其工整者當然可目爲楷。雖然，今所言之楷書，則屬現今通常之體，例如虞世南之「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之「皇甫君碑」等是也。

書斷云：「八分本亦稱爲楷書。」然今人之所謂楷書，則筆畫端方，波磔勢少，與八分不同也。按楷書由（一）古隸之方正，（二）八分之適美，（三）章艸之簡捷等脫化而來。唐顏真卿、柳公權出，乃截然與古文異其姿致，此所以成有唐一代楷書之風格也。

晉書衛恆傳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劉向列仙傳則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書。」主張不同，卽就八分、楷書而言，亦有異論。趙明誠金石錄稱隸書爲今之楷書或真書。關於王次仲之歷史，亦不一其說。或謂「漢靈帝時之王次仲與秦代上谷太守王次仲不同。」一說「王次仲爲章帝時人。」

通常則認爲後漢時王次仲以楷法作隸，一稱「楷隸」而後人則稱爲正書。以文字之變化推之，古隸、八分、章草通行之後，更入於整齊端方之時代，改其間架，變其結構，而生出今之正書一體；此自然之趨勢也。今觀唐代端方楷書發生以前，溯魏、晉、六朝以至漢末，數百年間之文字，有與八分、楷

書筆意相錯雜者，如魏之鍾繇「賀克捷表」其法度可稱爲正書之祖也。

晉、魏以降，以書成名者漸多，製作益臻宏博；故當漢末、六朝之際，在書學上別成爲一時代。今就此時代之楷法，判其變化之跡，則漢末爲創造期，魏、晉爲繼承期，可得分別而觀也。在此期間之內，南北朝各有顯著之系統與特徵，不容忽略視之。然在楷書之沿革上論之，漢末實爲其創制期，魏、晉、六朝乃極其盛，隋、唐始集大成。歐、虞、褚、李、顏、柳皆一時之大宗也。

第八節 行書

張懷瓘書斷云：「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卽正書之變體，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稱之「行書。」劉德升卽行書之祖也。」又曰：「夫行書者，非草、非真，離方，進圓，在乎季孟，兼行草者謂之眞行，兼草者謂之行草。」然所以名行書者，乃於正則書體而外，更有通行書體之意，其說較爲適當。據普通之理想，謂「行書出於楷書。」或謂「八分趨於簡捷而成章草，於是遂疑行書亦爲趨於簡捷之楷書也。」然行書非必專依楷書變化而來，且行書中亦存有隸書、八分、章草等筆意。大凡一書體之開創，須經過許多時日，歷幾多推移，始得完成；決非一時代一個人新創一種書法，遂能遽

使天下之文化發生變化也。

行書出於後漢，魏初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胡肥、鍾瘦，各得劉之一體。然千古名蹟，今已不能見其真跡，僅尋其系，繹其統，乃可想見其面目耳。

魏碑發揮古隸，八分，楷書之特長，而成爲一體。此時代通行之書體，已開今行書之源，殆無容疑。

第九節 草書

草書一稱破草，由篆、隸、八分、章草，因襲許多古文之變化而成。但其大部分乃章草或行書之趨於簡捷者。其有連綿之勢者，謂之「連綿草」。奔放自在者則謂之「破體」。對章草而言，亦有今草之名。世稱張懷瓘變後漢張伯英、崔瑗父子之章草而作今草。

第二編 書法述評

第一章 書法總評

漢人碑刻，書者多不署名；名跡雖多，莫能定其誰屬；惟覺各極其妙，各極其趣而已。

隋代以前石刻有人名可考者，南朝以「瘞鶴銘」之陶貞白爲第一，「蕭瞻碑」之貝義淵次之；北朝以雲峯山諸刻之鄭道昭爲第一，「華嶽廟碑」之趙文淵次之；久有定評。此外「嵩高靈廟碑」之寇謙之，「孫秋生造像」之蕭顯慶，「始平公造像」之朱義章，「石門銘」之王遠，「弔比干文」之崔浩，「李仲璇脩孔子廟碑」之王長儒，「太公呂望碑」之穆子容，「報德像碑」之釋仙均甚有名，尤以陶、鄭爲足稱。長洲葉昌熾云：「鄭道昭書中之聖也；陶貞白書中之仙也。」又云：「鄭道昭雲峯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筆路籃濃，進於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剗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

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誠哉是言。

王羲之書名千古，宜無可論；實則碑刻無傳。「蘭亭集敘」聚訟紛紛，閣帖聚木所刻，輾轉翻製，面目已非；時至今日，宜有異議矣。

唐初歐、虞諸家，工力悉敵，各擅勝場。王知敬「衛景武公碑」亦足追踪。其後有李邕、顏真卿、徐浩、柳公權均屬大家，爲世膾炙。吾國學術，至唐皆臻發達，書法亦然。有唐一代之書，蔚爲大觀，其勢力至近代北碑代興，始漸減退。

窮則變，變則通，一定不易之理也。書至唐而極盛，趙宋難乎爲繼，其道窮矣。蘇、黃、米、蔡諸家，遂不得不另出手眼，宋詩之於唐詩，同此一例，蓋時爲之也。茲數人者，承唐之後，各樹一幟，皆稱大家。

綜觀書法遞演之史，南北朝最稱複雜，亦最多變化，猶子學之於戰國也。李唐天下承平，書亦有雍容氣度，宋、元、明三朝各極其變，各有其妙。清代學術挹前古之餘波，而各有其一體，書法亦如之。學者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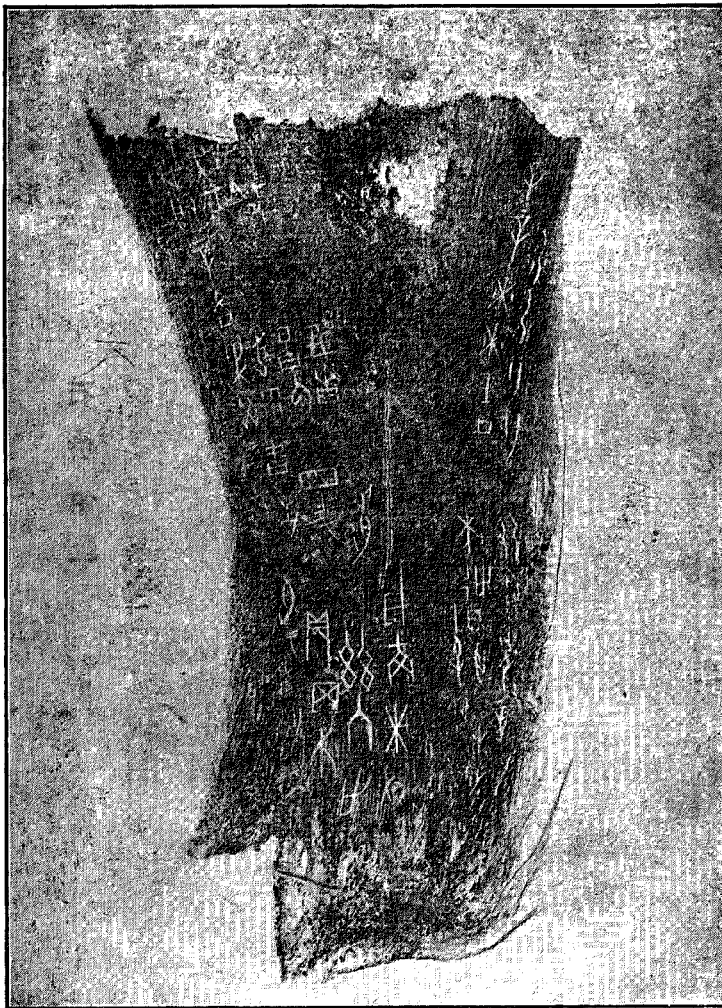
第一節 三代人書法

古代文字爲吾人所發見者，以甲骨文爲最古。清光緒二十六年，在河南湯陰縣附近之小屯村地中掘出獸骨、龜甲，刻有文字，大者尺餘，小者數分，計有數萬片之多。小者刻一二字，大者數百字。此吾人考古之最好資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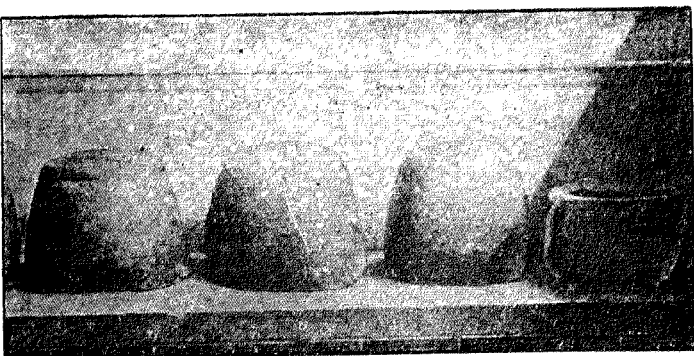
甲骨文爲遠古遺物，曾經多數學者考證，毫無疑義。但文字之辨識，及此種奇怪刻物之用途，則一時不能判斷。甲骨文掘出後，卽爲學者所注目；無論原物或拓本，俱視如拱璧。當時有王懿榮者，自謂能讀其文，斷定爲殷朝卜筮所用之刻辭，曾得學界所承認。邇來吾國及日本學者仍在繼續研究中。

甲骨文掘出後，考古學家劉鶚、羅振玉二家收藏最多，約四千片，曾出有拓本，公布於世。其歸於吾國及日本、歐、美之學者、學校、博物館、好古家及豪貴之手者爲數亦不少。總其數量，不下數萬片之多。現在古玩店中尙時有發見。

於甲骨文發見之時，有歐洲及日本人士旅行甘肅之敦煌及新疆等處，復發見記於木簡、紙、帛上之文字。據學者之考證，斷爲漢代軍人傳遞之書札。雖非刻鑿而成，然爲當時之真跡，則毫無疑義。



石鼓全形



石鼓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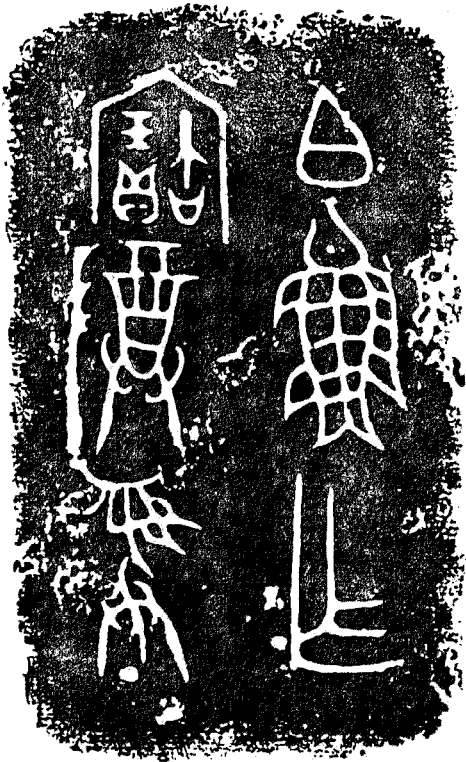
周史頌鼎



周 丁 卯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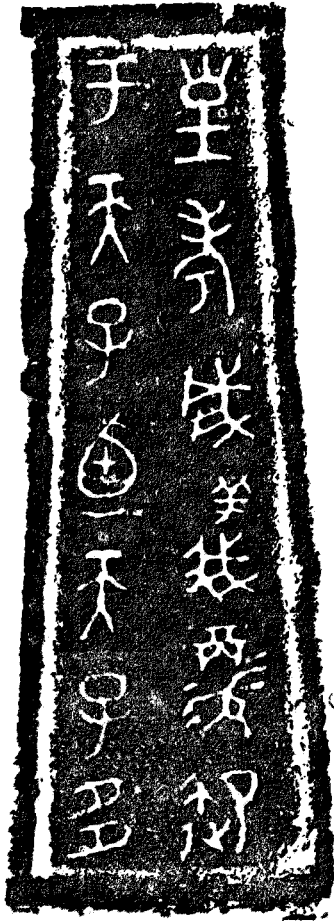
周伯魚敦蓋



周宗婦盤



周 虢 叔 旅 編 鐘



秦以前之文字，除金文外，則無多發見。所謂金文者，乃刻鑿或鑄造於金屬器具上之文字也。金屬器具之品有鐘、鼎、尊、卣、壺、爵、觚、觥、敦、甗、匜、斝、盤、戈、戟、斧、劍等禮器或武器。其文字凹入器面者，稱爲「款」；凸者稱爲「識」；以其附於金屬器具之上，故謂之「金文」；或加「鐘鼎」二字，稱爲「鐘鼎文」或「鐘鼎款識」。

貨幣上之文字，亦爲古代金文之一種。上古之貨幣多用貝，故現代通行之字如財、貢、貧、賈、貯、貨、資、貴、買、賣、費、賃、賂、賭、賊、賜、贈、贓等字，凡與財產有關係者多從「貝」。其後冶金術進步，乃改用金、銀，以濟貝貨之不足，而爲交易之媒介。古貨幣之存於今者，有刀形、鏹形、圓形等狀。有具備文字者，亦有無文字者，其名稱亦有金、貨幣、泉、布、刀、錢等變遷。但貨幣文字究屬少數，於文字學上尙不見重。所謂泉布文者，乃細而瘦之篆體，士子多喜摹之印章上也。

此外周代及以前之文字，存於今日者尙有錄（印章）文。惟鐘鼎之類，後世頗多僞造，如是印璽小件，僞造更爲容易。其真僞鑑定，頗爲困難。

周代石刻之文字，有夏禹之「岣嶺碑」、「壇山刻石」、「比干墓題字」、「延陵吳季子墓碑」

等，然皆難於徵信，又如「石鼓文」乃古代石刻文中之最要者，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或謂「其製作時代當在周初」或謂「不過六朝之物」據本書所論，則定爲秦代之物，大抵在秦統一以前，周末時作也。

此時代之文字，以鐘鼎文爲主要，祭器、禮器爲人所尊重，凡遇國家有大事須存紀念者，則鑄爲鐘鼎，刊文其上，以冀傳之百世，流播無窮。其撰文書寫之人，率皆一時名手，故彌足珍貴。然每值朝代鼎革之際，戰亂頻仍，古物重器保存甚難。其幸逃兵火之厄者，惟少數埋藏隱匿之品物，或隨宮庭灰燼之餘以淪沒於地中者；迨至數千百年後，始再發掘出之。清朝發見尤多。因清代之君主雅好收藏古代文獻，故當時臣民寢成風尚。且海內承平，優游逸豫，得以閑暇之時日，以從事於考古之學；故對於新發見之古器物，無不注意保存也。

外人嘗謂「中國古文字之圖書館在地下。」蓋吾國北方雨量甚少，空氣乾燥，地面覆以黃土，雖偶降雨雪，地下埋藏之物不易潤濕；即木片紙帛之類，亦難腐化。所以經二三千年以上之發掘物，有如鐘、鼎等，其器面所刻寫之文字，猶能不失原形，令人易於辨認也。

第二節 秦人書法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更進而整理文字，後世稱之爲「小篆」者是也。其字體爲說文之主文者，有九千餘字。秦人之筆跡現存於今者，有如下列：

泰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登泰山，立石刻文，以紀功德。後十年，二世皇帝亦登泰山，重有刻文。惟始皇所刻旋遭毀滅，二世之刻文，明朝拓本僅存二十九字，原石至清代亦毀於火，其殘石則保存於山麓岱廟中，僅存十字。

琅琊臺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更歷東海沿岸，至琅琊臺，亦立石刻文。其後二世復續刻之，如泰山之例。始皇刻文僅存其末數行，二世所刻者，清中葉尙存全部，惜今亦遭毀滅。其文字與「泰山刻石」同爲小篆之模範也。

嶧山刻石 會稽刻石 碣石刻石 芝罘刻石等，與上二刻石有同樣之歷史。「碣石刻石」早已不傳。「芝罘刻石」則僅留翻刻十數字，真偽莫明。嶧山、會稽二刻石字畫雖明瞭，實爲南唐徐鉉所仿造，是否與原刻相符，不可得而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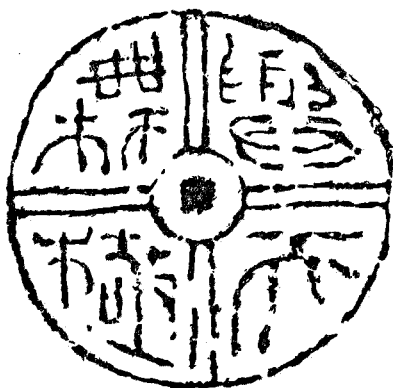
始皇及二世刻石之小篆，世傳皆爲李斯所書。然史記未言及之，真僞莫能明也。泰山、琅琊、嶧山、三碑皆同年所刻，然以今拓本觀之，泰山、琅琊二石略同，嶧山之書法則稍異，與唐、宋時代之小篆相似。會稽與嶧山殆屬同筆。

此外秦之書體真跡傳世者，尙有瓦當及權量銘，此種刻字，有始皇之詔，有追刻二世皇帝之詔。何人所書，則不能明瞭。或謂「亦出李斯手筆」，然考證未確，尙難判定。此種刻文，頗多發見，但僞物甚多，是在識者分別取捨而已。

秦權量之刻字，大別之爲二：（一）謹嚴之小篆體，（二）草率之隸書體。除此兩種而外，或亦間有介乎此二體之間者，殆草體也。據吾人理想之推測，秦代所通行之文字，既爲小篆，則其所刊布之權量銘文必一律採用。然權量者，天下公用之器也。當時既未能劃一法制，統歸中央政府發行，各地方機關可以隨時、隨地製造，故其文字之體格，刻工之精粗，亦未能整齊一律。有時或因需要甚急，迫不及待，勢不能遵守謹嚴之小篆文，或依刻工之手，隨意爲之而已。故權量於書法變遷之研究上，亦成爲一種貴重之資料也。

秦會稽刻石





秦與天無極五

隸書者，亦秦代所創也。或謂「秦行苛法，獄事繁多，始發明此種簡易之書法，以便徒隸之用，故名隸書。」一說「程邈在獄中，費十年之思想，發明此種適於速寫之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被採用焉。此非正體文字，故稱隸書。」或說「王次仲有穎才，未弱冠能變蒼頡之書爲隸書；始皇時，官務繁多，小篆不便於速寫，故喜王次仲之新書簡便適用，遣使召之，不應；始皇大怒，捕之，押檻車中，化大鳥飛去，二翮落西山，其處今有大翻山、小翻山」云。此說未免近於神話。

小篆（古文、籀文亦在內。）爲曲線圓寫之書體，隸書則爲直線多角之書體也。在造字之初，象形、指事務欲表象其事物，取圓形之筆法，較易描摹；其後爲便於書寫起見，乃不得不省約其筆法，減少其曲折之處，此爲當然之過程也。卽以殷墟甲骨文論，亦間有率易常體之書法，包含後世篆、隸二體，其轉折處，尤近隸書；又鐘鼎文中亦有純隸書體者，如齊公棺有隸書爲誌，是其例也。

三代之印璽亦有隸書筆意。貨幣之文字，如「卽墨刀」等亦用隸書體之直線點畫。蓋堅硬之物，刻字其上，使用曲線不如直線之易；卽各種彫鑿亦然。所以其後隸書有繼起之必要也。（以上所謂隸書，非指後漢所出之八分隸。）

隸書爲多用直線之書體。文字發達之後，爲便利起見，早應改革。惟因美觀之故，仍多使用曲線之篆體，不能直用隸書。篆、隸兩體混用之書，古時當有之，不過未傳於後世。必謂「隸書爲秦始皇時發明之一種簡易書法」，則漢儒附會之說耳。

「石鼓文」爲歷代書家所推爲古篆之極致。掘獲於陳倉（今陝西省寶雞縣）之草莽中，自唐以來，爲考古家所珍重，與始皇各種刻石同爲篆書之模範，原石今保存於北京。

石鼓在當時究作何用，殊難確定。原石高約三尺，直經約二尺許，作鼓形，計共十枚。字刻於四周，全文七百餘字。傳至唐代，字多漶漫，不能窺其全文之意義。宋代拓本尙存四百六七十字。至今則僅存二百數十字。

石鼓之書體乃史籀大篆，比小篆字畫更繁，書法逾勁而有韻致。石鼓文之內容，據多數學者之研究，謂「紀載某王狩獵於岐山山麓之事」。其時代則衆說紛紛，未歸一致。或謂「字爲籀文，乃史籀之筆，是宣王時物。」或謂「周代王侯狩獵紀事之用。」關於此種考證，著有種種專書。以字體考之，則大致與秦篆相似，若謂「爲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較可信也。

瓦端圓形之部，謂之「瓦當」。其上誌有花紋，或凸起之文字。大抵吉祥頌禱之詞，或宮殿之名。秦代宮殿之瓦當，至今尚多發見，其文多爲小篆體，亦有用隸書者。漢代之物則傳留更多，而僞造者亦不少。此外古磚亦多刻有文字，足爲文字學上考古之資料。此類專書，亦多編纂行世也。

第三節 兩漢人書法

前漢文字之存於今者，除瓦當及錄印之外，其他之遺物頗少。宋歐陽修蒐集金石文，著集古錄，亦未載有前漢文字。經元明以至清代，西漢之金石文始次第發見。最近燉煌掘得木簡，西漢文字之真相始豁然大明也。

西紀千九百年以來，歐洲人及日本旅行吾國之西部，常發見古代之筆寫真跡。其最初發掘，則於甘肅省之敦煌縣，得木簡漆書，蓋漢武帝時物也。考其書體，實受秦隸之影響而稍變其體格。漢代文字變遷之迹象，於是可尋矣。其特異之點有五：

- (一) 由始皇「權量銘」之方形秦隸，變爲素樸之漢隸（一名八分書）。
- (二) 筆法簡捷，點畫亦多省略。

(三)後之草書，及楷書之形態，已見萌芽。

(四)使用毛筆之跡已明，而其用筆運筆之法亦能看出，利用毛筆之彈力，漸次精巧。

(五)其筆法與後世書家所說篆、隸、行、楷，無特殊之差別，蓋由各種書體混合而成者也。

敦煌縣南有鳴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傍，即莫高窟，有石室千餘，四壁皆佛像，世稱千佛洞。西紀千九百年寺中道士於掃除之際，偶破其壁，探其內部得一藏書室，自漢至五代之書籍、碑版，及手鈔之書，貯藏極多。英人斯坦因聞之，前往收買，運回英國，藏於倫敦博物館。法人重行蒐集，運回其國，以供學子之參考。其後爲北京政府所聞，嚴加取締，並收集其殘餘者保存之。自此以後，各國人對於新疆、蒙古、中央亞細亞等處，發掘事業，皆有企圖。近來美國人士，更藉口研究學術之美名，以從事掠奪吾國固有之古物。從此蠻荒僻陋之西域，爲各國考古學家探險之競爭場矣。

漢代之金石文，於文字變遷論證上，尙非十分重要，姑從省略。磚瓦文字變化多饒趣味，發見頗多，不再贅述。

漢代之石刻高華典貴，今所知者，以前漢「五鳳二年刻石」爲最古，乃一尺許之方形石也，文

漢陶陵鼎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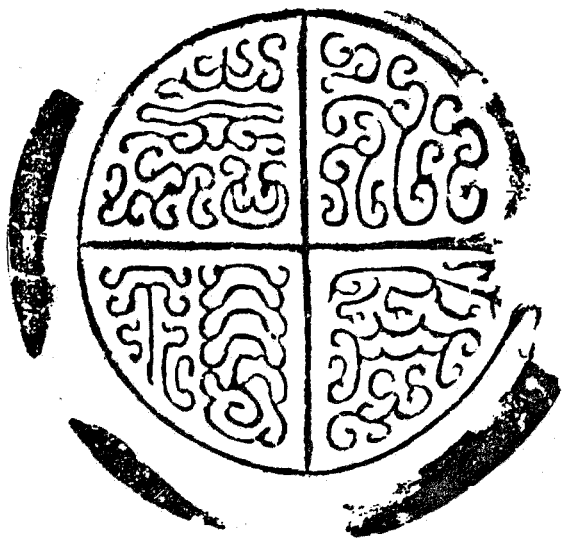




漢長樂萬歲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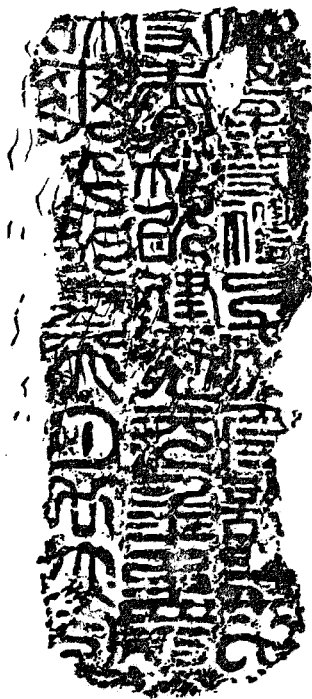
漢長生無極瓦





漢永受嘉福瓦

漢建初磚



王君平元春十二月四日
 甲申為煥廟
 大蒙真之聖為生
 人陰燮為燮
 直告四家
 二千石官
 王生人上龍
 一卜歸陰生之上
 壹室死
 李成
 果浴
 者五
 者五

僅十三字。其次則爲有名之天鳳三年「萊子侯刻石」，高一尺七寸，闊二尺四五寸，全文十五字。此兩石文字略似後之八分隸，但無波磔，可稱漢隸之古標本。前漢之隸書，高古渾穆，以無波磔見稱。

秦以來之隸書，多用方筆，至前漢末稍成斜方，至後漢更甚，同時用筆，點畫亦漸趨巧妙。蓋前漢隸書之點畫，有如兒童之用筆，其後漸次進步，執筆正直，起筆、止筆、波磔等，亦能逆筆突進，或振、或押、或浮、種種巧技，故用筆之變化，至後漢進步殆達極頂。後世用筆，點畫之變化，可謂包羅淨盡矣。

書法之巧妙，與其所用之工具。至有關係。所謂書法工具者，即筆、墨、紙等是也。

(一) 筆 同一紙、墨所書而字形有硬、柔、大、小、長、短等之不同，即因所用之筆不同所致。

(二) 墨液 同一紙筆，而寫出點畫有異者，即關乎墨液。

(三) 紙等 書於紙、布、帛、或木簡、竹簡上，其點畫不同，用毛筆所書，與用刀錐、刻鑿之點畫亦不同，更不待言。同一毛筆所書而所用之紙物不同，則筆跡亦不能一律也。

紙、墨、筆起源於何時，此殊難斷定。然就其他文化發達之歷程言之，則毛筆之發明，當在秦以前，其構造之精良，至漢始臻。紙之使用亦至漢始盛。至於墨則近代始發明，否則古時可不必用漆書也。

布、帛及木簡古時與紙同用。三者尤以筆爲重要，筆至後漢時，其使用已與今日無大差異，漢人用毛筆所書之點畫變化，已極其巧妙。觀敦煌木簡之真跡，便可證明之矣。

漢代最發達之書體，爲有波撥之八分隸及章草。楷書亦漢代始萌芽，惟當時所謂「楷書」尙未脫隸書之痕跡，其完成今日整齊之形態者，當在六朝時耳。章草之遺跡，觀敦煌木簡，可見一斑。章草因連寫之故，點畫省略，方形成爲圓形，而畫之終點，往往撥出似八分隸；此章草之特色也。至於碑碣之類，則爲慎重起見，未見有此草率之書體。蓋所謂章草者，章、疏、尺牘所用之日常書體也。其尺牘之真跡，亦間有流傳於後世者。刻於木、石之法帖，幾經傳寫，往往雜有後人之筆意，已失古人之真趣矣。

後漢章帝擅長書法，晉代鍾繇妙擅章草，二氏筆跡亦有遺傳。其書脫胎於八分，而波磔之風格殆與後世草書無異。然以之與敦煌石室之木簡相對照，則知後世法帖中所刻者，或已失其原形，亦間有爲後人仿效者。

書法至後漢時，有突然之進步，蓋文房中所用之工具，均已次第完備。除供記錄、通信等實用目

漢五鳳二年刻石



章草千文

一
應代帝王法帖第一

漢章帝書

衣冠而後起也
鴻臚河漢
麟羽翔舞
沛火帝為良
皇始先字乃
朕衣冠也



的之外，在美術方面亦有價值。若用刀、錐刻於木、竹者，則無點線之變化，亦乏墨色之光采；構成美的條件既不多，必不能如真跡之引人興味。如用毛筆書於紙、帛之上，筆法之肥瘦、遲速、濃淡、枯潤、方圓、轉折等複雜之意，可一一呈露，奕奕有神，而美醜巧拙之差等亦較著。此可爲鑑賞之對象，與雕刻者大不相同也。

書法之巧拙，在古時原不甚注重，故刻石上亦不題書者姓名。題名之風，始自後漢。蓋古時文房之器具不全，無人肯費多量之時間與精力以練習此道也。至漢時紙、筆、墨等工具次第發明，書之巧拙易見，且能書之士漸爲世人所尊重。名之所在，衆爭趨之。如所謂池水悉墨，精思書學三十年之鍾繇，秃筆滿五籠之智永等名家次第輩出，於是書法遂成爲士人之重要科目，專門藝術矣。唐代繼起，尤重楷法，且定爲登庸考試之科目，無數青年之前途，繫於書法之工拙，此種風氣開自漢代，至唐始極盛也。

漢代石刻中，其書法爲後世所珍重者，爲「石門頌」、「乙瑛碑」、「禮器碑」、「西嶽華山廟碑」、「張壽殘碑」、「孔宙碑」、「史晨前後碑」、「郭有道碑」、「夏承碑」、「李翁西狹頌」、「郟

關頌、「石經碑」、「韓仁銘」、「曹全碑」、「張遷碑」等，競秀爭妍，各極其趣。

漢代立碑之風極盛，故後漢二百年間，碑碣甚多。至於今日，已歷二千餘年之久，尚有完善之拓本百餘種傳世。其漶漫毀滅者，尤不可勝紀。而碑碣以外之文字，留存者亦不少。此種碑碣，率爲工整之隸書，當時普通應用文字，究作若何之形態，反無從考查。徒令後世研究文字學者，生各種之臆斷，直至敦煌石室之古物發現，各種臆說乃一掃而空也。

自近世機械發明，交通便利，各地之碑碣容易收集；且印刷之術進步，即從前萬金所不易獲得之原拓本，亦可製版影印，不差累黍。所以書學研究，極爲便利。昔宋代朱子自謂「青年時僅集得十數種之碑拓，便視同至寶。」明之學者欲得孔廟漢碑，求之多年而不獲。此等皆當時存在之碑，其新拓本尚且收集困難，其他可想。至今孔廟漢碑原拓十五種，價不過十元；宋拓影印者，亦祇五元以下，蘇東坡當時僅得漢書之臆本一部，便同貧兒暴富，不勝其喜者，則今日之讀書之便利，實遠勝昔時矣。

第四節 三國人書法

漢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孔子廟置百石卒史碑

漢孔宙碑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君之銘
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
昌長祖傳王敦賢者老
形節濟子三於勿簡三載

漢李翁西狹頌

衆嘉惟則克岳克君
瑞降豐稔民已值植

漢東海廟殘碑



漢 更 黃 腸 刻 石



漢熹平石經

患苦賴蒙
藝致致匪
緣生森無
學官選守
稽古以職
年六月三
士率皆也
中系進尚
異同各體
家法是正
區區
令問不已
防絕每
事百
廢

漢石虎題字



漢郃陽令曹全碑

君諱全字景完
敦煌效穀人也
其先蓋周之胄
武王秉乾之機
瑜伐桀簡既定

漢黃龍元年磚



魏繼漢祚，僅四十餘年。文字無甚顯著之變遷，僅承漢代之餘波而已。

黃初元年，魏公、卿、將軍爲其主曹丕上皇帝尊號立碑，同年更立「受禪表」。二碑皆巍然巨石，匪特其書法爲世所重，且與歷史至有關係。二碑相傳爲鍾繇、梁鵠所書，字形正方，此沿後漢而略變者也。此外魏碑著名者，有黃初三年立「曲阜孔子廟碑」及「廬江太守范式碑」。二碑字作方形，書人不明。以上四碑，今皆存在。猶有一碑，足以窺見魏隸之真象者，則「王基斷碑」是也。此石埋土中數百年，碑之上方爲刻字，下部則朱書未曾刻者，或正在刻石之中，忽遭地震而被埋沒歟？此碑僅能見及已刻之字，用筆明瞭，與後漢「西嶽華山廟碑」、「熹平石經」等同一統系，亦與前記四碑書法酷似。

魏「三體石經」亦有名，漢「石經」（熹平年間）僅八分隸一體，而魏「石經」則同一字有古文、（小篆以前之篆書）、小篆、隸三體，可資對照。三千餘年以前之古文悉備於此，爲探求文字變遷之最好資料。其小篆比較秦刻石、秦權量銘有異，當是時代推移之故，漸有變遷也。隸書則爲當時之普通體，與前述諸碑一致。

魏景元年間之李苞通閣道題名，乃摩崖（刻於天然岩面之上）也。此書體格不作純粹隸書。蓋當時常用之體，與敦煌石室中所掘出之文字大略相近，間有楷書筆法，隸書之波磔，則已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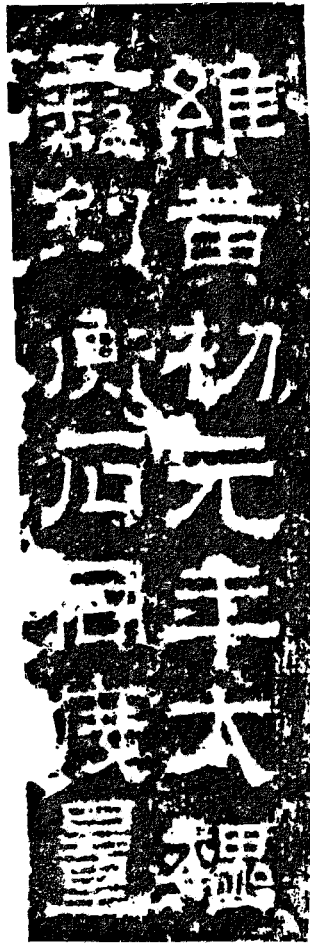
魏石刻文字，以右所舉者爲主要。法帖則以鍾繇之書爲顯著。繇書爲楷書之最古者，久爲後人所尊崇。亦間有章草，但頗多疑義。使繇卽擅章草，現存之翻刻本，殊不能信其爲真。清嘉慶以後，北派盛行，（書學之南北派，後有述明。）皆以爲魏時不能有如此楷書。然近三四十年的研究，則一概承認之而信爲鍾繇之楷書也。（參照後段吳之「谷朗碑」、「葛府君碑。」）

吳雄據江東，傳及孫皓，喜天下承平，祥瑞頻出，因立「天發神讖碑」。其書體險怪，爲後世學者驚異。書人爲皇象，當時名書家也。其來源爲漢之「三公山碑」，而加一種奇異用筆耳。此碑今已不存。

與「天發神讖碑」同時者，有吳之「禪國山碑」。字體亦與「天發神讖碑」彷彿。後十二年有「朱曼妻買地券」，則與「天發神讖碑」字體大致從同。

吳碑中爲楷書碑之最先，而有名者有二：一爲「谷朗碑」，或亦有稱之爲隸書者。然吳代之隸

魏修孔子廟碑



魏三體石經

石經殘片，刻有魏三體石經文字。文字呈縱向排列，由右至左，每行約二十餘字。字體為魏碑體，筆畫方正，結構嚴謹。殘片邊緣不齊，顯示其為出土文物之局部。可辨認之文字包括：「...今...」、「...喪...」、「...命...」、「...其...」、「...大...」、「...非...」、「...草...」等。

吳天發神識碑

上無所不至
下無所不周
帝曰亦以一
本仁中孚乎
而贊神識亦
而簡元宰者
本中則猶丹
然發功廣道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

郎君諱朗字義先
中君出子也其
封侯秦咨田南氏
順德行純備三歲
色孝友溫恭曾閔

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額



晉大中大夫馮恭家碑中記

晉故太僕正卿二月
三車已西趙國高邑
今大中大夫馮恭字元恪
有弟曰寧亦曰徵亦曰甫

書有險勁之波磔，此碑則殆無之，與後之楷書結構用筆相近。二爲「葛府君碑」，此六朝以前楷書碑也，現僅存其額。以此二碑論之，則法帖所傳之鍾繇楷書，不能謂爲後人僞作矣。

吳亡後三十餘年，晉遷都建康（今南京），所謂六朝文化中心也。自此中原雲擾，學風丕變，文字書法均有極大之變化矣。

第五節 六朝人書法

所謂六朝者，或指都於金陵之吳、東晉、宋、齊、梁、陳六代而言，或又指南、北對立之宋、齊、梁、陳、北魏、北齊而言。茲所述者由晉至隋，均三百年間文字之變遷也。

在此時代中，晉隸則全襲魏隸，如「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劉韜墓志」、「韓府君神道闕銘」其代表也。其後南、北朝之隸書，不過是其餘派，惟北齊之「隴東王感孝頌」則頗與楷書接近。篆則僅存二三碑額，殆亦不過隋前摹印體之變象耳。

六朝乃楷書草書發育期。隸書則漢代已盡美盡善，極變化之能事。後人無論下若何功夫，終不能超越其上。此蓋時代使然，非人力所能強也。嗣是以後，楷、草書體則日趨於進步。蓋由筆法簡捷，適

於普通社會之用，雖不強之以人力，自然日趨於發達也。至於隸書之筆法，後漢逐漸變異，較之五鳳二年刻石之古體稍扁平，橫畫則起伏，豎畫則欹斜，微生波磔，成左右分背之勢，（所謂八分隸。）有趨於極端之特徵。及其末期，如「石經碑」「譙敏碑」則又復見方正，波磔之放縱改爲收斂，此殆回復之反動時期，然從他方面觀察，此正爲草書楷書發達之步調也。

自漢末至魏之隸書，多使用逆筆，而所用之筆率爲硬毛；如向右作畫，必先自左將筆突進作成尖銳稜角，於停頓轉折之處，微呈波磔之勢，而同時草體書則無用此筆法者；如作橫畫，落筆便過；倘用新筆，始見尖鋒，用秃筆，則以後世藏鋒之狀，楷書、草書之起筆不用逆筆取勢，此爲草法、楷法當初發達時之特色。觀敦煌石室之木簡，可以得其概略。

鍾繇楷書之筆意，實脫胎於漢隸，蓋仍是隸書速寫之變形，不似北魏時代之楷書，完全成爲一種特殊之筆法。至唐代以書法取士，而後乃成一定之格式也。

晉代楷書之石刻頗少，未由考證。然從敦煌石室掘出之物，可以考見當時之風格，與近代亦無甚懸殊。

真之道為冥正覺未
備世乘捐八難諸愧
持三十二相莊嚴其身
得化生於人者何諸
可稱許若有女人得聞
此功德備說如是

前秦廣武將軍李產碑



晉爨寶子碑

晉故振威將軍
達寧太守爨府
山嶽吐精海誕
隋先穆穆善侯

宋龔龍顏碑

君諱龍顏字

史邛都縣令

金紫累跡未

鞅死遠書承

為已若不求而得无犯无犯者
癡狂心乱痛惚所纏

二叶

律藏初分卷第廿四

大代普泰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廿五朔廿五日己丑
騎常侍都督領西諸軍事東騎大將軍

梁建安王偉書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尔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
天子遶散華香來至佛所頂
面白佛言世尊所說般若波
是深般若波羅蜜相佛告欲
諸天子空相是般若波羅蜜

雖垢淨如來大智能成如來
有光明名曰普照如來大智
思議法界智復有光明名持
能成如來不動諸力復有光
如來大智能成如來无所畏

「廣武將軍碑」符秦建元四年所刻，乃北碑之著名者。其體爲隸書，點畫之中頗有奇趣。

「爨寶子碑」乃南碑中最高者，以地在遠荒，世鮮知其名。書體在隸、楷之間，其建立之時爲大亨四年，即晉安帝元興元年。碑額題「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碑」，寶子，其名也。

「爨龍顏碑」與「爨寶子碑」同在雲南，並稱二爨，屹立近二千年，無人顧及，蓋百餘年前，六朝北派之碑碣尙未爲世人所珍視。康有爲氏至稱爲古今楷法第一，其推崇可謂至矣。

六朝中，碑之最多者厥爲後魏（北魏、東魏、西魏），其時立碑之風極盛，或頌官吏之功德，或紀祖父之生平，不惜傾無量之資財，以博建立碑碣之虛榮。魏曹操立法嚴禁，晉襲之，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則以「妄媚死者，增長虛僞，而浪費資財，爲害甚烈」爲辭。故當時南方立碑之風驟衰。然亦有一二特殊之原因，有蒙朝廷特許而立者，亦間有犯禁設立者，亦不在少數。觀於南朝人所著之文集，其中有爲人代撰碑文至數十篇之多，是故雖在禁碑之南方，三百年間，所建立之碑碣亦不下數百種。特其留存於今者纔數十碑耳。當年建造城郭、道路、橋梁、種種巨大土木工程之際，此等碑碣爲人採用爲建築材料者，史不絕書。此誠碑碣之莫大厄運，而南方較北方爲獨多也。

北方則爲異族所據，魏、晉之政令所不能及。長安及洛陽，晉初便被佔領，禁碑之令不能行之北方而有效。後魏拓跋氏統制黃河流域，前後百五十年，且能繼續秦、漢以來之文化，加之密邇西域，輸入印度及西歐之文明亦較便利。佛教既盛，藝術亦因而大興，造寺塔、塑佛像，遂成爲一時之趨尙，其遺物之存於今者甚多。邇來北方石窟，次第發掘，大爲世人所驚異，此等古物多當時貯藏者也。

文化發達，藝術興盛，大有裨益於文學與書法之進步。蓋當時佛教宣傳方法，以寫經爲一大功德，因此書法遂大進步。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則必延聘文學之士，撰文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石之壁以刻之，卽所謂摩崖刻也。刻有刻鑿於佛像或佛堂之上者，如洛陽之龍門，則多就自然崖面上鑿佛龕，作佛像；而當時造像人之記文，漫山遍谷，不下數千萬。前清某縣令曾詳細調查之，大約不下九萬六千三百六十之數云。

「龍門造像記」不下數千種。其文字雄奇，書法秀拔，清乾隆以後，始漸爲人所注意。其足爲之代表者，「龍門二十品」是也。此多數之造像記，並非一時一人所書，風趣自然各異，險峻勁拔，鋒鋦森森，則是龍門造像之特徵也。

北魏大代華岳廟碑

美曰秦及漢不
古始莫能興復
矣祀於勤虛
美曰秦及漢不
古始莫能興復
矣祀於勤虛
美曰秦及漢不
古始莫能興復
矣祀於勤虛

北魏元顯儁墓誌銘

維大魏延昌二年歲次
甲申故處士元君墓誌銘
君諱顯儁河南洛陽人也
鳳之美固以瓊峯万里秘
景穆皇帝之曾孫鎮北將
子也君資性夙靈神儀卓
閔淳孝無以加其前額子

北魏朱義章書始平公造像記

夫

靈

隨

亦

感

則

攀

宗

靡

尋

容

像

不

束

心

索

之

必

北魏鄭道昭書鄭文公下碑

使贈祿策贈有加謚曰
四曰歸葬乎樊陽石門

魏故持節督幽豫二州諸軍事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樂陵王元
君墓誌銘
君諱夬字景昭河南洛陽都鄉
光穆里人也
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孫侍中樂
陵之孫鎮北將軍樂陵密王之
世子襲封樂陵王王承先日隙

北魏崔公墓誌銘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
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
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臨
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魏碑之最初建立者，爲「大代華嶽廟碑」，爲整齊嚴格之楷書。唐歐陽詢楷書之體格，殆從此碑胎息而來。其後十七年，建「嵩高靈廟碑」，字體與上碑相似，但稍放縱。前碑之建立在「曇龍顏碑」之前四十年，而楷法之整齊，則竟與之相彷彿。

魏碑中饒有蘊藉風趣者，首推鄭道昭之書。六朝人書法流傳最多者，亦僅此君。山東萊州雲峯山題刻殆遍。現傳之雲峯山四十二種，皆道昭父子之遺跡也。其最著者，爲「鄭羲上下碑」。每碑多至千五百餘字，道昭之字，多刻於天然岩石之上，萊州地處僻遠，竟無有知之者。宋趙明誠金石錄中亦未收集。蓋自唐代以下，崇拜王羲之之爲書聖，而北宋「淳化閣帖」專取江南媚嫵之字，承學之士多臨摹而仿效之，目北魏險勁之書，爲左道異端，無有習之者。然因此雲峯山摩崖之字，經千數百年間，反能免搨拓之厄，尙得完整存在，此又不幸中之幸也。

其後反抗帖學之風起，始從事於蒐集珍奇之書體，包世臣偶至山東，徧遊各山，著有歷下書談；以山東乃古國，富有秦漢以來之古碑，當彼碑碣蒐集之中，雲峯山摩崖拓本亦入其手，得接前人未知之妙跡，殊爲驚喜，謂「瘞鶴銘」僅數十字，且字形多已剝蝕不清，無以見古人之筆法；「蘭亭

序」自唐代以來，幾經覆刻，真象不能窺；即唐人之書，亦皆漫漶殆盡，惟北魏鄭道昭之幾種刻石，以地處僻遠，幸免搨拓，尙能鋒鋇畢露，得窺見古人之筆意，至其姿勢之圓勁逾美，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各種兼備。」因勉力爲鄭道昭書法宣傳，一時風靡天下，鄭道昭之書名遂突起，王羲之之書聖之稱，幾有被其取代之勢矣。

其他能比肩鄭道昭之書者，有「崔敬邕」與「刁遵」兩墓誌，二碑略同時，書法亦酷似北派書中輒有獷猛險勁之筆，獨此二碑方圓兼備，爲六朝中最雅健之書體，鄧完曰：包世臣等之書法受其影響頗深。近年新出土之「元顯」墓誌，其風格亦與之相同，但微覺鋒芒現露耳。

「張猛龍」、「賈思伯」二碑，稍在上二碑之後，而介於龍門一派與「崔敬邕」、「刁遵」之間。筆法以簡練著稱，然字體稍爲聳肩，是其特徵。「李壁」、「李謀」、「司馬元奇」、「司馬景和妻」、「高慶」、「高貞」諸碑，亦均不免此。此殆北魏書中共同之點也。「敬史君碑」穩健和整，帶有篆筆，唐初楷法之先河也。「李超」、「根法師」、「鞠彥雲」、「溫泉頌」諸碑，亦均北魏之錚錚者。

「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額作繆篆，頗奇詭，日本之碑額多作鳥首之象，殆導源於此。此碑之本

北魏張猛龍碑



北魏高貞碑

故驩驤將軍營州
元諱貞字羽真渤海
暨呂尚佐周克殷有
繼及世濟其德不

北魏根法師碑

王也方當虛器以
導迷途憑信以敷
擇無學不學遺好
看物化春秋五十
五以正光四年歲
次癸卯二月戊午
朔三日庚申祖於

世無世 但樂善諸欲 如是善眾主

自佛說一乘 迷或不信受

有世愧清淨 志求佛道者 為當如是等

舍利弗當知 諸佛法是如 以萬億方便

其不習學者 不能曉此 汝等即已知 諸

隨且方便事 元復諸疑惑 心生大歡喜

崇在是六月廿日今私爰為賢者董卑何寫龍我

曾祖高祖孝文皇帝

曾祖母清河王太妃河南

羅氏父雲使持節侍中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

祖相國清河文獻王

祖母河南羅氏父蓋使持

節撫軍將軍濟兗二州刺

史

東魏敬史君碑

禪靜寺刹前銘
敬史君之碑
公名一字顯一隲平
陽秦平人蓋虞舜
之苗裔田敬仲之
後也舜有康哉之
唱敬有和鳴之應

北齊西門豹祠堂碑

自夫清剛儼以分宿
義栗蕤葛之季炎軒
雄水震九州齊割七

北齊隴東王感孝頌

進使持節
俗雄飛戚

文書體與「大代華嶽廟碑」同一系統而爲北魏之一派也。「李仲璇碑」與之相近。李碑篆、隸、楷各體雜出，頗爲有名。六朝碑各體混用者頗多。

北齊「隴東王感孝頌」屬隸書。然其隸體前與魏、晉，後比唐隸皆相異。乃用楷法作隸者，北齊楷書受魏之遺，故多瘦削之字也。

北朝之書大部分在泰山、徂徠山、岡山、尖山、葛山、水牛山、小鐵山等處。在峯巒豁谷之處，便有無數之摩崖，或作絕壁之上，或在洞窟，或在淺水之巖底，或巖穴等處，皆有刻字。百餘年來，搜索殆盡。今已達數千種以上，恐尙有隱匿未被發見者。

徂徠山之刻字，縣令王子椿署名，時在武平四年也。其他刻字之人，與時代皆不甚詳悉。此等摩崖概書大字，其中二三尺之字亦有，但以一尺者爲最多。其書體則楷法中而參以隸體之意。其最有名者爲泰山經石峪之「金剛經」，世人多推爲榜書之模範，完整無缺者尙有九百八十字。字徑自一尺二三寸至一尺七八寸。

北周之「匡喆刻經頌」，字徑七寸餘，其額二字頗大，徑約三尺一寸。此字在山東諸山摩崖中，

字美而形大，便於推拓。此外北周時代之字，葛山亦有之。

水牛山之「文殊般若碑」，包世臣斷爲西晉時刻，讚爲佳作。約三百字，字徑一寸五六分。評者或謂此書以鍾王之筆，爲北派之體，茂密俊逸，渾厚雄整，徂徠山之寫經，亦不及之。「經石峪」「尖山摩崖」更不足論。（趙之謙定此碑爲隋代之物。）

南方因有禁碑之令，故現存之碑額少。上述「葛府君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之外，則有宋之「劉懷民墓誌」，梁之「瘞鶴銘」「蕭秀墓碑」「蕭憺碑」「蕭景神道闕」及新出土之「程處墓誌銘」而已。其中「瘞鶴銘」或謂「爲梁陶宏景所書」，考宏景爲南朝傑出之人，常與梁武帝書札往復，研究書法。故其書甚爲後人所重。

從碑刻考察之，南北朝之書法，原無特殊相異之點，「程處」與「瘞鶴銘」則酷似「鄭道昭」「崔敬邕」兩龔及「劉懷民」之體格，亦與北碑類似。所謂南、北書體不同者，不過「淳化閣帖」一派流媚之字，與龍門一派險勁之字，比較言之耳。

三百年來，南北對峙之局至隋始統一，天下得以小康。立碑之事，各地又盛行。故隋立國雖爲時

北齊泰山金剛經

如是我聞一時
佛在舍衛國祇

齊隋之間水牛山文殊般若碑

為无相者得无利无生
密亦不見服若波羅
盡无凡夫法无聲聞法
思議非不思議非作相
文殊師利若能如是知
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
佛世界文殊師利白佛
際无名无相非思量无
歸依无

今造惡是為精進不名進
等法是名為念不名念根心
緣是名為定不名定根若無不觀
是名慧不名慧根若觀是名
今等大集經卷第

隋龍藏寺碑

行而達 名捐讓而外
大寶匪結 農軒之陣 誰
仙湯武之師 稱臣妾者
通於十方 弗爲

甚短，而碑碣之存於今者獨多也。

隋代篆、隸早廢，惟楷書盛行於世。如「龍藏寺碑」、「賀若誼碑」、「首山舍利塔碑」、「啓江寺碑」、「元公墓誌」、「姬氏墓誌」、「董氏墓誌」、「龍山公墓誌」、「鞏寶墓誌」、「陶貴墓誌」等皆完整雅妙，嗣後唐朝君臣盡力於書法，亦不能勝之。

總觀六朝法帖，魏之鍾繇，吳之皇象，晉之武帝、元帝、張華、桓溫、王敦、庾元亮、庾翼、謝安、衛瓘、杜預、沈嘉、郗愔、王廙、山濤、陸雲、宋之明帝、羊欣、孔琳、齊之高帝、武帝之外，尤以王羲之、王獻之所書爲最多，亦最佳。

「淳化閣帖」乃北宋淳化年中，命王著編纂，係採集當時藏於御府之古今名跡，摹寫而雕刻之，以行於世者，其中雖不無杜撰偽造之處，然大部分仍屬真跡，原本藏於內府，故世間難於見及。王著所編之原刻，既已真贋糅雜，輾轉翻刻，未免加甚。此亦無法可以避免者也。嗣後此種法帖遂成爲學書者之標準教科書，其力足以支配天下之書法。宋太宗固篤好羲之書法，而同時奉命編輯之王著，亦極端崇拜王書，故十一卷中羲之父子之書，竟有五卷之多。其他所收入之各家，亦多篤守羲之

家法者。

「淳化閣帖」以外各帖，所傳六朝有名之書，則有晉之陸機「平復帖」，梁之史孝山「出師表」，索靖之「月儀帖」，陳智永之「歸田賦」，「真草千字文」等。

智永之「真草千字文」，當時曾書八百本，至宋、元時代真跡尚存。智永以善傳王字書法，著稱於世。而此冊尤爲世人所尊重，多採爲習字範本云。

第六節 王羲之

王羲之在當時固以書名見重於世，自入唐代以後，尤被人推爲最高無上之聖手，東晉穆帝永和年間，實其書法成熟之時期也。

羲之之書以楷書見長，傳流者有「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等。但皆爲三四分以內之細楷，在攝影術尙未發明以前，無論用若何巧妙之方法，以從事影印，終有失真之處，欲求其不失原書之精神，真不可得耳。今日所見之摹本不足置信，此崇拜王書如宋、明、清三代之書家，亦常論及而引爲遺憾者也。

隋蘇孝慈墓誌

驥誕厥令胤傳茲義方一毛
五色一日千里堤封絕際波
瀾莫俟天經至極人倫終始

滯矣鍾繇白

白騎遂內書不俟車駕計吳

人擁道情懷急切當以時月

待取伏罪之言蓋不以疑相府小

錄心吞若八九

吳皇象書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文書如篆乃得後臣者
象白王獨量此子要古
子即成之方昭吾果
尚其極之使當七十象

隋僧智永書真艸千文

設席鼓瑟吹笙升階納陛
及席較瑟以笙升階納陛
弁轉疑星右通廣內左達
矢轉極星右通廣內左達

晉王羲之書蘭亭序 (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晉王羲之書蘭亭序 (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晉王羲之書

法帖第六

王羲之書一



高
中
上
下

法帖第九

晉王獻之一

相送終無後日悽切在心
未嘗輟撥一日臨坐目想
蒙風但有感慟常及為
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

草書之傳世者，有「十七帖」以下多種。其字跡較楷書稍大，約在一寸左右，但僞作多，可信爲真跡者頗少也。大抵其各體真跡之原本，早已一字無存，能得雙鈎填墨者，卽爲最上，餘皆以雙鈎之謄本，刻於木板或石上，其翻刻之次數，不下數十百回云。

行書以「蘭亭序」爲第一，刻本傳世者甚多。羲之亦自謂其書法以「蘭亭」爲第一傑作，故後世研究羲之書法者，無不稱「蘭亭」也。

「蘭亭」者，「蘭亭」修禊序也。永和九年春三月三日，羲之與名士四十餘人，會集於蘭亭，修禊之禮，飲酒賦詩。所謂「蘭亭序」者，卽詩集之序也。計二十八行，約三百餘字，今所傳者其稿本也。故其中有數處尚有塗抹改寫之痕跡，此爲最神妙之佳作，其後傳世之「蘭亭序」，不下數百本，率爲後人摹寫傳之者。

羲之之書，後人視比金玉尤爲尊重。卽不甚經意之作，亦被人珍藏，其中尤以「蘭亭序」爲有名，隋開皇中曾刻之石，其真跡則在僧智永之處，後更入於其弟子辯才之手。

唐太宗開創李氏三百年太平天下之英主也。政治武備之外，文學亦擅長，書法尤美妙。特好羲

之之書，懸重賞募集之；天下所有王羲之墨跡，無論真偽，悉收羅之，命虞世南、褚遂良詳加鑑別，定其真偽，分別收藏於御府，達二千二百九十紙之多。（梁武帝蒐集二王之書萬五千紙以上，其後兵亂多毀失。）

「蘭亭序」入太宗祕庫之後，乃選羣臣之善書者臨摹之，以爲賞賜近親、功臣之用。受此賜賚者，遂引爲無上之光榮。語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蓋世態之常，當時朝廷旣以此爲重，臣工迺輒轉臨摹，瀰漫天下，凡欲致身仕途，以求榮達者，必先臨摹「蘭亭」以趨時好。

太宗旣愛之甚篤，當其崩御之際，特頒遺命，將「蘭亭」真跡陪葬昭陵，從此人間無上之妙墨，遂長埋地下，絕跡人間矣。今日傳世之「蘭亭序」累千數百種，然大抵多屬當時太宗下賜羣臣之臨本，（雙鈎填墨）爲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諸名家刻意臨摹之作，故無論其爲刻石者，或爲拓本翻印者，其內容必不一致。若王書之「蘭亭」真跡，早已不可得而見矣。

今日所傳之「蘭亭序」以「定武本」與「神龍本」爲主要。世稱「神龍本」乃褚遂良所臨，「定武本」則歐陽詢所臨也。「定武本」較爲能傳「蘭亭」之真象，惟鋒芒漫散，筆法不明。

「神龍」與「定武」其精神固大相殊異，即與其他諸本較亦有不同，故無論何本，可斷定與原本皆有出入也。

唐時所發明之集書，尤爲崇拜王羲之之一現象。當太宗時有三藏玄奘法師者，繙譯佛教經典，既訖，爲文以紀其事，俾傳之後世，迺特由王羲之真蹟中，蒐集其字，以成一碑。當時有僧懷仁擅書法，由彼與其徒衆費二十年之精力，就內府所藏羲之之字中集成之，然碑文中所有之字，羲之書中未必盡有，亦間大小不一致者，於是乃取其偏旁，配成適當之字，卒成「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全文，其用力亦可謂勤矣。

王羲之他種傳世之字，幾經翻刻，多有失真之處。惟此碑乃由真跡刻於石上，最爲近真。羲之真跡或摹本，懷仁以後，多已亡失。獨依此碑，乃能親接羲之之書，後人讚爲百代之模楷。在唐時學此碑之人已多，因有詔勅官省內常用文字，須仿此碑之體。宋明至清，學此碑者滿天下。

法帖而專集一人之家者，有隋開皇年間所刻之石本「蘭亭序集叢帖」，則以五代後唐之「澄清堂帖」爲始，稱爲祖帖。今所存者僅王羲之之書，後人評爲優於「淳化閣帖」。「淳化閣帖」較

爲次出，亦法帖中之最有名者，其翻刻或增補修正者，則有「修內司帖」、「大觀帖」、「絳帖」、「潭帖」、「臨江帖」（又名「戲魚堂帖」）等。則「淳化閣」又稱爲「祖帖」矣。其後更有專集當代人之法書，以爲之續者，如集王羲之、顏真卿、米芾、趙子昂、董其昌等家者。此類法帖爲數甚多。

第七節 唐人書法

書法之於唐代，可謂爲近體文字最發達整齊之時期。所謂「近體文字」者，乃楷、行、草三體書法也。唐初之大書家爲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四家。傳世之書以薛稷爲最少，蓋稷在當時位望稍遜，故不爲後人所重；虞、歐、褚三家歷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永爲習字之模範。

虞世南書法有婉雅之趣，接智永之遺軌，可謂能承王羲之之系統者。（包世臣嘗謂「虞世南學王獻之，非學王羲之。」）其代表之作，有「夫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誌銘」及「積時帖」。歐陽詢之書，勁峭嚴整，猶帶有六朝北派之餘韻。其代表之作，爲「皇甫誕碑」、「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碑」、「邕禪師塔銘」、「虞恭公碑」、「史事帖」、「張翰帖」。褚遂良書疎瘦勁練，是其特色。或謂「其幼時臨摹虞、歐之體」，然依其書碑之時代考之，蓋未必然。其最足以發揮其特色者，

唐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

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
將軍王羲之書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



唐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

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
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
去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

唐虞世南書

風俗相承帝基能厚道清
三百鴻業六超君壽九宵命
周成筭玄無之道自古興

明世南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孝一兩日

唐歐陽詢書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
醴泉銘
秘書監檢校侍中鉅
鹿郡公臣魏徵奉
勅撰

唐歐陽詢書

平復越欲知若等行息

比受散不可具言不復

歐陽詢頓首

足下何嘗定之返還人終

永心由永嘉書要定

以臣

唐褚遂良書

遂良題額書白燕後近
歲之間嬰茲草土鸛雀之
志觸緒生悲且以即日蒙
恩駭使盡生報國隆詒近
心多由來帶西眺於是悲

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衆生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凡拜供
復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
相之女宿殖德本衆人愛敬
吾薩有如是力若有衆生業

唐中葉時人書父母恩重經

讀誦書寫父母恩重大乘摩訶般
經一句一偈一逕耳目者所有
悉得消滅永盡無餘常見佛聞法
脫向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長跏
佛言世尊此經之何名之云何奉
佛告向難此經名父母恩重逕告

爲兩種「大唐三藏聖教序」及「孟法師碑」、「房玄齡碑」、「枯樹賦」、「兒寬贊」

關於初唐書家之評論，康有爲曾有言曰：「吾最愛殷令名「裴鏡民碑」之血肉豐澤，馬周、褚良二碑次之，餘如王知敬之「衛景武公碑」、「郭儼之「陸讓碑」、「趙模之「蘭陵公主碑」、「高士廉之「瑩兆記」、「崔敬禮碑」，皆清朗爽勁，近於歐虞。」

初唐之楷書，概不能脫歐、褚之範圍，其中惟有薛曜（薛稷之弟）則獨標異彩。彼爲則天武后時人，有「遊石淙詩」摩崖，亦師法北碑之峻整，更有一種瘦勁鋒銳之概，亦異軍突起者也。

唐太宗之書，多載於「淳化閣帖」中，其碑刻之傳世者，以「晉祠銘」、「溫泉銘」爲最，有名後世。以行書勒巨碑者，實太宗啓之也。其子高宗亦長書法，碑帖中多存留其筆跡。太宗於古人之書，最好王羲之，而於獻之之書則頗有微詞。其所作羲之傳書後略云：「鍾繇妙墨擅美一時，後之論者謂當時無能出其右，其果盡善盡美歟？蓋其分布之纖濃疏密，誠如雲霞之舒卷，吾無間然。然其體是古而非今，字則過長而逾制，此其瑕疵也。王獻之雖有父風，別無新意；其字體疏瘦如隆冬之枯樹，拘束如嚴家之饑隸，若枯樹之槎枒而無屈伸，又似饑隸被羈，羸而不放；兼斯二者，翰墨之病也。蕭子雲最

爲晚出，擅名江南。然書法委弱，曾無丈夫之氣；而行墨之間，如春蚓之縈洄，如秋蛇之縮曲，毫無筋骨。矜矜之象，徒負虛名耳！此數人者，皆譽過其實。曠觀古今，堪稱盡美盡善者，其惟王逸少乎？心摹手追，惟此而已！餘子碌碌，殆不足數。」

以上評論，以推崇王羲之爲目的，而於其他各家，則多所譏評，未免過當。鍾繇之書，今所傳者多爲平穩體格，與長而逾制之評語，適得其反。卽獻之之書，其刻於閣帖中者，亦無有如枯樹、餓隸之貧弱槎枒，况暢達放縱，乃獻之書法之特色。太宗收藏天下古書，又精於鑒別，其所論斷當必有本意者。後世所傳鍾繇及獻之書法，與當時太宗所見者不同歟？

獻之書法傳於今日者，楷書以「洛神賦」（有數種，真僞參半）、「保母磚」（殆屬贗物）、「中秋帖」、「送梨帖」、「十二月帖」、「鴨頭丸帖」、「地黃湯帖」爲有名。對此等遺跡，宋、元以下之評論，皆一致謂大令與父異者，在放肆豪邁。後人評語更有字法端勁，字畫神逸，筆畫沉著，迥逸疎爽，縱軼超軼，筆畫勁利，筆氣飄飄，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等。

宋米芾極力推崇王獻之，其筆法之豪縱健邁，亦取法於大令爲多。故對太宗之評論，頗有異議。

嘗謂「太宗力學右軍，然不能造其極，後又師法虞世南之行書，思由此可登右軍之堂奧，然終不逮子敬，（獻之字。）遂對子敬大肆譏評。然子敬以天縱超逸之才，又親承右軍之教，豈一人所得而定論也。」

嘗考太宗之書跡，固善學羲之，然其勁利之處，亦未嘗不取法大令。其後高宗承其遺緒。古今帝王善書者，前有梁武帝，後之宋太宗、高宗、徽宗、清代之乾隆諸帝，皆有妙跡傳留，然以之與太宗相較，則尚覺不逮。嗣是以後，有唐諸帝，承其家風，能書者甚多。玄宗嘗謂：「觀於盛唐五十年來諸帝豐腴之書法，即足以表示當時海內承平氣象。」其後有顏真卿應運而出，爲當時流行之書體也。

盛唐楷書，至顏真卿出，突呈革新之趨向。物極必反，事理之常，故瘦勁之書法，變而爲筋骨逾鍊之體，此乃自然之勢。考初唐書體多取法於右軍，而右軍之書，即爲少肉著稱。故初唐四家之書，皆有清瘦之致，而褚遂良爲尤甚。虞、歐而後，以登善最負盛名，故能長保其勢力，而書風廣布於士林。然瘦削之極，而反動派豐肥之體繼之以興，此乃事理之常，無足怪也。

顏真卿所書之碑，開元中有數種，其後更多，「殷履直妻顏氏碑」原石今已毀滅，（開元二十

八年，真卿三十歲。」「多寶塔碑」則拓印甚廣，此皆爲壯年所書，其時已四十八歲矣。其後所作，則更臻圓熟遒勁，若「東方先生畫贊」（五十歲所書）、「臧懷格碑」（五十九歲）、「郭從之家廟碑」（六十歲）、「麻姑山仙壇記」（六十七歲）、「八關齊報德記」（六十八歲）、「千祿字書」（七十歲）、「大唐中興頌」（六十七歲）、「宋璟碑」（六十八歲）、「元結表墓碑」（七十五歲）、「顏惟真廟碑」（七十六歲）等，今尙有完好之拓本，就中以「麻姑山仙壇記」、「中興頌」、「顏惟真廟碑」（又稱「顏氏家廟碑」）最爲特色。論者謂真卿之書法，亦隨其年齡之長進，而更換其筆法，然其剛正嚴肅，凜然如不可犯之象，則恰如其立身行政之高風亮節也。

與顏真卿同時擅能書之譽者，爲李邕與徐浩。「不空禪師碑」卽浩之傑作也。有評其書者謂：「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在當時負有盛名者，但米芾則稱之爲「吏楷」，謂「出於屬官之手」，然自宋以下，浩書極爲流行。

李邕之書，以遒逸著稱，長於行草。「嶽麓寺碑」、「雲廳將軍碑」是其代表之作也。後世師法羲之行草者，必先從邕入手。楷書有「端州石室記」，隸書亦不劣於當時名手梁昇卿韓擇木也。

唐顏真卿書多寶塔感應碑文

真卿外郎琅邪顏真卿
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
都官郎中東海徐浩

唐顏真卿書麻姑仙壇記小字本

有唐撫州南
城縣麻姑山

唐顏真卿書麻姑仙壇記大字本

麻姑仙壇記
 麻姑者，崑崙山神也。得云王母字，乃平武東之姑。人
 過者，看其經家，故其月解如地蟬也。
 遠謫家言：七月一日，王母召麻姑，期也。方平
 事焉。王龍公異之，遂成儀赫，亦如太好也。
 至坐酒，引身經父兄，遂入與麻姑相聞。方平
 麻姑是何神也。王方平敬報，久不復聞。今才在
 此想麻姑，能暫來，有百信，豈能聞其語，不見所使人
 曰麻姑，毋得解。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觀夫地高以族
才秀國華德名
昭宣沖用敬婉

唐韓擇木書告華岳府君碑

惟
泰
華
府
君
祀
孟
廟
惟
谷

唐柳公權書玄秘塔碑銘并序

唐故左街僧錄
內供奉教談論
引駕大德安

自顏真卿以至柳公權，爲唐楷書發達之終結時期。不獨唐代一時爲然，吾國楷字自唐之後，別無何等新意發明也。柳書更獨具一種法則，「平西王碑」、「玄祕塔碑」是其代表之作也。

唐代楷書承六朝之餘緒，別無新意之創造。惟點畫之間，稍加整齊，結構體裁更爲謹密；有一定之軌則，便於學子之臨習。其後關於書法之評論，雖有新意發明，足爲後進指導。然後進之士，未免拘泥舊說，反受束縛。然卽此等議論學說，每有後人所僞托者，蓋是古非今，乃我國人固有之癖性；於是關於秦漢以來歷代名家之筆跡，以及討論書法種種祕訣之著作，均不無贗作互列其中也。

唐代之行書，固以摹仿王羲之「蘭亭序」及專集王書之「聖教序」爲主要之範本。然其後太宗、李邕、徐浩等亦多有特創之格式。

草書則大受二王、智永之影響，孫過庭乃忠實之學者，其「書譜」、「千字文」乃後世草書之範本，爲人所賞愛。張旭有草聖之譽，但其筆跡傳世者不多。其所書「千字文」二百餘字最爲重要。若「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蹟。「郎官石記」乃楷書也。精勁謹嚴，循守法度，則不似張顛之面目。然極爲後人所愛賞，以狂草得名之僧懷素，其今傳之大小「千字文」亦

屬僞物。「聖母帖」則略無半點狂態，韻整清熟，精妙不可言喻；明王弇州極讚美之。「自敘帖」亦列爲草書之範本，然其結構筆法亦不見有佳妙之處；楊守敬則直斥爲纖弱狂怪。「苦筍帖」高古超邁，烜赫一時。行草相混之帖，則顏真卿之三稿，在唐代書法中推爲第一佳品。「爭座位書稿」、「祭姪文稿」、「祭伯父文稿」皆屬稿本，爲草率不經意之作；故塗抹痕跡仍在。清代何子貞嘗謂：「爭座位帖」筆法之佳，當在「蘭亭」上。」米芾亦推尊之，稱爲顏書第一。

「送裴將軍詩」不見於顏集中，大抵出現稍遲，然其書在顏書中微有變化，楷、行、草三體兼備，亦間有類似篆籀者，勁逸雄偉，達於極點。柳公權雖以楷書著稱，其行草亦佳。

唐代篆書以李陽冰爲第一。「滑州新驛記」、「縉雲城隍廟碑」、「三墳記」、「遷先塋記」等，足爲後人之楷則。其書風從泰山、嶧山諸碑而來，然古意盡失，徒貽宋代以下惡俗板刻篆書之模範耳！

第八節 宋元明人書法

自宋至元，明歷七百年長久之歲月，而書法上無甚變異。蓋自唐代以來，確立楷書之規模，後卽

雨心狹義病便是厚

憲不具公權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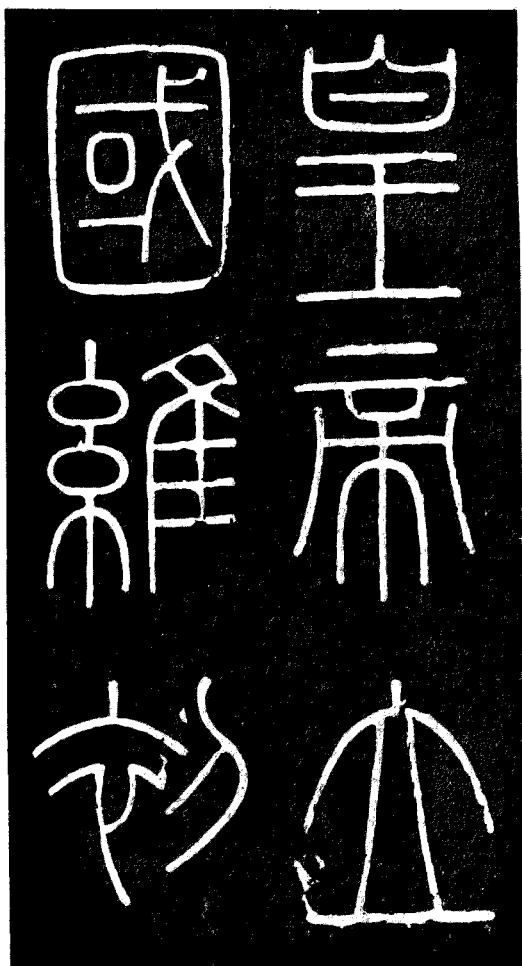
至十六日專到崇賢惟昭察謹

狀十五日公權狀

唐李陽冰書三墳記

竊聞故晉韓子不遠千里
大曆二年冬於斯
大曆二年冬於斯

南唐徐鉉墓 秦嶧山刻石



五代人書觀音經

中惡賊有一高主將諸商人入
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
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
菩薩能以无畏施於衆生汝
惡賊當得解脫衆商人聞目
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

取爲準則；漢、魏而下以及王羲之之系統，其領域日趨於狹小，轉視爲一異軍，突起於範圍之外也。

宋代書家東坡與山谷，其始皆取法於楊凝式，元明人士猶相繼推重。楊爲唐末之進士，歷仕五代。其書法從顏、柳而上溯二王，未能深入堂奧，不過掇拾羲之之餘瀝而已。五代爲時雖歷五十年，然一代之興亡轉瞬卽屆，平均計之，每代僅及十載。故學問與藝術之衰微可謂已達極點。幸江南一隅爲南唐所割據，其三代君王皆酷好文藝。據六朝之舊地，承風雅之遺風，後主李煜詩、詞、畫、書皆極精能，臣工若徐鉉、徐鉉兄弟皆邃於文字之學，於是乃選輯古今名書以成法帖，卽有名之「澄清堂帖」也。今尙有四冊傳世，稱爲字帖中之鼻祖。（僅王羲之之字。）嗣後千餘年中，帖學風靡天下，南唐可謂爲書法之元勳也。然自帖學興而古法日亡，後人拘泥楷法，成爲鄙俗之體，是又幸中之不幸矣。

南唐旣亡，二徐仕宋，於字學多所貢獻；徐鉉尤以篆書名世，師法李斯、李陽冰，現存之「嶧山碑」卽其摹本也；弟鉉則著有說文繫傳。

宋初之書家，以李建中、蘇易簡爲最有名也。宋太祖萬幾之暇，游意翰墨，收購古帝王名家之本，命侍臣王著編輯之，成「淳化閣帖」。其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徒以奉勅選集，敷衍以

塞責耳。故其全帖中僞作甚多，而第五卷爲尤甚；如卷首所列蒼頡、夏禹、仲尼、史籀、李斯、程邈諸家固皆贗造。其尤可笑者，次卷中所載之宋儋、實唐開元時人，竟列入漢、魏集中。此等顯明之處，亦疏略如此，其他更可知也。程邈以上，多所附會，其中所謂李斯書者，實即取唐代李陽冰所書「裴公紀德碑」中十八字湊合而成，其荒謬爲尤甚；程邈之書則純係虞世南風格之楷書，顯然爲唐後人所僞造；於此更足以證明其缺乏書法遞變歷史上之智識，其謬誤可笑之處，尙不止此，茲僅舉其較顯著者；然庭臣之中，竟無人指疵而糾正之，則當時學風之衰替，於此可見一斑也。

其後神宗元符中，有祕書郎黃伯思出，始撰刊誤二卷，評論第三卷尤精。茲錄其大意如左：

「此卷僞帖過半，自瘦翼一帖以後十七家，實皆一手所書，韻俗筆弱，予始觀之，卽疑爲僞物。但此等僞物，莫知其所由來；後奉仕祕館，始得從祕府中窺覽秘籍，嘗發現一書函，內中卽盡屬此等僞造之手蹟，每卷中題有做造人之姓名，細審之則閣帖第三卷及其他僞帖皆在其內，亦間有未被採錄者，其數頗多，皆「澄心堂」紙所寫，大抵南唐人士取古人之詞語隨意爲之，故其文則真而書則僞也。此類之書當時稱爲「做書」，蓋係臨摹而來，非自書也。編輯閣帖時，王著不知其故，因題有古

宋刻淳化閣帖

不令念好遊路不

能遊求可

淳化三年壬辰歲十月

月廿一日

聖上曰



宋王覲書

宋王覲書



覲再拜平江酒毛汝能乃
覲所辟置天下之奇材而
湯德廣諸人不以法度御



宋 蔡襄書

衰啓暑熱不及通

渴所苦想已平復日夕

今日酷煩坐處可避人

坐疆鎖如此可歎以

精茶數片不一
衰上

宋蘇軾書

類坡錄為一卷
紹聖元年閏四月廿一日將
適嶺表遇大雨留襄
邑書此東坡居士記

宋黃庭堅書

庭堅於百辱

教審

侍奉万福為慰承



讀書係陰德日用樂

甚善一始為高見錄為十

謝謹以劄詩送
得舉通直使
江西

寒陽米芾上

人之名，便遽謂「是其人之真跡」而採錄之，以致生如此之大誤，可爲太息也。」

此外所載古人書法亦多同樣之筆跡，殊難辨其真僞。關於評論閣帖真僞之著述甚多。或謂其中收入之真跡亦復不少，雖有僞者雜入，亦無損於其價值。以是學者雖指出其謬誤，而閣帖仍流行於世也。

號稱宋代四大家者，蔡襄（字君謨）蘇東坡（軾字子瞻）黃山谷（庭堅字魯直）米芾（字元章）也。蔡本蔡京，後人惡其奸，遂易以君謨。蔡襄之書實無何等特色。東坡之字則肩聳肉多，是其病癖。山谷字則勁瘦銳利。米芾書則豪氣自矜，時有豎畫之怪癖；然專門研習書畫，不失藝術家固有之根性。其技巧推爲北宋第一。東坡之書，原無甚精采之處，然其學問文章均甚優越，故後人重其人，因而推愛其書。山谷人格高潔，足伍東坡，而書法則遠過之。蓋書法與人物之崇拜並行，故東坡山谷之書，遂爲士林所推重，至今勿衰也。

南宋高宗以偏安之局，值危難之時；而能好整以暇，愛好書畫，然用力雖勤而品不甚高。蓋家國憂危，不免時有委喪頽唐之氣，流露於楮墨間。其所翻刻或續刻之法帖多盛行於世，作士林範本也。

元朝八十年間之書家，有趙子昂、康里巎、鮮于樞、柯九思等。就中以趙子昂最爲後人所崇拜，即日本人士亦多有學其書法者。米元章取法於王獻之，趙子昂則帶有羲之之風。

明代於書法，無特別之勞績。歷三百年長久之時間，能書之家如雲輩出。初期則有宋濂、楊基、陶宗儀、楊士奇、解紳、陸友仁等，中期則有姜立綱、祝允明、文徵明，末期則有張瑞圖、米萬鍾、董其昌等，最爲有名。其中董其昌之字最爲清代康熙帝所賞愛，得非常勢力而聲譽日隆。其後乾隆帝則喜趙子昂，故其書極爲流行。且當時讀書之士，因科舉重秀麗小楷，以學趙、董之字最爲合宜，其餘風所及，有傳至日本及朝鮮者。

宋、元、明三代之篆書，仍承李陽冰系統。「石鼓文」之研究，自宋以後頗盛，但篆書筆法不能脫離陽冰，故「石鼓文」或鐘鼎文雖多研究，而筆意不能出於唐篆外也。

隸書則雖盡力研究漢碑，但筆法不能上溯漢代。楷書亦止步唐人後塵。

第九節 清人書法

清初百年間書法尙承明代之舊，康熙帝好董其昌書，乾隆帝喜趙子昂書，故兩家之體，風靡一

子孫承傳... 物... 爲... 在... 中...
 如... 何... 來... 此... 家... 之... 道...
 初... 生... 以... 自... 存... 起... 之... 味...
 波... 去... 或... 爲... 勸... 程... 乃... 爲... 聖...
 及... 以... 在... 彼... 處... 沒... 有... 喻... 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元趙孟頫書

元趙孟頫書

明色控柔質弟 達觀未日

所真書承

真竹甚滴所之知感之考
禮既不可沒且當置之字
所字具及未既氣云不宣

三月一日孟頫上覆

明董其昌書

每見寤寐經卷終日當玩
其真六之似子如學執筆夕
已自夸之知免矣

某年冬月

信孺兄



清冒襄書

大如身處偏嫫，往來無始，其勢也相
此正年光，淡瘦綠脾，病用者相，菊香無
為姑益書，不致更傳，紛九，各注奉，危九，而之，以
去後年，富正，業茂，冒襄，評，評，九

清劉墉書

聖教序鑄字巧宏厚初有此一派
文皇自書晉祠記頗似之但文皇用
篆雄潤生熟厚古作意耳此亦
極佳初學從事於此可得規矩美
與善書之論則不然矣

石菴
懷瓘



清王文治書

夫今手政十部正體筆常佳
此大夢也相復勤加政善吾手
善之順持之人理得亦以為度
乎伊以古語轉筆通乎

嘉慶三年初春

夢樓王文治



清孫星衍書

皇帝書國德并諸侯勿巧惑賈卅
二季軌登陽石照臨四極詎臣羣
正頌高號爰念休朕戎臣奮廉遂
師旅黔首云

秦石門刻石 如明林日試 五華亭瓦研 於空天 11 盧

近代沈曾植書

樵客出林山帶雨

遠驂歸屐水連雲

沈曾植

時。

王鐸、傅青主爲明末、清初有名之書家。其他各家大抵閣帖一系。乾隆末年漸有病帖學迂疎之論調，當時大家中有張得天、劉石庵等，字體新異，梁同書流暢，王文治善作嫵媚之字，爲人所重。直至嘉慶間，始有鄧石如出，以超羣之才，刻苦力學，故能突現奇跡，驚動天下。其弟子包世臣復鼓吹之，於是研究北碑之風，盛行於時，而帖學舊派則爲人所厭棄也。其後復有張廉卿、何子貞出，誠豪傑獨力之士，不依傍他人門戶，唾棄一切古法、古訣，自成一家，凡篆、隸、真、草，全變面目，此誠千餘年來書法革新之業也。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爲著廣藝舟雙楫，盛唱尊碑之說，尤貴北派，於是天下青年，靡然從風，碑學如日中天。蓋前此碑帖之弱點漸漸暴露，輓近三十年來，繼續發見古代之真跡，此新史料今已在新研究中，將來書法進步，當別開一新生面也。

第二章 南北書派論

從六朝人之書法以觀原有碑帖，已如上述。但碑學帖學之論，實起於清乾隆以後。蓋當時考證

學家研究古文字學大有進步，多從古碑碣鐘鼎文字中發見新義，於是對於以法帖爲本位之書法論，漸有異議，而尊重北碑之熱度，遂日益增高。

原來碑學非限於六朝，時六朝之碑發現特多，遂成議論之焦點。今將清代阮元南北書派論之大意，介紹於次：

「由隸書變而爲正書、行書、草書，其轉移實在漢末、魏、晉之間。其後正書、行、草，又分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南派也；趙、燕、魏、齊、周、隋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王羲之、王獻之、王僧虔等，至於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崔悅、盧諶、高逾、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至於歐陽詢、褚遂良。

「南派書法隋代不甚顯著，至唐貞觀年間始風靡天下。然歐、褚之書風亦淵源於北派，卽唐永徽以後所書之「開成」「石經」尙有北派餘風。

「南派乃江左文士之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每用簡約之筆，所尙旣偏，馴至不識篆書之遺法。在東晉時旣多改變，其後宋齊時代所謂古法，更蕩然無存矣。

「北派乃中原之古法，拘謹古拙，長於榜書。蔡邕、韋誕、邯鄲淳、衛顛、張芝、杜度等之篆、隸、八分、草

書之遺法，傳至隋末唐初猶存。

「南北兩派，判然如江河之不相淆混，卽世族亦不相通。此風至唐初尙存。太宗本北人也，然獨愛王羲之之書，故親虞世南、羲之之書法，實兼南北兩派之長，可於現存之王帖中考而知之。蓋數百年來盛行北派，民間又多用之，試一考當時普通所刻於石瓦類之文字，皆有北派齊周時代之書風，而絕少似閣帖或王羲之之獻之南派之筆法，可知也。至宋代各帖盛行於天下，然後中原碑版石刻始無復有北派矣。」

「梁代王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學其書，故其子太宗亦愛好王羲之之書法也。」

第四編 書法研究

第一章 學書概說

書法爲我國特有之美術。凡美術有主觀、客觀之分：東洋多主觀，西洋多客觀；此東、西之大界也。譬之於畫，西人力求形似，體物狀，寫風景，均以形似爲歸，如出一轍；東方人則務在表現個性，似與不似非所計也。畫之外包含甚廣，畫之中其個人之精神寄焉。凡我國之美術皆如此。講求美術者應具有高尚之胸襟，超遠之見解，真摯之同情心；明眼見到，妙手擒來；求之多日不能得，一旦不期而自至；能者不覺其難，不能者苦心焦思而無所用之也。試觀我國詩、文、詞、曲、書、畫、篆刻各家成名而去者，有不以表現個性爲極則者乎？彼描頭畫角，一步一趨者縱可成功，品終居下。雖然，性情、懷抱得自先天，學養不無少效，終難盡易；此無可如何之事，亦吾人引爲憾事者也。

學書者天資與功夫二者不能偏廢。天資未可勉求，功夫當反求諸己。思想而外，手、眼之用爲多。

博觀古今碑帖，名人法書，究其執筆、用筆、用墨之方，結體、分行、布白之法，用眼者也。果心焉好之，一意於此，未有不日進有功者；故多寫多看，人十己百，實爲不二法門，無他謬巧也。鄧頑伯客梅氏八年，每日味爽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墨盡乃就寢，寒暑不輟；有志之士其勉之哉？

書雖小道，立志不可不堅，不可不高。立志學書，當先認定種類，篆、隸、分、楷、行、草，擇性之所近者學之。然後選定碑帖，專心摹寫其中數十字，一月後乃改爲臨仿。每習一碑，多或三年，少則一年，無間寒暑；既有進境，乃易同類他碑。不可見異思遷，作輟不恆；故立志必堅。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篆書學斯翁，結果未必勝包、吳；若學陽冰，又當降一等矣！况志氣不高，胸襟卽不開展，意興因而蕭索，影響於進步甚大；故立志又必高。

擇師有二說：一師古人，一師今人。古人遠矣，其精神所寄在碑帖，慎擇而時習焉；又必究其用筆、用墨、結體、分行之法。求習字之師，似易實難。能者祕不示人，不能者不足相益，且有引入歧途之懼。觀包世臣述書可知求師之不易。雖然，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則古今墨蹟皆我師矣。學者宜隨處留心，詳加參究。又觀人作書較觀墨蹟，得益更多。苟遇名家，不可交臂失之。

第二章 執筆

書之爲藝通乎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作書亦然，心正筆正，則運用無勿正矣。故初學書者當以執筆爲先。

第一節 執筆法

昔鍾太傅得蔡中郎筆法於韋誕，既盡其妙，苦其難以言傳也。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然則初學之士不知執筆，於書何從？欲知執筆，於古何從？夫斲輪以斧，不言揮運之方；解牛用刀，難傳經首之會；固知繪圖執筆，古之陳迹，書之糟粕也。

繪圖執筆失之呆板固矣，第古人執筆要自有法。撮要言之，驪子臨池或爲識途之助；大抵執筆之法要使筆幹正直，不可偏欹；四指環執管之四面爲主，一小指隨後爲輔，大指擲其左，食指包其右，中指衛於前，名指抵於後；猶之用兵：大食爲左右兩翼，中爲前鋒，名爲後隊，四面平穩，又加小指爲後盾，筆自穩固矣。王侍中書訣所謂「拇左、食右、中控、前衝、名禁、後從」，卽此法也。

或謂「執筆有緊緩之分：緊執筆者易適，緩執筆者易媚。」然梁武帝之言曰：「執筆寬則字緩弱，」有若緊勝於寬；而蘇東坡之言曰：「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又若寬能勝緊。要之，握管太緊，則力止於管而不及毫；且反使筆不靈動，又安能指揮如意哉？寬則掌虛，五指更貼管著實，則全身之力可達指端；而運筆靈虛，縱橫無不如意矣。

執筆之法，既如上述，然使筆之際，有遲、有捷、真書過遲，難求生活；行草過捷，亦少蘊藏；要以二者相較，合有準度。故習書者，執使有法，運用有情，偏正不違，濃纖各具，不寬、不猛，有中和之道焉；不疾、不徐，得戰行之法焉。於以躡芳躅，攀陵階，模唐規，返晉逸，躋天寶之八傑，追貞觀之四家，透迤鍾、張之門，相羊衛、王之後，學者苟欲婆娑術藝之場，或亦有取於斯乎？

第二節 把筆無定法

唐人盛倡指運之說，其法曰：「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擡筆上，作勒法，用中指鈎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法盛行於唐。韓方明有言：「今人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然則，唐人固多不善執筆者矣。宋

人尙意態，無施不可。東坡乃有「把筆無定法，要使弱而寬」之語。又以永叔指運而腕不知爲妙。蓋愛取姿態故也。夫以數指俯迎運送，其力有幾？運送亦不能出分寸外，字苟過寸，已滯於用。東坡操之至熟，變化生新。其詩曰：「貌妍容有鬢，璧美何妨橢」亦其不足之故。孫壽以齟齬墮馬爲美，已非「碩人頤頤」模範矣！在東坡猶可，然由此遂遠遜古人，後人勿震於東坡而欲效鑿也。

清朱九江執筆法曰：「虛拳、實指、平腕、豎鋒、食指、中指、名指層累而下。」指背圓密，則腕自平，可使杯水置上而不傾；豎鋒常使大指橫撐而出。夫職運筆者，腕也。職執筆者，指也。如法爲之，大指所執愈下，掌背愈豎，手眼骨反下欲切突，筋皆反紐，抽掣肘及肩臂，抽掣旣緊，腕自虛懸；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間，筆力自能沈勁，若飢鷹側攫之勢。於是隨意臨古碑，皆有氣力。此蓋以腕運筆，故欲提筆則毫起，欲頓筆則毫鋪，頓挫則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連行如風，雄強逸蕩，絕無拋筋、露骨枯弱之病；以視指運之筆力困弱，偃臥紙上者實不可同日而語。故把筆雖無定法，要以平腕豎鋒爲最善焉。

第三節 執筆之高下

執筆高下亦自有法：筆長不過六寸，提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衛夫人真書，執筆去筆頭

二寸。」此蓋就漢尺言，漢尺二寸，僅今寸許；大抵執筆總以近下爲主，真書執筆過高，則畫勢虛浮而筆下必無實力也。盧攜曰：「執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搵鋒體重。」此數語體驗甚精。包慎伯述黃小仲法曰：「執筆欲其近，」誠有得之言也。

近人執筆多高，蓋惑於衛夫人之說而不知考。大抵執筆之高下：真書宜搵重，故執筆去筆頭一寸或一寸二分；作行書則稍寬縱，執宜稍遠，去筆頭可二寸；作草書則運筆流宕，勢疾而逸，執筆更遠，去筆頭當三寸矣。黃伯思曰：「流俗言：『作書皆欲聚指管端，真草俱用此法乃善。』」不知筆長不過五寸，作草亦不過三寸，而真行彌近；若不問真草，俱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此足正今人執筆多高之誤。

第四節 撥鐙法

陳思曰：「鐙，馬鐙也。蓋以筆管著名指、中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執筆既直，則虎口間圓活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於轉換，手執管亦欲其淺，淺則易於撥動矣。或又謂「執筆之勢彷彿用指尖持物，如挑撥鐙心者然。」則又以鐙作油鐙解矣。

執筆不可好奇，但取適意；適意則力生焉。久用力而指不疲者，莫善於撥鐙。夫五指撮物，孩童所知；撥鐙撮管，五指俱齊；與撮物何異，而鈎拒導送之法備焉；故用力最實而可久也。撥鐙之法，或傳僅五，或傳有八，茲分錄於后，以備參用。

五字法

撮 以大指上節端用力撮住筆管之左方，其名曰「撮」。是爲大指之執法。

壓 以食指上節端壓定筆管之右方，使與大指齊力執住，其名曰「壓」。是爲食指之執法。

鈎 以中指尖鈎住筆管之前方，其名曰「鈎」。是爲中指之執法。

貼 以名指爪肉之際，用力貼著筆管之後方，其名曰「貼」。是爲名指之執法。

輔 以小指緊靠名指之後，輔名指使得力，其名曰「輔」。是爲小指之執法。

右五字訣，卽古人所謂「五指齊力」也。唐陸希聲得五字法，曰「撮、押、鈎、抵、格」，與此略同。

八字法

撮 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鈎。

壓 捺食指著中節旁。(以上二指著力。)

鉤 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向下。

揭 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際，揭筆令向上。

抵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 中指鉤筆，名指拒定。(以上二指主轉運。)

導 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 小指送名指過左。(以上一指主牽過。)

李後主煜曰：『書有八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於歐、顏、褚、陸，流於此日；非天賦其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也。』此八字法蓋較前五字法爲精，學者其深思而熟習之可也。

第五節 腕法

執筆之道：手腕不平，則筆不正，筆既不正，則鋒必不中。故初學執筆，首當練習平腕；腕平之法，勿

使腕之外邊小骨，側欹於案，但使腕面平覆，手眼骨反下欲切案，腕背之上，可置杯水而不傾，則其法已得。於是作字體氣豐勻，筋力沈勁矣。故腕法以平腕爲最要，學者幸毋忽焉。

第六節 懸腕

自腕至肘皆虛懸空中而不著案，是爲懸腕。陳繹曾曰：「懸腕者，懸著空中；最有力。」故作大字必懸腕，腕懸則肩背力出，筆力自能沈勁；且腕不著案，則轉動靈活，下筆之際，自然縱橫如意，絕無滯機矣。作楷書只須虛掌、轉腕，不要懸臂，以氣力有限也。行、草書卽須懸腕，腕懸則筆勢無限矣。作楷書懸腕不必過高，作行、草則雖高無妨也。

第七節 提腕

提腕者，肘著案而虛提手腕也；作中字用之。趙文敏曰：「古人動稱「下筆有千仞之勢」，此必高提手腕而後能之。」觀古人法書，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或如太虛之雲，悠然而來，或如大江之波，浩然而逝；瀟灑縱橫，雄奇跌宕，文敏此言爲不虛也。

第八節 枕腕

以左手枕於右手腕之下而作字，謂之「枕腕」。作小楷字用之。此法始自唐代，以懸腕、動肘，難於作楷，乃以左手枕之，謂之「枕腕」。蓋就几則指不寬展，強作懸腕，又勢多散漫，故作枕腕以爲懸腕之漸耳。

第九節 平覆法

解縉曰：「撥鐙以下，莫若平覆。」此亦晉法，其法：雙鉤、雙挑、平腕、覆掌、實指、虛拳。食指、中指，謂之「雙鉤」；名指、小指，謂之「雙挑」；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其大較也。

第三章 用筆

王右軍曰：「作書之前，宜凝思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鍾繇弟子宋翼嘗作是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迹，及其成也，每作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峯之墜石；每作一曲，屈折如剛

鉤；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逸虬之翔雲，集重陽而行緩；其用筆之妙有如是者！

用筆之法復有數勢：藏鋒者大，（藏鋒在腹內起。）側筆者乏，（亦不宜抽細而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取其老勁。）結筆者撮，（如繩之結物，漸次相就而自不疎散。）憩筆者俟失，（「憩」「息」也。凡書斜，側相等，如布武之狀；茲則斜勝其側，如人欲行，欲止，足不向前也。）息筆者逼逐，（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蹙筆者將，（「將」「漸進也。蹙筆者，八邊點，畫蹙聚也。」）戰筆者合，（布局如布陣，筆勢自相抵敵也。）厥筆者成機，（「厥」與「擗」同，發石也。一落最難得勢，過剛、過柔，皆病也。良弩則徐來而急往，發石則重勢而輕舉，非得力者不知也。）帶筆者盡，（「帶」者，迴轉走入之類。著筆盡勢而毫鋒反抽也。）翻筆者先然，（翻轉筆勢，急而疾也。）疊筆者時劣，（筆畫多者必打疊之，提飛之處，時若不及也。）起筆者不下，（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打筆者廣度，（打廣而就狹，使快捷也。）

用筆有起止、有緩急、有映帶、有回環、有輕重、有轉折、有虛實、有偏正、有藏鋒、有露鋒、欲道其詳，連

篇累牘而不能已；茲惟擇其尤要者分條述之，餘從略。至若古人所論用筆之法則亦採錄一二，以備參考。

第一節 起筆與終筆

唐張懷瓘曰：「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此數語已足盡用筆起止之妙矣。大凡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蓋筆筆皆有起訖也。然行書筆斷而後起者易會，草書筆斷而後起者難悟；倘從草書會其用筆，則探驪得珠矣。

第二節 藏鋒與露鋒

用筆有藏鋒、有露鋒：藏鋒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夫信筆是作書大病；迴腕藏鋒，則處處留得筆住；始免率直。但不得以模糊爲藏鋒，用筆須有太阿截鐵之意方妙。用筆太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無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多藏。故藏鋒、露鋒須各視其所宜而用焉。

第三節 正鋒與偏鋒

正鋒、偏鋒之說，古來無之。無論右軍不廢偏鋒，卽旭、素草書亦時有一二，蘇、黃則全用之，文待詔、

祝京兆亦時藉以取態。然則用偏鋒何損耶？若解大紳馬應圖輩縱盡出正鋒，何救惡札。東坡所書赤壁賦，全用正鋒，欲透紙背；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殊非石刻所能傳。此雖古人用墨妙處，然非用正鋒則不能致也。

第四節 直筆與側筆

直筆多失力，側筆則取妍。王羲之書蘭亭，取妍處時帶側筆。但觀秋鷹搏兔，必先於空際盤旋，然後側翅一掠，翩然下攫。卽此可悟作書一味執筆直下，斷不能因勢取妍也。

第五節 圓筆與方筆

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操縱極熟，自有巧妙。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筆婉而通，頓筆精而密；圓筆者蕭散超逸，方筆者凝整沈著；提則筋勁，頓則血融；圓則用抽，方則用絜；圓筆使轉用提而以頓挫出之，方筆使轉用頓而以提絜出之；圓筆用絞，方筆用翻；圓筆不絞則痿，方筆不翻則滯；圓筆出之險則得勁，方筆出以頗則得駿；提筆如遊絲裊空，頓筆如獅狻蹲地；妙處在方圓並用；不方不圓，亦方亦圓，或體方而用圓，或用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方筆便於作正書，圓筆便於作行草。」此言其大較，正書無圓筆則無容逸之致，行草無方筆則無雄強之神；則又交相爲用也。

第六節 三折法

運筆之際，凡欲右先左爲一折，右往爲二折，至盡處收迴爲三折；一是也。欲下先上爲一折，下注爲二折，仍縮迴爲三折；一是也。欲左先右爲一折，左拖爲二折，臨出鋒稍停頓爲三折；ノ是也。

第七節 歐陽詢八法

、 如高峯之墜石。

ㄣ 似長空之初月。

一 如千里之陣雲。

丨 如萬歲之枯藤。

ㄟ 勁松倒折，落掛石崖。

ノ 利劍截斷犀象之角牙。

ㄨ 一波常三過筆。

ㄣ 如萬鈞之弩發。

第八節 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一、偃仰向背 謂「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

二、陰陽相應 謂「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須左右相應。」

三、鱗羽參差 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之狀。」

四、峯巒起伏 謂「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五、眞草偏枯 謂「兩字或三字，不得眞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六、邪正失則 謂「落筆結字，分寸點畫之法須依位次。」

七、遲澀飛動 謂「勒鋒磔筆，字須飛動，無凝滯之勢。」

八、射空玲瓏 謂「行、草用筆不依前後，「射空玲瓏」空中打轉玲瓏也。」

九、尺寸規度 謂「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十、隨字變轉 謂「如蘭亭「年」字一筆作垂露，其下「年」字則變懸針，又其間一十八個

之字各別有體。」

第九節 智永「永」字八法

、 (一) 點爲側，如鳥翻然側下。

、 (二) 橫爲勒，如勒馬之用韁。

十 (三) 豎爲努，用力也。

才 (五) 左上爲策，如策馬之用鞭。

永 (七) 右上爲啄，如鳥之啄物。

十 (四) 挑爲趯，跳貌與躍同。

才 (六) 左下爲掠，如篋之掠髮。

永 (八) 右下爲磔，裂牲謂之「磔」，筆鋒開張也。

第十節 筆法名稱二種

其一

提 頓後必須提，蹲與駐後亦須提。提者，以筆提起，減於頓之分數及蹲與駐之分數也。又先有落筆，後有提筆；提筆之分數亦看落筆之分數。

轉 圓法也，有圓轉迴旋之意。

折 筆鋒欲左先右，往右回左也。直畫上下亦然。

頓 力注毫端，透入紙背，筆重按下。

挫 頓後以筆略提，使筆鋒轉動，離於頓處。凡轉角及趯用之。又挫有分寸，過則脫節，不及則氣

促。

蹲 用筆如頓，特不重按。

駐 不可頓，不可蹲，而行筆又疾，不得住，不得遲澀審顧則爲駐。凡勒畫起止用之。又平捺曲處用之。力聚於指，流於管，注於鋒；力透紙背者爲頓，力減於頓者爲蹲，力到紙卽行筆爲駐。

搶 意與折同。折之分數多，搶之分數少；折之分數實，搶之分數半虛半實；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空搶者，取折之空勢也。筆燥則折，筆濕則搶；筆燥實搶，筆濕空搶。

尖 用於承接處。

搭 筆鋒搭下也。上筆帶起下筆，上字帶起下字。

側 指法運用，側勢居半；直畫尤宜以側取勢。

衄 筆旣下行又往上也。與回鋒不同，回鋒用轉，衄鋒用逆。

其二

過 十分疾過。凡字有一主筆，虛舟老人所謂「立柱」是也。筆須平正，他畫則錯綜用意。作楷知此，便不呆板。

縱筆勢放開，所謂「大膽落筆」也。學李北海書則知操縱之法。

勁 善用縱筆，必以勁取勝。蓋縱而能勁則堅實。

打 空中落筆。

趯 初學提活，蹲輕則肉圓，老成提緊，力行則肉趯，所謂「如萬歲枯藤」也。

出鋒 運筆之法，斜、正、上、下、平、側、偃、仰，八面出鋒，始筋骨內含，精神外露，風彩煥發，奕奕有神。

沈著 諸法純熟，筆無游移，方能沈著。

潔淨 如皓月流天，無纖雲蒙翳也。從顏、柳起手，參以歐、虞，自得之。

疾澀 宜疾則疾，不疾則失勢；宜澀則澀，不澀則病生；疾徐在心，形體在字；得心應手，妙在筆端。

跌宕 熟極而化，方能跌宕。此境不可勉強，若勉強，非浮滑率易，則怪僻無度。

絲牽使轉 絲牽有形跡，使轉無形跡；牽絲爲有形之使轉，使轉乃無形之牽絲。

渡 一畫方定，卽從空際飛渡，以成二畫之筆勢，乃緊乃勁。所謂「形見於未畫之先，神留於既

畫之後」也。

留筆機往矣，要必有以收之；筆鋒盡矣，要必有以延之；所以展不盡之情，蓄有餘之勢也。

第四章 結構

趙松雪曰：「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故結字之法，晉唐既別，宋元亦殊，要之各有妙處，傳述不朽。但晉人尚逸，宋人尚意，俱無繩墨可尋。惟唐人尚法，法則無可隱遁耳。況武德之末，貞觀之初，爲古今集大成之時；歐、虞以王佐才而精治一技，故三十六條結構之法，大醇而無疵者也。學者於此悉心參習，庶幾有成。

第一節 歐陽詢三十六條結構法

一、排疊 「排」者，排之以疎其勢。「疊」者，疊之以密其間也。大凡字之筆畫多者，必展其大筆而促其小筆。然不言展者，欲其有排特之勢；不言促者，欲其字裏茂密，如重花、疊葉，筆筆生動，而不見拘苦繁雜之態；則排疊之所以善也。故曰：「分間布白」，謂「一點畫各有位置，則密處不犯，而疎處不離。」又曰：「調勻點畫」，謂「隨其字之形體，以調勻其點畫之大小與其長短、疎密」也。

二、避就 避密、就疎，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如「廬」字上一撇既尖，下一撇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辶」拔出，則上必作點；皆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三、頂戴 「頂戴」者，如中山、琉球之人戴物而行，又如人高妝、大髻。正看時，欲其上下皆正，使無傾側之形；旁看時，欲其玲瓏鬆秀，而見結構之巧。如「臺」、「響」、「營」、「帶」戴之正勢也；高低、輕重、纖毫不偏，便覺字體穩重。「聳」、「藝」、「鵝」戴之側勢也；長短、疎密，極意作態，便覺字勢峭拔。

四、穿插 「穿」者，穿其寬處；「插」者，插其虛處也。如「中」字以豎穿之，「冊」字以畫穿之，「爽」字以撇穿之；皆穿法也。「曲」字以豎插之，「爾」字以「乂」插之，「密」字以點、啄插之；皆插法也。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者，謂「如此等字左右如一，上下相等，一面破缺，便與三面不稱。」筆到處有力，筆不到處有神；則盡善矣。

五、向背 向背，左右之勢也。向內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內、一外者，助也。不內、不外者，並也。如

「好」字爲向，「北」字爲背，「隄」字助右，「剔」字助左，「貽」「棘」之字並立。

六、偏側 一字之形大都斜、正、反、側、交錯而成，然皆有一筆主其勢者。陳繹曾所謂「以一爲主，而七面之勢傾向之」也。下筆之始，必先審勢，勢歸橫、直者正，勢歸斜、側、戈、勾者偏。

七、挑攙 直者挑，曲者攙；挑者，取其強勁；攙者，意在虛和。

八、相讓 事有相讓，則能者展長；地有相讓，則要處得勢。相讓者，讓高、就卑，讓寬、就窄，讓險、就易也。然亦須有相助之意爲善。

九、補空 補空，補其空處，使與完處相稱，而得四滿方正也。又疎勢不補，惟密勢補之。疎勢不補者，謂「其勢本疎而不整。」如「少」字之空右，「戈」字之空左，豈可以點、撇補方耶？密勢補之者，如智永千文書「恥」字，以左畫補右，所以完其神理，而調勻其八邊也。

十、覆蓋 「覆蓋」者，如宮室之覆於上也。宮室取其高大，故下面筆畫不宜相著，左右筆勢意在能容，而覆之盡也。

十一、貼零 「貼零」者，因其下點零碎，易於失勢，故拈貼之也。

十二、黏合 合而云「黏」似出勉強；蓋爲字形支離者言之也。如「廬」、「嶽」、「軒」、「磔」等字難於服貼，故用黏合之法；然必存其自然之趣，乃不墮惡札耳。

十三、捷速 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也。

十四、滿不要虛 「園」、「圃」、「圖」、「國」等字欲其中間充滿，不見空虛；但「園」、「圖」等字雖欲其充滿，然中間筆畫亦不宜太與外口相逼，使外既失勢而中復散漫；如物之破大而不成體裁也。

十五、意連 字有形體不交者，非左右映帶，豈能連絡。或有點畫散布，筆意相反者，尤須起伏照應，空處連絡；使形勢不相隔絕，則雖疎而不離也。形斷而意連之字，如「之」、「以」、「心」、「小」、「川」、「水」等皆是。

十六、覆冒 「覆冒」者，注下之勢也。務在停勻，不可偏側，欹斜也。「雲」、「空」等字如鳥窺胸，若疾側下，便無含蓄，而失覆冒之象矣。凡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聿」頭「穴」頭「宀」

「然」頭之類是也。

十七、垂曳 「垂」者，垂左；「曳」者，曳右也。皆展一筆以疏宕之，使不拘攣也。凡字左縮者右垂，右縮者左曳，亦勢所當然也。

十八、借換 如醴泉銘「祕」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

十九、增減 字之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新」之爲「新」，增也；「曹」之爲「曹」，減也。

二十、應副 「應副」者，以此副彼，以彼應此；遙相準也。點、畫稀少者，以映帶爲應副；「之」、「小」、「以」、「川」等是也。茂密者，一畫對一畫；「龍」、「詩」、「響」、「轉」等是也。

二十一、撐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丁」、「予」、「可」、「下」、「巾」等是也。

二十二、朝揖 「朝揖」者，偏旁湊合之字也。一字之美，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美；故朝有朝之美，揖有揖之美；正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合而成字，衆美具也。

二十三、救應 凡作一字，意中先已構一完成字樣，躍躍在紙矣。及下筆時，仍復一筆顧一筆，失勢者救之，伏勢者應之；自一筆至十筆，二十筆，筆筆迴顧，無一懈筆者是也。

二十四、附麗 「附」者，立一爲正，而以其一爲附也。凡附麗者，正勢既欲其端凝，而旁附欲其有態；或婉轉而流動，或拖沓而偃蹇，或作勢而趨先，或遲疑而托後；要相體以立勢，并因地以制宜；不可拘也。

二十五、回抱 「回抱」者，回鋒向內，轉筆勾抱也。太寬則散漫而無歸，太緊則逼窄而不可以容物；使其宛轉勾環，如抱冲和之氣，則筆勢渾脫矣。

二十六、包裹 謂如園圃打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尙」、「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匱」、「匡」左包右，「旬」、「句」右包左之類是也。包裹之勢，要以端方而得流利爲貴。

二十七、小成大 字之大體猶屋之有牆壁也。牆壁既毀，安問紗窗繡戶？此以大成小之勢不可不知。然亦有極小之處而全體結束在此者，設或一點失所，則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勢，則如壯士之折一股，此以小成大之勢，更不可不知。

二十八、小大成形 謂「小字、大字各有形勢」也。東坡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字結密，小字寬綽，則盡善盡美矣。

二十九、小大與大小 謂「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也。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三十、各自成形 凡寫字，欲其合爲一字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

三十一、相管領 以上管下之爲「管」，以前領後之爲「領」，由一筆而至全字，彼此顧盼，不失位置，由一字以至全篇，其氣勢能管束到底也。

三十二、應接 「應接」者，錯舉一字而言也。如上字作如何體段，此字便當如何應接；右行作如何體段，此字更當如何應接；假使上字連用大捺，則用翻點以接之；右行連用大撇，則用輕掠以應之；之行行相向，字字相承，俱有意態；正如賓朋雜作，交相應接也。

三十三、褊 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此所以貴爲褊也。

三十四、左小、右大。左小、右大，左榮、右枯，皆執筆偏右之故。大抵作書須結體平正，若蹙左、寬右，書之病也。

三十五、左高、右低，左短、右長。二者皆字之病。凡作橫畫必兩頭均平，不可犯此二病。

三十六、卻好。諸篇結構之法，不過求其卻好。疎密卻好，排疊是也。遠近卻好，避就是也。上勢卻好，頂戴、覆冒、覆蓋是也。下勢卻好，貼零、垂曳、撐拄是也。對代者分亦有情，向背、朝揖、相讓，各自成形之卻好也。聯絡者交而不犯，黏合、意連、應副、附麗、應接之卻好也。實則串插，虛則管領，合則救應，離則成形，因乎其所本然者而卻好也。互換其大體，增減其小節，移實以補虛，借彼以益此，易乎其所同然者而卻好也。挑者屈己以和，抱者虛中以待，謙之所以卻好也。包者外張其勢，滿者內固其體，盈之所以卻好也。編者緊密，偏者偏側，捷者捷速，合用時便非弊病。筆有大小，體有大小，書有大小，安置處更饒區分。故明結構之法，方得字體卻好也。

第五章 習字

習字必在早起，早起得氣之清，神志敏爽，不落昏惰；若於燈下習字，則殊非所宜。

紙、墨、筆、硯之選擇，碑、帖之取舍，姿勢之正確，臨帖之方法，皆與習字有關而為學者所當知。故特分條詳述之。

第一節 選紙

初學習字，紙質不妨稍劣，寧粗而不宜純細，寧毛而不宜光澤，寧稍黃糙而不必白滑；因練習之時，當取其難，於稍粗劣之紙面，日日練習，以達於成，則他日遇純細光澤之紙，祇覺易寫而決不虞其難。至習之既久，進習小楷，則方可用稍細且薄之紙，然亦終不宜過於光滑細澤也。或有用水油紙者，不過初影寫時偶用之耳。至於外國紙，如有光紙、靠背紙等，尤不宜用。總之，習小楷則宜用毛邊、竹籬、白關等紙，習大字則宜用淺黃色之七都紙也。

第二節 選毫

初學用筆，大字宜羊毫，行、草宜長鋒羊毫，小楷則世多用紫毫及兼毫；然終以能用小羊毫鍊成者為可貴。若水筆則不過商店寫賬所用，蓋取其能速寫而省墨也；正當習字者不宜用之。惟初用羊

毫時，每苦其肥鈍難寫，手不能自主；則購筆時先選取其鋒薄者，用之三數月，乃漸購其鋒稍厚者，入後始購其鋒齊飽滿者，是亦於難中求易之一法也。

第三節 選墨

墨質大有高下，總以膠重者爲劣。其品類有松烟墨及尋常所用之膠墨二種：松烟色烏黑無膠，然寫時反黏澀難化，平津人最喜用之，以爲高貴；實則黯無光澤，且着水易滲化，學者殊不必用。膠墨以質細而輕，上硯無聲者爲佳。

磨墨須濃，淡得中，過濃者滯筆，過淡則字無神采也。磨時用力要輕而緩。語云：「磨墨如病夫，握筆如壯士。」學者宜留意也。

第四節 安硯

硯與習字初無關係，然墨汁由硯磨出，故硯亦爲習字者所當注意。必求其堅細，古瓦最佳，石者次之。至於硯之位置亦有一定，必置於書桌之前方偏右角上方稱；蓋既便於磨蘸，又不致有壓墨、汚紙之虞。

第五節 正姿勢

初學習字，第一須自注意，常矯正其姿勢。凡作書坐宜端穩，體正、肩平；不許任意欹斜側坐。據案宜胸張、背直，左手按紙，右手執筆，相會成直角，頭稍前偃，胸部與案距離約二寸許；不許駝背、偃胸，低頭伏案如瞌睡狀，及頭左側作雞視狀。苟不矯正，則肩背彎斜，胸部促壓；久之，恐目光短視而背脊高聳如駝背矣。

第六節 臨摹

岳珂曰：『臨摹兩法本不相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椳、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鴻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遂其所至而息焉。』

摹書所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須將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

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有蘭亭何啻數百本，而以定武

石刻爲最佳。然定武本亦有數樣。試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固無少異，而肥瘠、剛柔、工拙之處，則如人之面，無有同者；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也。故吾人臨摹碑帖，當擇其未失真者。

學書以摹仿爲先，可取古人著名碑帖二三種，選出若干字，用薄紙雙鈎，填作黑字，裱成影本，以爲摹印之用。惟雙鈎之法，須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郭填」者，雙鈎其郭，乃以墨填其中也。）或朱其背，（「朱背」者，以古帖字闔，故朱字之背面，使正面顯露也。）須得肥瘦之本體爲妙。或云：「雙鈎時須倒置之，則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鈎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則倒鈎必失真態。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故欲求其真，當用朱背之法也。

康南海曰：「學書必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無自得其性情也。故欲臨帖，必先使之摹仿數百過，使轉運立筆盡肖，然後可以臨帖。」

第七節 少數字之熟習

李日華曰：「學書當擇古人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其行間布白而學之。」此誠至妙之論也。故不

論學碑、學帖，祇須挑選若干字，詳審其間架結構，（間架之用，欲其平正卓立，穩固而不倚。結構之意，欲其團結緊湊，疏密均有致。蓋一以立骨幹，一以取局勢也。）熟習其行間布白，（「布白」者，即注意其着墨處與空白處之黑白配置，而或使之相間勻稱，或使之疏密相錯也。）久而久之，運筆自然純熟，則隨意作書，其位置筆意固可無絲毫異於碑帖之處，即點畫之微亦無不逼肖矣。故學碑、學帖，祇須熟習少數之字，盡得其間架、布白之法可已；正不必字字臨摹也。

第八節 博覽

臨帖尤宜博覽。「博覽」者，使之醞釀、融化，使之見多識廣，更取各家之長，治於一鑪，使字體得臻至善至美之境也。康南海引揚子雲語曰：「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亦欲使所見廣博，以通源流，以熟體變；而能自取師資也。」

附錄一

歷代名家小傳

導言

古人之法書、名畫，猶之嘉木、奇花也，而書尤爲我國特有之美術。數千年來，字形遞變，字體各別；名大家先後相望，或喜端凝，或尙秀潤，或以奔放爲貴，或以收斂見長；姿態不一，意趣橫生；觀其筆力遒勁，風神秀逸；偶一瞻對，使人飄然有出塵之想。夫戴履之間，嘉木、奇花夥矣！人苟不知其品名與性質，則其愛玩之情不篤。故世有本草家者，檢索其名目，討究其性質；筆之於書，愛花木者，園藝而盆栽之，以求其繁殖；於是佳者益佳，奇者益奇。惟書亦然，今有名跡於此，魄力、意態頗爲超凡；而不知其出於誰何之手，或雖知而不詳其身世；則愛玩之情亦自不切。世有好古家者，檢索書者之名字，尋究其人品、履歷；由此或考其書派之所自起，書法之所從來。則愛好之心愈切，而其身價亦倍增矣。爰於編

未附載歷代書家小傳，固欲以引起後學崇拜之心思，亦足以備參考也。日人近藤元粹著書畫名家詳傳，搜羅名大家達二萬六千七百餘人之多。是篇所載，僅得大凡，讀者鑒之。

倉頡 黃帝時左史官也。仰觀雲霞之象，俯察鳥獸之迹；體類象形而製字，以代結繩之政。卽後世所謂古文是也。

史籀 周宣王時太史。就倉頡古文之體而損益之。漢書藝文志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是也。

李斯 楚之上蔡人，從荀卿學。西入秦，始皇併天下，以斯爲丞相。其時天下文書習用大篆，多不能通，於是斯乃削其繁冗，歸於簡約，成小篆體，通行天下。凡名山碑刻以及銅符、玉璽之文皆屬之。斯成倉頡篇七篇。

今世通行之細篆書體皆由斯體摹寫而來。秦代碑文率皆用之。

始皇併吞六國，斯乃奏罷天下之文與秦異者而劃一之。其筆法如錐畫石，體勢飛動，爲楷隸不二法門。近世所藏鐘鼎款識符印之文猶能見之。

程邈 程邈字元岑，下邳人。爲縣之獄吏，得罪，始皇繫於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員之筆法，成隸書三千字；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其字便於官獄，隸人佐書，故曰「隸書」。然漢書藝文志謂「始皇時邈所作者乃篆書」。唐杜光亦謂「隸書實起於周代，非邈所創也。」

王次仲 秦之上谷人。弱冠時，變倉頡舊文作隸書。其時官務繁多，次仲之文則簡易，便於速寫。始皇召之，不至，帝怒，檻送之；中途化爲大鳥飛去。

次仲以楷字格勢局促，引而伸之，亦稱「八分書」。

揚雄 字子雲，西蜀成都人。年四十餘遊京師，以詞賦奏之，除黃門給事郎。歷事三朝，未嘗徙官。王莽時拜爲大夫。性嗜酒，喜作奇字。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集庭中，各記奇文百字。雄因取而編之，成訓纂篇以續倉頡，去倉頡篇中之重複者，凡八十九章。

曹喜 字仲則，扶風平陵人。章帝建初年中，爲祕書郎，以工篆、隸書，名天下。見李斯筆勢，輒驚嘆。作筆論一卷。

杜度 字伯度，京兆杜陵人。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建初中，帝善其書，許以草書奏事。以其用於

章奏，後世因謂爲「章草」，時有草聖之目。

崔瑗 字子玉，涿郡安平人。著草書勢，善章草，師杜度之體，點畫調達流暢，王隱稱爲「草賢」。又妙擅小篆，作平子碑。唐書藝文志稱「崔瑗撰飛龍篇及篆草勢三卷」。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自少稱「博學」，時號「五經無雙」，著說文解字十四篇。

張芝 字伯英，燉煌酒泉人，後徙屬弘農華陰，與弟旭共以草書名。

伯英變崔、杜之法，而作今體草書，一筆聯貫而成，不稍隔斷。以書格論之，固在二王之次，然一筆書成之飛白實自此創始。芝家中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故下筆輒合楷則。

張旭 字文舒，伯英之弟，尤善章草。其書類似伯英，時人稱爲「草書亞聖」。又妙擅八分隸書，華嶽廟祠堂碑卽其所書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也。靈帝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自書勒石，立於太學門外。當其建立之始，乘車來觀覽，摹寫者日千餘人，填塞街衢。封高陽鄉侯。著篆勢論。邕無子，有女文姬，嗣其家學。嘗曰：「臣父造八分，其筆法得之神授。」蓋邕初入嵩山學書，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

漢張芝書

何年安尔人
为
之
情
也
为九日之白雨
采之六尔及秋
济平
善度保弥送
想日一世建
有公得也

漢張旭書

得之六十六日四為
武原子方事之
張旭立

芒。作書法史籀、李斯之筆勢。誦讀三年，遂通其理。一日，方臥室中，恍然有客入，狀貌魁梧，授以九勢，從此書法大進。奉詔李斯、曹喜及古今諸體書成聖皇篇，詣鴻都門。時方脩飾，見役人以聖帝成字，心悅之，因歸而作飛白書。熹平四年詔以蔡邕、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鳳等正定六經文字。

師宜官 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之士數百人，集鴻都門，宜官與焉。作八分書千言，大者徑丈，小者方寸，甚矜其能。嗜酒使氣，嘗空囊至酒家，就壁作書求售，觀者雲集，因而沽酒，多售輒鏹去之。袁術爲將，立鉅鹿耿球碑，卽其所書也。

梁鵠 字孟皇，安定烏氏人。以善八分知名於時。靈帝鴻都之召，孟皇與焉。宜官作書成後，輒鏹削或焚去。鵠嘗俟其醉，竊其所作，以書爲選部尙書。後依劉表，魏武破荊州，愛其書，嘗仰繫帳中玩之，以爲勝於宜官，宮殿題榜多出鵠手。

左伯 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齊名。又善造紙，漢興以紙代簡。和帝時，蔡倫始製紙，子邑妙得其法。

蔡琰 字文姬，蔡邕之女。博學多才辨，妙通音律。獻帝興平間，被捕入南匈奴。曹操贖之回，問曰：

「聞夫人家多藏典籍，今尙存否？」文姬曰：「昔亡父有賜書四千餘卷，妾尙能憶誦四百餘篇。」操曰：「當令吏十人就夫人所憶而錄存之。」文姬曰：「男女有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就呈交，無有遺誤。

鍾繇 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以功封定陵侯，官至太傅，卒諡成侯。繇少與胡昭並師劉德升，十六年未嘗窺戶。嘗謂其子會曰：「吾精思書學三十年，坐與人語，以指就座邊數步之地書之；臥則書於寢具，具爲之穿。」嘗於韋誕坐中，見蔡邕筆法，苦求授與，不得，至於槌胸吐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始蘇。誕死，繇發其冢，盜得之。其書分三體，一曰：「銘石書」（正書）最妙。二曰：「章程書」（八分）祕傳教小學者。三曰：「行書」尺牘所用。三體皆善，而行書尤爲世所稱。

宋翼 鍾繇弟子，嘗作書如算子，繇叱之，三年不敢見。晉武帝太康間，許下人發鍾繇塚，得筆勢論，讀之，書法乃大進。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於是聲名大振。

邯鄲淳 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善許氏蒼雅蟲篆之學。獻帝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曹操甚敬

禮之。文帝黃初初年，授博士給事中。淳師事曹喜，八體悉工，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隸書。自杜林、衛宏而後，古文之學泯絕，至淳始復興。其後以書學教諸皇子，又建立三體石經，於是文化蔚煥復宣。校三體說文，與篆隸大同，古文小異。

衛覲 字伯儒，河東安邑人。漢末爲司空掾，魏既建國，徙侍中尙書。明帝卽位，進封闕鄉侯。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古文之學從邯鄲出，嘗效淳體，作古文尙書，還以示淳，淳不能辨也。

韋誕 字仲將，太僕端子也。善屬辭章，建安中，拜郎中，累進至光祿大夫。初明帝太和間，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題品碑銘，多誕所書。誕與姜翊、梁宣、田彥和皆張伯英弟子，並能草書，而誕尤工。又善楷書，南宮旣建，明帝以誕書古篆。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時明帝造凌雲臺初成，匠人誤先上榜，屬誕書之，輓輻引上，去地二十五丈，比訖，鬚髮盡白。又善製筆、墨，世稱「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有筆經。

皇象 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張超、陳梁甫並以書名，而有「陳瘦、張峻」之恨，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一時善書者莫能及之，時與嚴武之棊，曹不與之畫，共稱三絕。官至侍中。工章草，師杜

度。右軍隸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萬字皆同；各極其至，惟八分亞於蔡邕耳。所書天發神讖碑體勢本之漢隸，而純樸之處，雅有三代遺意。羊欣稱「象善草書」，張懷瓘則推其小篆入能品，獨未稱其善隸書者，或此碑後出土，前人未及見耳。歷代能書之士，多作急就章，今惟有一本傳世，卽象所作也。

衛瓘字玉，覬子也。仕魏，封菑陽侯。太康初，進司空，錄尚書事，領太子少傅，諡成。瓘學問淵博，通達文義，與索靖共善草書，時有「一台二妙」之稱。論者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其肉」，草法伯英，又承家學，更參以草稿。其作柳葉篆，類薤葉之形，筆勢明勁，少有能學之者。

衛恆字巨山，瓘子也。善草隸書，作四體書勢論。其父瓘嘗曰：「吾書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獲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常把玩不釋。祖述飛白，作散隸，隸體微開，張白露，飛白拘束，隸書瀟灑。又作雲書，飛動如飛，字張如雲。衛氏蓋卽垂雲之祖。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與衛瓘共以善草知名。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爲張伯英姊之孫，故學其章草，其險勁過於韋誕，八分亞於韋鍾，有母丘興碑傳世。嗣伯英草書之名。其書矜貴，有銀鈎，蠶尾之勢。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元帝爲瑯琊王時，以導爲安東司馬，及卽位，封武岡侯，旋進太傅，拜丞相，卒諡文獻。導行草兼妙，元帝、明帝皆工書，極嘆服之。作字善撫模前人，初師鍾繇，力學不倦，過江，攜宣示帖與俱。

郗愔字方回，拜司空，諡文穆。諸體皆善，齊名庚翼。遵衛氏法，長於章草，纖肥得中，意態無窮，可謂「筋骨悉稱」。王僧虔曰：「方回章草在右軍之亞耳！」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元帝姨弟也。少能屬文，工詩畫，善音樂，射御博弈諸雜技。元帝時，累遷平南將軍，封武陵縣侯，卒諡康。晉渡江而後，右軍以前之書家，當以世將爲最。章楷紹法鍾太傅，又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遺法，飛白氣尤高古，時人以爲僅亞於右軍。常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書一紙，寶玩不釋，懷帝永嘉之難，四疊衣中，攜以渡江，今猶可審其痕迹云。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隸書之妙，冠絕古今。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嘗宴集同僚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自作序文書之，卽有名之蘭亭序也。山陰有道士養鵝，右軍見而悅之，因爲書道德經，籠鵝以歸。詣門生家，見柴几清淨，因書之，後爲其父所削去，門生驚惱累日。戴山有老姥，持六角竹扇

求售，羲之書其扇，各五字，曰：『但言以百錢求王右軍書。』人競賣之，其書爲世所重如此。常自謂『吾書比之鍾繇，鍾當抗行；草書比之張芝，猶當鴈行耳。』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後之。』初不勝庾翼、郗愔，暮年方妙。常作章草以答庾亮，亮弟翼甚嘆服，作書復之云：『昔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嘆妙蹟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如神明，頓還舊觀。』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遺旨，卒辭不受。羲之少學書衛夫人，謂將大成，（筆勢傳云：『羲之學三年，日進十二功。』）衛夫人見太常王策，語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近頃觀其書，便智若老成。』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及北渡江，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學習衆碑。晉成帝時，北郊更祝版，工人削羲之之筆，入木七分。羲之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諸體，精備自成家法，得千變萬化之神，書林聖手也。

王獻之 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自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大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獻之題榜，

以爲萬代之寶，而難於言；因試謂曰：「魏時凌雲殿之榜，韋仲將誕懸梯書之。」獻之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衰。」安遂不迫之。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特贈侍中光祿大夫，卒諡曰：「憲。」獻之初學其父，後改變制度，別創新法，率爾操觚，算合規矩。義獻書法，世謂之「今草」；結構微妙，亦謂之「小草」。「游絲草」自獻之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娟秀，妙絕時倫。謝奉起廟，悉用棊材；右軍取棊，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奉爲言：「右軍書法大佳，」而密以數十棊板請削作子敬書，亦甚合；奉並珍藏之。至其孫履，分半贈與桓玄，因得爲主簿。有一年少好事者，故作精白紗襪，詣子敬；子敬取而書之，諸體悉備，兩袖略滿，其左右覺之，共相凌奪，掣械狂走，左右追逐；至門外，鬪爭分裂，纔各得其半耳。

王羲之代書人 陶宏景答梁武帝啓曰：「王羲之代書未詳其姓氏。逸少罷官，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人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

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善隸、草，翼正書學鍾繇，草書學羲之，皆極精妙。右軍嘗作自表書，晉穆帝命翼題其後，答之。右軍當時不能識別，良久始悟，曰：「小子幾欲亂真耳！」

謝安字安石，善行書，封建昌縣，拜太保，追贈太傅，謚文靖。草、正書學右軍。右軍云：「卿，解書者。然知解書者尤難。」安甚重獻之書，每見其書，輒就紙題其後。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穆帝升平年間改封南郡公，又加侍中大司馬。太和四年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追贈丞相。溫之真蹟傳世者甚少，然頗長於行、草，筆力遒勁，有王、謝之餘韻焉。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庶子。元興二年詐上表請平姚興，初欲裝飾，冀免處分；先以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常曰：「書畫服玩宜恆置左右，萬一有意外，當輕易運載。」衆咸笑之。玄性貪鄙，好奇異。他人有法書、名畫，悉欲歸己。極愛羲之父子書法，各置一帙於左右；時展玩之。其所愛重之書畫，每讎集，輒出以示賓客。客有食油漬者，以手揭之，輒留污點；其後出以示人，每先令客洗淨，然後揭之。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善書，正書妙入能品，王右軍之師也。或謂鍾繇筆

法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

盧偃 謚第四子也。博學，以隸書名世。仕慕容暉爲給事黃門侍郎，守營丘、成周二郡。

崔潛 悅之子。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延昌初爲著作郎。王遵業買得其書，甚祕藏之。武平年間，

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爲勝於崔浩。

謝靈運 陳郡陽夏人，襲封康樂公。詩書皆妙絕時人，文成輒手寫之；文帝稱爲二寶。後爲永嘉

太守，臨川內史。族衆若謝琨、謝瞻皆負盛名，瞻嘗作喜霽詩，琨和詠而靈運書成，太保王弘以爲三絕。

獻之所上表多中書省雜事，靈運嘗密寫之，以易真本，人多疑之。元嘉初，文帝追索，始復進陳。其母爲

獻之之姪，故淵源有自，真、草學羲之至妙，草書尤爲世所推。

羊欣 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泛覽經籍，尤長隸書。年十二，獻之見而愛之。嘗於夏時著新絹裙畫

寢，獻之因書裙數幅以去。欣本工書，至是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顯屬書扇，不奉命。除中散大夫。素好黃

老，手一卷不輟。欣師法大令，親承妙旨，故書名重一時，行書尤善。時人謂：『易王得羊，不失所望。』嘗

撰續筆陣圖一卷，又撰古今能書人名一卷。

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工隸書，善彈琴。後拜郢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穆侯。思話之書風流媚好，不減羊欣，恨筆力稍弱耳。世稱「思話書學羊欣之體勢，上方孔琳則不足，下方范曄則有餘。」

范曄 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及後入獄，帝以白團扇甚佳，送曄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白日去炤炤，長夜襲悠悠。」帝循覽悽然。曄自序曰：「吾書雖筆勢峻快，竟未成就，每用自愧。」曄與思話同師羊欣，後少失故步。其書工草隸而小篆最精。故世稱「羊欣之真、孔琳之草、思話之行、范曄之篆，各妙絕一時。」

丘道護 烏程人，善隸書。

巢尚之 字仲遠，魯郡人。文帝元嘉年間與始興王濬官侍讀。

孫奉伯 官淮南太守，與巢尚之、徐希秀同奉詔編輯二王書簡，施以品評。

虞淪 嘗上表明帝，論列古今妙蹟，凡正行、草、楷、紙色、標軸真僞、卷數，備列其中。表本真跡行世。爲起居舍人李造所得。著有法書目錄六卷。

鄭道昭 北魏滎陽人，兗州刺史羲之子。仕魏爲光州刺史，自號中岳先生。工書，初不甚著，迨至清代嘉慶之際，雲峯山諸石刻發見於世，當時書家包世臣、張琦、吳熙載等極推重之，遂爲習北碑者所宗尚。世臣謂：『其書原本乙瑛，而有海鷗雲鶴之致；卽刁惠公碑、鄭文公碑、石峪大字佛經，疑亦爲其所書。』楊守敬亦曰：『道昭諸碑遒勁奇偉，與南朝之瘞鶴銘異曲同工，譬窠大字此爲極則。』

王僧虔 瑯邪臨沂人。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所書素扇，嘆曰：『審其筆迹，雖無逾子敬，而雅量過之。』孝武帝擅長書道，獨推重僧虔。作書喜用禿筆，而雅有逸趣。明帝秦始皇中，出爲吳興太守。王獻之亦曾作令吳興，後先輝映，論者稱之。齊太祖亦善書，嘗問僧虔曰：『朕與卿書，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者矣！』因示以古蹟十一帖，於是僧虔乃將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得十二卷卷之。又羊欣所撰能書人名尋索未得，乃別錄一卷以上之。世祖卽位，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諡簡穆。著有詩賦傳世。昇平二年爲尙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壁，當時以比座右銘。嘗爲讓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王子敬。

張融 字思光，暢子也；吳郡吳縣人。善草書，常自誇其能。齊高帝奇愛之，嘗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遷司徒左長史。庾元威嘗曰：『融書兼衆體而草最工。齊、梁之際，始無有過之者。』後人見其渾樸古雅，多誤爲後漢張伯英所書。

葉子雲 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取法鍾元常、王逸少而體格微殊。』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評其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常與元常並馳爭光。』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人嘗至建業求書，子雲方之郡治，維舟將發，適相逢使人於渚次。望船三十步許，拜行而前。子雲問之，答曰：『侍中尺牘美流海外，今日唯求名迹所在。』子雲乃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數百萬。性鄙吝，非佳紙與厚潤不書，好書者資重幣以求之。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梁武帝大通元年，鑄鼎埋之蔣山，文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並子雲所書。草、行小篆諸體兼善，而飛白書尤爲意趣飄然。武帝嘗曰：『獻之白而不飛，卿書則飛而不白；斟酌二者，斯爲盡善。』子雲乃參以篆意爲之，雅稱帝意。嘗飛白大書蕭字，李約得之，建一室，曰：『蕭齋。』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筆蹟健瘦，縈絲鐵索；傳者稱之。其筆用胎髮作心，故纖細無失。』江南府志云：『南朝老嫗善作筆，子雲用之，筆心以胎髮爲之。』

著有五十二體書一卷。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稟異操，四五歲時，常以荻作筆，畫灰中學書。及長，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尤工草隸書。性澹泊，不樂仕進。永明十年，辭官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其後，世人即以「隱居」名之。梁武帝早歲與之遊，卽位後，書問不絕，每有大事，輒就諮詢。時人稱爲「山中宰相」。贈大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弘景之書，其氣骨師法鍾、王，與蕭子雲等各得右軍之一體。真書勁利，稍遜歐、虞；隸書入能品，世所傳者畫版帖、瘞鶴銘皆其遺迹。

徐僧權 東海人。仕梁至東宮通事舍人，以善書知名於世。

庾肩吾 字慎之。八歲能詩賦，初爲晉安王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等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累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卽位，爲度支尙書。後爲侯景所得，將殺之，因謂曰：「聞汝能作詩，試作之；若能，卽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乃釋之。爲建昌令，卒封武康縣侯。著有書品論。

江總 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後主貞明三年，進號權中將軍。入隋，仕至開府。作行草書，時稱獨步。又詞翰兼妙，爲時所稱。

釋智永 右軍七世孫，徽之之後。與兄孝賓俱舍家入道，號永禪師。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池學書。每有禿筆，輒置籠中，久之，五籠皆滿。學書三十年，作真草千文八百本，凡浙東諸寺各置一冊，故至今猶有多冊傳世。所居寺因往來請書之人甚多，門庭如市，戶穴爲穿，乃將所居之扉，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又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詞：『永遠祖逸少，歷紀專精，諸體兼善，草書最優。』

江式 字法安。少專家學，尤工篆體。洛陽宮殿諸門題款皆式所書。延昌（梁天監年間）之際，上表請撰集古今文字四十卷，大體本之許氏說文，上篆下隸。正光間，兼著作郎，贈巴州刺史。

丁道護 官至襄州祭酒從事。善正書，兼師後魏遺法。隋、唐之交，善書者多出一門，惟道護諸體兼善，含英擷華。所書以襄陽啓法興國寺碑爲最精，歐、虞多從此出。北方風尚質樸，卽學術亦然。道護隸書有之。

釋智果 會稽人。居永興寺，楊帝甚喜之。工書銘石，智永嘗謂之曰：『和尚得右軍之肉，果得右軍之骨。』隸行草皆入能品。

唐太宗 名世民，高祖次子。爲人聰明英武，少有大志，諡曰：『文帝。』於右軍書法，特加眷賞。貞

觀之初，下詔購求，搜羅殆盡。萬機之暇，備加玩賞。蘭亭、樂毅尤所寶貴。十四年四月，帝自作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冠。十八年二月，召三品以上宴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競取之。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爭取，乃得。羣臣以爲大不敬，請付以法。帝笑而釋之。帝嘗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相傳舊俗朔旦必用衣物相賀。嗣後卿等可各以飛白代之。』真書傳世者，晉祠銘、溫泉銘爲最著。貞觀十七年，丞相魏徵薨，帝親製碑文並爲書石。太和中，宋國公李令問、孫芳至闕，以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及勅書手詔等十餘卷，內有太宗筆迹四卷，因以進呈。文宗留之禁中，屬書工摹寫，以原本還之。帝嘗作筆法指意，筆意三說以訓學者，又傳贊王羲之字學論。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餘姚人；性沈靜寡欲，篤志好學，善屬文，學右軍書法於同郡沙門智永，能妙得其體要。隋大業初，授祕書郎。太宗引爲秦府參軍，弘文館學士。嘗命書列女傳，以裝屏風。時適無書，世南乃默誦而書，一字無缺。貞觀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嘗稱曰：「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文」。

獻。太宗學隸，師法世南。常患戈法難工，一日書「戩」字，空其旁，世南取筆填之，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書，似其法，卿試覽之。」徵曰：「天筆所臨，萬象其能逃形，非臣下所能擬書；惟仰觀聖作，以「戩」字戈法，最爲逼真。」帝深嘆其藻識。世南嘗自謂：「余嘗夢吞筆，又夢張芝指授筆法，方悟作書之道。」世南學書甚勤，夜臥則畫腹作書，故晚年尤妙，作孔子廟堂碑，以拓本進呈，特賜王羲之黃金印一顆，其見重如此。著有筆髓論，學者宗之。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敏悟絕人，貫博經世。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與之遊；及卽位，累擢至給事中。詢書初學王羲之，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遣使求其書，帝曰：「觀彼之書，固似形貌魁梧。」嘗與世南同行，見索靖所書碑，去數步後，復返而觀之，往來數四，乃布席而宿其傍，三宿始去。貞觀中，歷仕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男。詢八體兼妙，篆法尤精，飛白尤冠絕古今。真行學王獻之，別成一家；草書跌蕩流通，雖起二王視之，亦爲之色動。嘗見右軍授獻之指歸圖一本，以三百緡購得之，賞玩經月，喜而不寐。

歐陽通，字通師，詢子也。儀鳳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幼孤露，母教以父

誓懼其不克紹繼，嘗遣人以重金購求其父之遺迹；通乃刻意臨摹，以求售。數年，書與詢亞，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晚年彌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免豪，管皆象犀，非其人，輒吝而不與。筆法險勁，嗣其家風。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成人。少孤，有大志，貫通書史。從李密來京師，擢祕書丞。貞觀中，爲侍中，進

鄭國公，特拜知門下省事，進太師，諡曰「文貞」。歿後，帝臨朝嘆曰：「朕頃遣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半屬草稿，置之紳中，殆諫書也。」貞觀中，太宗搜訪右軍遺書，屬徵與虞世南，褚遂良鑒定其真贋，又令署名其後。

房玄齡

字喬齊，州臨淄人，彥謙之子。自幼警敏，善屬文，兼善草隸。舉進士，授羽騎尉。太宗徇河

北時，以爲行軍記室參軍；卽位後，爲中書令，封邢國公，進尙書左僕射，更封魏。終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諡曰「文」。自貴顯後，常恐諸子驕奢，乃集古今家訓書爲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此足以保躬。」行草風流秀穎，爲時所稱。

杜如晦

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年少英爽，書法風流跌宕，一如其人。隋末，爲滏陽尉。秦王府引爲

兵曹參軍，歷遷至兵部尚書，封蔡國公，進位至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李靖 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瑋，少有文武才略。隋大業末，爲馬邑丞。武德三年，以功授開府。貞觀中，拜尚書右僕射，進位衛國公，諡曰「景武」。宋歐陽修與劉侍讀書曰：「承示千字文甚佳。」此爲李藥師所書，後人集以爲千字文者。文靖之書豪武自喜。方布衣時，奉使經西嶽，厭隋之亂，禱於神明而書其詞。書法甚佳，今石在廣西。

殷令名 陳郡人。唐濟度寺之額卽令名所書，爲後代程式。與其子仲容以能書擅名一時，筆法精妙，不減歐陽。

殷仲容 令名之子。武后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仲容篆隸兼擅，最精題署。汴州之安業寺、京師之哀義寺、開業之資聖寺、東京之太僕寺、靈州之神馬觀諸碑額，皆其所書，精妙絕倫。流杯亭待宴詩、李嶠序文、仲容書字、德宗貞元中、陸長源爲汝州刺史，以嶠之序文與仲容之書皆絕代之寶，乃爲之造亭立碑，而自記其事於碑陰。

楊師道 字景猷。清警有才思，爲王世充所拘，遁歸。高祖上桂陽公主，官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

唐殷令名書裴鏡民碑

崇禎五年兵部尚書
裴鏡民，每謂人曰：不
值盤根錯節，豈表利
器哉！君之為也，豈可

唐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矣法師諱道因俗姓侯氏
僕陽人也自繞樞凝祉紀
雲而錫胤貫昂揣祥奠川
而分緒司徒以威容之盛

觀中，爲工部尙書。善草隸，工詩文，師法虞世南，諡曰「懿」。

褚遂良 字登善，杭州錢唐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博通文史，尤工隸書。父執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歿後，無與論書者。」徵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之體。」太宗卽日召爲侍書。嘗出御府金帛購求右軍書跡，於是天下爭齎古書以獻闕下。當時莫能辨其眞僞者，遂良備加論列，一無誤者，拜官中書。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出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徵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六年，左遷爲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又貶愛州刺史。尋卒於官，其書法自少服膺虞世南，長則祖述羲之，甚得其媚趣。隸行則得之史陵，親授其書師法於古，不名一家，結體學鍾繇，古雅絕倫。筆法似逸少，惟餘瘦硬。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尤推妙品。

薛純陀 純陀官祕書省正字。善隸書，氣象奇偉，猶得古人之體法。集古錄曰：「純陀筆法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台，在當時必係知名之士。」貞觀十二年，奉勅書砥柱銘，當時號稱能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皆避讓之。其後柳公權愛其書，恐年久漫漶，別刻一石存之。

顏元孫 字聿修，昭甫之子。少孤露，其舅殷仲容撫之成立。最善草隸。仲容以書名天下，求書紙

賤輒盈几案，每屬元孫代書，得者欣然，莫之能辨。玄宗出諸家書蹟數十卷相示曰：『聞卿能書，請定真僞。』公分別以進，玄宗大悅。著有干祿字書。行書，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卽以顏書爲楷則。

李懷琳 洛陽人。好造作古人僞迹。

趙模 世所傳唐高士廉、堃、兆、記、許敬宗撰，趙模所書，甚工整。模書工於臨倣，始習羲，獻，成千字文。其筆迹之巧合，不減懷仁之集聖教序也。

韓道政 太宗時人。帝喜書法，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蘭亭數本，以賜皇太子及諸王近臣。

馮承素 直弘文館將仕郎。貞觀十三年，宮中新得樂毅論真迹，命承素摹寫，以賜長孫無忌、房玄齡、侯君渠、魏徵、楊師道等六人，皆筆勢精妙，悉合楷則。所臨蘭亭，得蕭散樸拙之趣。

諸葛貞 唐太宗嘗命與馮承素同搨樂毅論及右軍雜帖，以賜羣臣。

湯普徹 唐太宗搨書人之一。嘗奉命搨蘭亭，賜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之以出，故得流傳於

外。

陸柬之 蘇州吳縣人，虞世南甥。官著作郎。自少師法永興，故書與歐、褚、齊名；隸行入妙，草入能。其書流傳甚少，隸行殆已絕跡；然觀其草書筆意古雅，則其得名當不虛也。柬之之書，頭陀寺碑，急就章、龍華寺額、武丘東山碑，最有名於時。

陸彥遠 柬之之子。官贊善大夫。傳父書法，時稱「小陸」。後以傳其甥張旭。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間，舉明經，後拜吏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封聞喜縣公，賜幽州都督，諡「獻」。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通兵法，善知人，兼工草隸。帝嘗以絹素屬寫文選，覽之甚爲賞愛，賚賜甚厚。行儉常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則不能成書。不擇筆、墨，自然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所撰選譜，述草體雜字數萬言。章草、行書並入能品。東觀餘論：「行儉書傳世者甚少，嘗見其寫一兵法帖，字甚怪放。」劉無言云：「行儉所書千字文亦甚工。」

敬客 唐高宗時人。工真書，世所傳王居士碑塔銘爲顯慶三年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書字。

孫師範 高宗時人。唐孔宣尼碑乾封二年崔行功撰，孫師範八分書。

孫過庭 字虔禮，富陽人。博雅能文章，草書遵法二王，工於用筆，雋拔剛斷，尙異好奇；真行草書尤工。嘗著運筆論，深得書法之旨趣。又作書譜，宋高宗萬幾之暇，垂情文藝；嘗謂：「書譜匪特文詞華美，且草法兼備。」因藏之宮中，手不暫釋。石刻本，唯禁中太清樓最爲精妙。

薛稷 字嗣通，蒲州汾陰人。擢進士第，以辭章知名於時。景龍之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之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法名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多藏虞、褚書法，故銳意臨摹，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睿宗時封晉國公，曆太子少保、禮部尙書。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學褚公書，得其神似；綺麗媚好，骨肉停勻；堪稱河南高足，爲時所珍。世謂：「買褚得薛，不失其節。」於初唐歐、虞、褚、陸諸家之遺墨，備得其至。「慧普寺」三字方徑三尺，筆畫雄健；「通泉」、「壽聖寺」、「聚古堂」亦其所書。杜甫觀書畫壁詩云：「仰看垂露姿，崩放亦騫然；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與李邕、賀知章俱有聲於開元間。

鍾紹京 繇十世孫，字可大，虔州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時號「小鍾」。以繇爲「大鍾」也。則天武后時，明堂門額及諸宮殿題榜九鼎銘皆其所書。景龍間，拜中書令，封越國公，後遷少

詹事，年八十餘卒。一生篤嗜書畫，家藏義之，獻之以及褚河南之真蹟，至數十百卷。張昌宗搜訪天下圖書，以紹京精於鑒別，奏請直祕書，凡御府寶匣奇蹟，莫不徧覽。明皇在藩邸時，卽愛重其書。

王知敬，懷州河內人。善隸書，武后時，仕至麟台少監。知敬善署書，與殷仲容齊名。武后詔各書一寺額，仲容題「資聖寺」，知敬題「清禪寺」，各有獨到之處。工行草書，章草妙入能品。其隸書評者謂：「如麒麟之騰躍，類鸞鳳之翱翔。」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與兄徵明共隱居終南少室二山。武后長安年間，召授左拾遺，仕至尚書右丞。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士貴其多能。藏用書幼師孫過庭草法，晚師逸少，八分亦遵矩矱。

薛曜，爲奉宸大夫，封汾陰縣開國男。武后之三教珠英，卽張昌宗、李嶠、崔湜、閻朝隱、徐彥伯、張說、沈佺期、宋之問、富嘉謨、喬品、員半千、薛曜等所撰。以遊石淙詩摩崖書險勁得名。封祀壇碑爲登封三年武三思撰，曜所書也。

宋璟，邢州南和人。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舉進士，累遷鳳閣舍人。開元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兼侍中，累封廣平郡公，授開府儀同三司，遷尚書右丞相，諡「文貞」。開元初，以姚崇、宋璟

參知政事，環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俾出入觀覽，有所驚惕，每嘆爲古人至言，後代莫及。

呂向 字子回，涇州人。少隱陸渾山，工於草隸，一筆書百字，縈環如髮；世號「連綿書」。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累遷工部侍郎。法現禪師碑，天寶元年李通撰文，呂向正書。

李邕 字泰和，揚州江都人。自少知名，以文高品直薦於朝，召拜左拾遺。開元中，歷汲郡北海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邕文名滿天下，世稱「李北海」。邕之文章書翰正直，辭辨義烈，皆有過人之處；時稱爲「六絕」。翰墨尤精，行草初學右軍，既得其妙，復盡棄其舊，筆力一新；李陽冰稱爲「書中仙手」。前後撰碑共八百首。按邕傳尤長於碑頌，中朝衣冠以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以求其文。今尚存者左羽林將軍臧懷亮碑、開元寺碑、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李府君碑、普光寺碑、娑羅樹碑、大雲禪寺碑、老子、孔子、顏回贊、秦望山法華寺碑、嶽麓山寺碑、大律故懷道閣黎碑、端州石室記、東林寺碑、左武衛尉將軍李思訓碑、雲麾將軍李秀碑、鄂州刺史盧府君碑。又有所謂「追魂碑」者，在今松陽永寧觀中，相傳葉法善求邕書不得，夜追其魂書之，故名「追魂碑」。

武周薛曜書石淙詩碑



唐玄宗書紀太山銘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
上帝垂休
嚴父謂禮莫尊必告
無譁肅肅邕邕翼翼
故稱公爲與位居又嶽之
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

盧鴻一 字浩然，范陽人，徙家居洛陽。少篤志好學，頗善籀篆、隸、楷，隱居嵩山。玄宗聞其名，禮幣徵之，詔授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乃放還山，賜冠服並草堂一所，恩禮甚厚。其八分書傳世者有普寂禪師碑，開元十二年鴻一撰并書。又有盧鴻草堂十志圖詩，作十體書法。

唐玄宗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武，有才略，善八分書，豐茂英麗。正殿學士張說獻所作，帝以彩筆作八分書以贖之。開元中，帝親註孝經，並以八分題之，立於國學。天寶中，親撰鵠鵠頌并行書之。天台山桐柏觀頌爲天寶三年真書并篆額。開元十五年詔以王屋山建陽臺觀賜司馬承禎，並題額贈之。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醜於洛水，命高力士以賜詩題座右，帝親賦詩，且書之。十七年，以宋璟爲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皆同日拜命。詔尙書省百官會集吏堂，賜酒饌，帝自賦三傑詩，親賜書。張說曾爲其父丹州刺史隲製碑文，帝聞之，親書其碑額，題曰：「嗚呼！積善之善。」又爲說書製神道碑文，諡曰：「文貞。」帝從獵城南，過盧懷慎別業，命中書侍郎蘇頌爲碑文，親書之。開元中，盧奐爲剌州刺史，帝自京師幸次剌城，美其政績，題贊而去。太子賓客韓思復卒，帝自題其碑：「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嘗題詩江樓中，作八分草書，一篇一體。

無有同者。其後宋道士柴通元居承天觀，卽唐之軒遊宮，猶及見帝所書詩及道德經二碑石云。

韓擇木 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右散騎常侍。韓昌黎集曰：「愈叔父當大歷之世，文辭拔羣，凡

中朝天下銘述先人功行，欲取信來世者皆歸韓氏。時李陽冰獨能篆書，同姓叔父善八分，世多知之者。」擇木以八分得名，其石刻之存者尙多。惟榮陽王妃朱氏墓志獨爲正書，筆法清勁可愛。隸學自古推蔡邕爲最妙，擇木乃能追其遺風，風流閎媚，世有「中郎中興」之目。

宋儋 字藏諸，廣平人。高尙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善書法，效鍾元常側展放縱。呂總評儋書云：「春秋花發，夏柳低垂。」開元末，舉場中後輩多師之。

張懷瓘 開元中，官翰林供奉。著評書藥石論一卷，又嘗錄古今書體及能書人名，各述其源流，定其品第，爲書斷三卷，紀述極詳，評論亦允喜自矜其能，謂「眞行可比虞褚，草書則數百年間當推獨步。」亦善八分隸書。

張旭 字伯高，蘇州吳縣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號「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

妙墨，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天下奇筆也。自是書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始得其神。」後之論書者，於虞、歐、褚、陸皆無異論，至旭始短之。其法後傳於崔邈。顏真卿云：「文宗時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草書旣爲世所重，有人貧不能自存，因卜居與旭爲隣，嘗通簡牘，遂市鬻之，以致富。歷代名畫記曰：「張顛以善草書得名，余嘗見小楷樂毅論，則韶秀殆虞、褚之流。唐郎官石柱記亦爲旭所書，楷法工整，甚可愛賞也。」後漢崔子玉之筆法，自鍾、王以次，傳授歷永禪師至張旭而八法始弘。次演五勢，更備九用；陸彥遠傳其父柬之筆法，以傳張旭；旭彥遠之甥也。旭法傳授之人甚多，太傅韓滉、吏部徐浩、顏真卿、魏仲犀、清河 崔邈其尤著者也。

賀知章 字季真，越州 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擢進士第，開元中，官集賢院學士，遷祕書監。棄官，徒步歸鄉里；晚節尤放誕遨嬉，自號「四明狂客」，又號「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詞，動成卷軸，咸可觀覽。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紙牋，意之所愜，則不復拒。然一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請爲道士歸里後，舍宅爲千秋觀。肅宗時，贈禮部尚書。述書賦註曰：「知章每與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

或五百言、詩筆唯命，不問紙數，無論廿紙或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其妙處幾與造化爭衡，蓋得之天授，非人力所能強也。」嘗與張旭遨遊，見人家廳館牆壁及屏幃等，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鳥飛，筆與淋漓，雅與狂名相稱。

李陽冰 字少溫，趙郡人。兄弟五人皆富文詞，工小篆。初師李斯嶧山，後見仲尼吳季札墓題字，

便開闔變化，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謂之「倉頡後身」。自言「善

小篆，直斯翁後一人，曹喜、蔡邕不足道也。」陽冰好書石，魯公之碑多陽冰篆額。嘗以書貽李大夫，

「願石刻作篆，備書六經，建立明堂，號「大唐石經」於願足矣。」舒元輿曾得其真蹟六幅，見有蟲

蝕鳥步之跡，如屈曲鐵石，陷入屋壁之狀。贊曰：「趙郡李氏子陽冰，獨能窮入篆室，隔一千年，與李斯

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瑞吾唐。」絳州有篆文，字法奇古，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不去；驗其書

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因謂之「碧落碑」。陽冰在肅宗朝所書，以年尚少，故字

畫微嫌疎瘦；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作，筆力愈淳勁矣。所著有翰林禁經八卷，論書勢，筆法所當禁，

因以名書。又作字學推原論，筆法點畫之別。

張從申 從申工正行書，結字緊密，近古所無。其所書碑，多陽冰篆額；時稱爲「二絕」。揚州龍興寺法慎律師碑爲李華文，從申書，陽冰篆額。律師道行甚高，爲淮南人士所信重，因稱其碑爲「四絕碑」。自大歷而後，徐季海已老，獨從申往來江淮間，時稱獨步。兄從師，從儀從約並工書，時人謂之「張氏四龍」。

寶泉 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晚年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祕義，起自上古，迄於並時。其兄蒙品題精核，爲之註；一云：「泉自註也。」唐芳山三洞景照法師章公碑，泉所書也。

顏真卿 字清臣，瑯邪臨沂人，祕書監師古之五世從孫。自少孤露，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天寶末，出爲平原太守，歷遷刑部尚書、太子太師，贈司徒，諡「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天下不以姓名稱，謂爲「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公幼貧，缺乏紙筆，就黃土掃牆，以習書法。李華嘗作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摹寫之，號爲「四絕碑」。乾元二年，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曰：「臣真卿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採石於當州，拙筆自書；前絹

寫一本，附史元琮以進。奉乞御書題額。緣前書點畫甚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顏書喜作大字，惟于祿字書注字最小，體格與麻姑仙壇記相近。魯公嗜書石，大者容尺，小者方寸，故碑刻遺迹存者最多。中興頌則闕偉發揚，狀其功業之隆盛；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家教之謹嚴；仙壇記之秀麗超舉，象其志氣之高遠；元次山碑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篤；點如墜石，畫若夏雲，鈎似屈金，戈如發弩；其縱橫之氣象，低昂之態度；羲獻以來，所未有也。嘗作筆法十二意，詳述其師資之所自，學者宗之。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嶠之子。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說所貴重。肅宗卽位，召入，拜爲中書舍人。時天下事務繁殷，詔令多出浩手。浩文詞華麗，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兼，加尙書左丞。傳位玄宗，浩册皆浩所爲，參掌兩宮；文翰寵遇之隆，爲當時所罕有。代宗時，遷吏部，歷集賢殿學士，贈太子少師。初，嶠善書法，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屏四十二幅，八體皆備，世狀其法，謂「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浩正書八分，眞行諸體皆善。唐世工書者多，而能三代嗣其家學者，惟徐氏云。所著有書譜一卷，古跡記一卷。書碑傳世者，以不空法師碑爲最有名。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貞元中，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太子少保。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元和八年，重修尚書省記爲許孟容撰，鄭餘慶書，袁滋篆額。唐軒轅鑄鼎銘，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籀書。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元和初，登進士第，後擢國子博士，旋授國子祭酒，兵部侍郎。退之工文章，爲唐，宋八家之冠。書名爲其所掩，不甚顯著。送孟東野序一首用生紙寫，不加裝飾。集古錄曰：「退之題名記有二，皆在洛陽：一在嵩山，刻於天封宮石柱上；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者爲墨蹟，後不知何人始模刻上石。」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文章奇偉精警，爲同時所推。舉博學鴻辭科，登進士第，授祕書郎。貞元中爲監察御史，擢禮部員外郎，以王叔文案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文名甚高，南方之士多有不遠數千里來從游問學，請其指授者，皆法其文辭，世號「柳柳州」。子厚亦工書法。爲時人所推重；湖，湘以南之士人皆學之。頗喜自矜詡，不輕爲人書；故今所見者僅殷舟和尙與彌陀和尙二碑耳！又嘗作筆精賦，書文並妙。

柳公權 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元和初，擢進士，釋褐後，授祕書省校書郎。穆宗即位，召見公權，謂曰：「吾嘗於佛寺見卿之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嘗問公權曰：「用筆如何始能盡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歷仕穆、敬、文三朝，禁中侍書。武宗即位，累遷河東郡公。咸通初，進太子少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銘刊之文，非得公權手筆，則人輒目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具貨貝，畧曰「購求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鍾、王、歐、虞、褚、陸諸體，最爲得意之筆。文宗嘗於夏日集學士聯句，命公權題於殿壁，字徑五寸；帝視之，嘆曰：「雖鍾繇復生，亦無以加諸！」宣宗嘗召升殿廷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授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二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帝乃賜以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其自書謝狀，真、行勿拘。帝最爲愛賞。誠懸耽志書學，不治生產，爲勳貴家作碑版，潤筆所入，多爲威獲竊去。誠懸書真、行皆入妙品，草亦不失爲能。蓋從顏平原而出，加以逾勁豐潤，故能自成一家。

唐玄度 文宗時官待詔，著九經字樣一卷。開成二年，立九經石壁於太學，文宗命翰林勅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玄度精於小學，推原造字之旨，分爲十體，曰：「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飛白、薤葉、懸針、垂露、烏書、連珠。」古今繩墨，網羅無遺，十體中飛白與散隸相近，但筆勢縹渺縈洄，又全用楷法。

杜牧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善屬文，登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會昌中，累遷中書舍人，牧長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於杜甫云。作行草書，氣格雄健，雅與其文章相近。書法傳世者有張好好詩，深得六朝人風韻，顏、柳而後罕見之作。同時有溫飛卿，亦爲名家。

釋懷素 字藏真。自敘云：「僧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觀前人之遺跡，所見甚淺，遂擔笈杖，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無滯疑，魚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怪焉。又尙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作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慨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吏部侍郎韋公陟見其筆力，昂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勳盈卷軸。夫草稿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夫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決手

援，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屢蒙擊節，教以筆法；姿質劣弱，又嬰物務，未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親承善誘，得挹規模，則入室之賓，舍予奚適。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之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曰「退筆塚」。自負逸才，不矜細行，時酒酣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無不書之。貧無紙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置一盤一板，書之於漆，書之既久，板爲之穿。素性嗜酒，藉草書以暢志養性。十日九醉，時因謂之「醉仙書」。

釋懷仁 初唐時人，駐錫京師之弘福寺。太宗製聖教序，詔集右軍行書而勒之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跡，得以萃中，懷仁之力也。

釋高閑 烏程人。精於書法，宣宗嘗召入，賜紫衣袍。後圓寂於湖州開元寺。閑好用雪川白紵，以作真、草書。其筆法得之張長史。昌黎韓退之嘗作序送之，盛稱其書法之美妙，遂大顯於世。嘗用楮紙草書千字文，又書令狐楚詩，石刻在湖州。

釋靈光 字登封，俗姓吳，永嘉人。作詩多古調，長於草隸。陸希聲謫豫章，聞名往謁之，授以五指

撥鐙訣。書體逾健，轉腕迴筆爲常人所不及。昭宗詔就書御榻前，賜紫方袍。

徐鉉 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仕南唐，官至禮部尙書。後隨李煜歸宋，爲太子率更令，從軍征太原時，值詔書倥偬，多出鉉手。累遷散騎常侍。鉉精於小學，篤好李斯小篆，亦工隸書。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鉉弟鍇亦能作八分小篆，江南美其文翰，號曰「二徐」，而鉉於字學尤精。蓋自陽冰而後，篆法中絕，獨鉉當亂離之世，值鼎沸之秋，迺能存遺法於不墜，歸遇真主，字學復興，其功匪淺也。初患骨力不及陽冰，然精熟奇絕，點畫皆有法度；迨入宋代，獲見嶧山摹本，自謂「得師於天人之際」，更盡力搜求遺跡，銳意臨摹，故卒能入於妙品，爲一代名家。

李建中 字得中，其先本京兆人，祖稠避地入蜀，始爲蜀人。太平興國進士，累官太常博士。性簡靜，淡於榮利；前後三求留掌西京御史台，故人呼爲「李西台」。愛洛中風土，構園池居之，號曰「靜居」。性好吟咏，遇佳山水輒留題，自署巖夫、民伯。善書札，尤工行筆，別有新意，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爭摹習，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皆用科斗文字，奉詔嘉獎。

蘇易簡 字太簡，梓州銅山人。舉太宗朝進士，官翰林學士，遷給事，參知政事。雅善筆札，著有文

房四譜與續翰林志。

鄭文寶 字仲賢。舉太宗朝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能詩，善篆書，工鼓琴。師徐鉉小篆，嘗效其體。

王著 字知微，唐宰相方慶之後。舉孟蜀明經及第，仕宋，授隆平主簿。究心書學，筆迹斌媚，頗有家法。太宗委以審查篇韻之事。中使王仁睿嘗持御札以示著，著曰：「未盡善也。」於是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主上始攻書，驟稱其善，則不復留心。」久之，復示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太宗購求古今法書，命著審定之，編爲十卷，曰：「淳化閣帖。」

郭忠恕 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工篆籀。後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宋太宗卽位，授國子監主簿。性好遊山水，嘗入龍山，得鳥迹篆，一見輒能背誦，有如宿習。善書，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惟性情乖僻，好使酒罵人，卒以流竄而死。所著汗簡、佩觿二集，皆有根據條理，爲譚字學者所稱許。書法傳世者，有重修五代漢高祖廟碑，筆力脆弱；晚年所作懷嵩樓記，則筆力老勁。宋代所刻之三體陰符亦忠恕所書。

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太宗朝舉進士，咸平四年，進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祕書監祕

中。工筆札，其真蹟雜見於曾宏父鳳墅續法帖中。

畢士安 字仁叟，代州雲中人。宋太祖朝舉進士，楊延璋延入幕府，掌書記。真宗卽位，遷工部侍郎，拜樞密院直學士，更拜平章事，謚「文簡」。老年目力衰減，猶手不釋卷，嘗自校對或自繕寫，詞翰甚精。宋王禹偁得令狐絢毛詩音義，爲會昌三年所寫，後有數行殘缺，乃屬士安補之；因作詩曰：「偶收毛、鄭古詩義，認得歐、虞舊筆蹤。」淳化祖石帖後，有畢丞相士安「子孫保享」等百餘字跋語。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撫養教誨，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官禮部侍郎。神宗朝，進太子少保，致仕，卒謚「文忠」。始號醉翁，後號六一居士。嗜好古學，凡周、秦以降之金石遺文，斷簡殘編，拾集之以成集古錄。東坡曰：「文忠公喜用尖筆，乾墨，以作方闊之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擘如清眸豐頰。」又曰：「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公書雅與其人相稱，外雖優游，中實剛勁。」嘉祐八年，奉勅篆「兵命寶」。治平三年，篆「皇帝兵命之寶」。其書有孫明復墓銘碑。

蔡襄 字君謨，興化仙游人。舉進士，官西京留守推官。英宗時，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贈吏部侍

郎。工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重之。卒於孝宗乾道之間，諡「忠惠」。君謨真行草書皆入妙品，篤志博學，冠絕一時。少務剛勁，氣勢雄偉；晚年淳淡，歸於婉美。然頗自愛惜，不輕與人書。蘇子美兄弟以君謨書當獨步當世，其書以行書第一，小楷與草書次之。東坡曰：「古人以散筆作隸，號曰「散隸」；近年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亦可謂之「散草」，或名「飛草」。」餘事爲飛白，亦自成一家。蘇頌魏公集曰：「君謨飛草盡風雲龍蛇之變。」又曰：「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沉著，本朝書法第一。洛陽橋記吐谷渾詞共推大書冠冕。君謨始學周越書，變體蓋出於顏平原。書學自唐代崔舒以上，至漢蔡邕，皆親相傳授；惟君謨毅然突起，不可謂間世豪傑之士。所書畫錦堂記，每字書數字，擇而合之；名「百衲本」。」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神宗卽位，官翰林學士，後封舒國公，改封荆公；諡「文」。追封舒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所居名半山莊，多公手蹟。公行草多用波墨疾書，若未嘗經意者。張邦基漫錄曰：「公書清勁峭拔，飄飄非凡；其狀如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其學王濛，米元章則言其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耳。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寶元初年，舉進士及第。所著資治通鑑上之神宗，大蒙獎飾。

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溫國公，諡「文正」。公正色立朝，學問文章爲時冠冕。隸法清勁，似其爲人。南屏山興教寺摩崖作家人卦及中庸、大學篇，卽爲公書。蓋自五季、錢唐以來，息干戈之禍，人民富麗，無淫靡之風；國治家齊，故溫公之書，上以扶助風教，非偶然也。所著通鑑數百卷，稿件均作楷書，無草率者。故歷時十九年，始克成書，亦一因也。

蘇軾 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洵之子。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脩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熙寧中，以安置黃州團練副使，築室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官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兼禮部尚書，卒諡「文忠」。弟轍爲作墓志銘曰：「自幼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之褚、薛、顏、柳則髣髴近之。」山谷曰：「東坡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其子叔黨跋其書云：「吾先君子豈欲以書名哉！特其至大至剛之氣，蘊蓄於胸而應之於手，故點畫之間不見嫵媚之姿，而端章甫服有凜然難犯之色。少喜二王書，晚乃學顏平原。」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書「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

好」其紙散給左右。山谷嘗戲東坡曰：「昔王右軍作字換鵝，近韓宗儒公每得一帖，殿帥姚麟輒許以羊肉數斤換之；君書其換羊肉爲可。」崇觀之間，蔡京、蔡卞用事，公以黨籍被黜，禁毀其文辭、墨迹。政和之間，忽弛禁，求公真蹟甚急，時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道士伏地拜曰：「蘇軾乃本朝奎星。」上大驚異，欲見其詞翰。

黃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熙寧初，爲國子監留守，哲宗召爲校書郎。徽宗卽位，官吏部員外郎。善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自號「山谷道人」。嘗曰：「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爲師，故抖擻二十年，尙未脫盡俗氣；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及高閑之墨蹟，乃窺其筆法。」洞天清錄曰：「山谷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真不及行，行不及草。」王榮老欲渡江，風起，七日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江神極靈，當以奉之。」榮老願無所有，乃以玉麈尾獻之，仍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及黃魯直所書韋應物詩之紈扇，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一餉卽濟矣。

米芾 字元章，襄陽人。嘗居吳，號「海岳外史」。爲文奇險，特工於翰墨；召爲書畫學博士，賜謁

便殿，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最工臨摹，幾與真跡莫辨，尤精鑒別。遇古器物、書畫之佳者，則力求歸己有。嘗奉旨做作黃庭小楷，又作周興嗣千言韻語，得入宣和殿，觀御府祕藏；其寵眷之隆如此。元章行草書宗羲之，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則出入規矩，脫落恆蹊，自謂「善書者祇能一體，我獨四體兼具。」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請求作碑榜書者屢跡恆滿戶外。富於收藏，名其所居曰「寶晉齋。」南宮書學平原後自成一派，側掠弩趨，悉遵古法度，無一筆妄作。其書初學羅讓，後則超邁入神，殆非側、勒、弩、趨、策、掠、墜、磔所能縛束。婢之婢世謂之「重臺。」世謂「羊欣之書似婢學夫人。」海岳更學羊欣，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曾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幾人？」芾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耳。」芾五指執筆之勢，翩翩如飛，結體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亦時竊小王。蔡京一日問芾曰：「近世工書者幾人？」芾曰：「晚時柳氏，近時君家兄弟。」蓋指京與卞也。更問其次，則曰：「芾耳！」元章書畫奇絕，每從人借古本臨摹，臨竟，以臨本與原本並還之，令其自擇；借家往往不能辨，誤將臨本取去，以是得古書畫益

富。

宋徽宗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深通百藝，書畫尤工。政和七年，親書國子監辟雍大成殿額。宣和四年，幸祕書省，御書千字十體書，洛神賦、行草近詩。兼好收藏，凡御府所儲，必以御筆金書小楷題籤。子洎請以鐵鑄錢，因以範格進，帝大悅，親書「宣和通寶」四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自變其法度，號「瘦金書」。

趙明誠 字德父。歷官知湖州、軍州事。嘗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刻石，仿歐陽修集古錄例，著金石錄三十卷，編排成帖，凡目錄十卷，跋尾二十卷。紹興中其妻李清照上表獻之朝廷。

張商英 字天覺。以章惇薦擢監察御史。一日得句，振筆疾書，龍蛇飛動，姪爲之謄寫，當波險處，姪惘然不能辨。止而問之曰：「此何字也？」公熟視之曰：「胡不早問，致余忘失？」

米友仁 字元暉，芾子也。力學嗜古，亦工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學士。元章嘗曰：「吳皖王子詔題大隸榜書，雅有古意，與吾兒友仁所作相似。」

黃伯思 字長睿，邵武人。元符三年，以進士高等及第。好古文奇字，京洛公卿之家，研究商、周、秦、

漢彝器款識字畫者能悉辨其體，制正其是非本末，遂以古文之學名家。初，淳化中博求古代法書，命翰林待詔王著續集法帖；伯思病其乖譌龐雜，作刊誤二卷。以著述功，升祕書郎校書，自號「雲林子」。別字「鬻賓」。政和八年卒，集其平日之議論題跋，作東觀餘論三卷。伯思文詞雅健，思致高深，詩亦清新俊逸，入於作者之林；尤精小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仿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之風。得其尺牘者多視同拱璧。

薛紹彭，字道祖，恭敏公向之子。以翰墨名世，米芾曰：「薛紹彭與余以書畫情好相同，嘗見有問，余戲答以詩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猶如兄弟與弟兄。』」紹彭作真、草、行書，皆得自晉、唐，絕無側筆惡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孝宗時，拜參知政事，進加資政殿大學士。有文名，尤工詩，自號「石湖居士」。以能書見稱，黃庭堅、米芾之書多宗其遒緊。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中進士第。光宗時，除煥章閣侍制，贈太師，封徽國公。晦翁之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然點畫波磔之間，無一不合書家規矩。詹氏小辨曰：「嘗

見朱子簡牘數紙，蓋法魯公爭坐位帖，卽行邊添註，亦復宛然，意致蒼鬱，沉致古雅，所以不甚顯著者，蓋爲學名所掩也。」朱子之書，榜額之外不多見，端州友石臺記法近鍾太傅，亦復有分隸遺意。「讀書」二大字在長樂方安里三寶巖，「容膝」二字，「天光雲影」四字在雲谷，「光風霽月」四字在南康白鹿洞，「脫去凡近」四大字在端州府學，「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八大字在撫州府學。

姜夔 字堯章，鄱陽人，寓居武康。所居與白石洞天爲隣，因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工詩詞，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深華妙，音絕文采冠絕一時。亦工書法，運筆遒勁，波瀾老成。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用志刻苦，妙入能品。

黨懷英 字世傑，馮翊人，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第一，學者宗之。官翰林學士承旨，諡「文獻」。

王庭筠 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罷官後，卜居彰德，買田黃華，讀書山寺，因以自號。後奉召與張汝方同品第法書、名畫，選翰林院修撰書法。庭筠爲南宮之甥，淵源有自，書法沉頓雄快，其子曼慶亦有名。

趙孟頫字子昂，自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子秦王德芳之後。四世祖伯圭賜第湖州，為湖州人。

自幼聰明，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就。至元年間，搜訪遺逸，授兵部郎中，遷集賢館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嘗論侍臣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之李白，宋之蘇軾，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僧徒不遠數萬里來求歸其書，奉為國寶。公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師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雜以近體。其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年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學李北海。鮮于樞曰：「子昂篆、隸、正、行、章草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張伯雨子昂過秦三論跋曰：「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萬字，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古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仲宏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得其純和。

康里巘

字子山，博極羣書，授集賢殿侍制。順帝時，官翰林學士承旨。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其

「得晉人筆意。」尺牘片紙，人爭寶之，不啻金玉。正書師虞世南，行書師鍾繇、王羲之，筆畫逾媚，轉折圓勁，名重一時。論者謂「元代以書名世者，子昂而後即公也。」子山嘗問客：「一日能作幾許字？」

客曰：「聞趙學士一日能寫萬字。」子山曰：「余一日作三萬字，亦未嘗因力倦輟筆。」其神速如此。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自號「困學民」。官至太常寺主簿。樞意氣雄豪，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善行草，小楷似鍾太傅，趙子昂極推重之。樞早歲恨學書未能及古人，偶出野外，見二人輓車行泥淖中，遂悟書法之妙。辛勤力學，作草書多從真，行而來，故落筆不苟，點畫之間，皆有意態。書法至宋季敝極，元始振興，其中以趙子昂、鮮于樞爲巨擘；終元之世，無有出二家之外者。

吾丘衍字子行，衢州人，家於錢唐，一名「吾衍」。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性豪放曠達，不事檢束，左目眇，右足跛。風度特蘊籍，常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石處士」。著周秦刻石釋音、學古編、篆籀之學。至宋季弊極，子行出，始唱復古之說。趙文敏公復和之，其學後傳至明，有名於世。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文宗遇於潛邸，卽位後，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皆命鑒定，賜牙章。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稱博物，亦自嘆以爲不及。

九思詩文亦有名。

楊維禎 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擢進士第，署天台尹。狷直忤物，十年不得調，徙錢塘，避地富春山，浪迹浙西山水間。張士誠累招之，不赴。明興，以隱逸被徵。工詩文，雖不以書名而行，草清勁矯健，雅有逸趣。

倪瓚 字元鎮，無錫人。強學好修，性愛雅潔，淡於榮利，名所居閣曰「清閬閣」，喬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家雄於貲，多藏古法書、名畫。四時卉木縈繞其外。至正間，忽散貲給親故，扁舟往來震澤三泖間，雅趣吟興，輒揮灑縑素，蒼勁妍潤，得清秀之致。晚年，益務恬退，黃冠野服，遨遊湖山間，人稱「倪高士」。甫田集曰：「倪先生人品高軼，故翰墨弈弈，雅有晉宋人風致。」

宋濂 字景濂，浦江人。從吳萊學，有文名。明太祖既下婺源，聘爲教授，帝作文時，坐濂榻下，口授而書之。洪武九年，授翰林承旨，自少至老未嘗去。工小楷書，能一黍作十餘字。六研齋筆記云：「唐宋名公多以行、草擅長，昭代小楷之精者，惟宋公景濂一人而已。」

宋琬 字仲珩，景濂之次子。官中書舍人。精篆、隸、真、草書。嘗見梁草堂法師之墓篆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朝夕臨摹，至忘寢食，遂悟筆法，工小篆，爲明代第一。濂每見其佳處，便曰：「寫老夫

名，足以傳世。」太祖曰：「小宋字畫逾美，如美女簪花。」大小二篆，純熟姿媚，有行草氣韻。方孝孺曰：「近代能草書者，趙公子昂、鮮于公伯機，稍後得名者，康里子山；繼三公之後者，則爲金華宋仲珩、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運用氣力如超澗渡險，不能得其踪跡，而馳騁必合於規矩，直凌跨鮮于、康里而上；雖起趙公見之，亦必嘆賞也。」

陶宗儀 字九成，黃巖人。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於古學無所不窺，尤刻志學書，避兵淞城北，家泗水南。卻有司聘，閉門著書，有《書史會要》九卷。

解縉 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文皇卽位，召置左右，進侍讀學士。爲文雅勁奇古，力追司馬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時天子愛惜楷書，至親爲持硯，有農家陸穎者善製筆，欲縉作佳書者，必得穎筆。永樂時，能書者衆，而縉居首。王世貞曰：「縉以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惟正書頗精妍耳！」

楊士奇 初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之初，以名儒徵，授教職。累進至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藝苑卮言曰：「士奇善行、草，筆法古雅，微少風韻。」

陸友仁 名輔，字友仁，華亭人。沈粲弟子也。善楷書，官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

姜立綱 字廷憲，瑞安人。七歲工書，命爲翰林秀才，後歷官太常少卿，善楷書，清勁方正，中書科制誥悉宗之。立綱書體自成一家，宮殿碑額多出其手。日本遣使求書十三丈高之門扁，立綱爲書之。其國人常自誇曰：「中國惠我至寶法書。」

陳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寓居白沙村，人稱「白沙先生」。英宗朝，赴禮闈二度，鄉試及第。從吳聘君講求伊洛之學。憲宗時，授翰林檢討，能作古人數體字。山居或不能給筆，輒束茅以代；晚年專用之，遂自成一家。時人以「茅筆字」呼之，得其片紙，便藏爲家寶。交南人每購一幅，易絹數疋。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能書大字，景帝召見，置膝上，賞賜甚豐。天順八年，舉進士，授編修，後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爲文典雅流麗，工篆隸書，或謂「其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筆力矯健，自成一家；小篆清勁入妙。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以後，東陽一人而已！

吳寬 字原博。成化八年，會試第一人及第，廷試又第一，授翰林修撰，贈太子太保，贈「文定」。

爲文不事雕琢，惟體裁謹嚴；作詩沉著雄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之中，亦時露奇倔，體雖規橢蘇軾，而多有自得之趣。

李應禎 名姓，字貞伯，以字行，長洲人。景泰四年，舉鄉試，入太學，官中書舍人。弘治中，爲太僕少卿。博學好古，篆、楷兼善。文徵明曰：「家君官太僕寺丞時，公方爲少卿，以徵明爲同寮之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多承其緒論。公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徵明曰：『吾學書垂四十年，今始得其法；然老邁無益，子方年壯，宜及時學之。』」因極論書法要訣，累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吸筆、濡墨及字之起落、轉換大小、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諸種筆法，無不論及。蓋公潛心古學而自得處甚多，當推爲本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以三指搦筆，虛腕疾書，今人無有能及之者。然甚自吝惜，求者多怒其不應，故傳世者頗少。真行草隸，皆清潤端方，如其爲人。」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中，官僉都御史。十四年，攻南昌，擒叛藩宸濠，以功封新建伯，官南京兵部尙書，諡「文成」。公功業文章冠冕一時。行書出聖教序，得右軍之骨。張南安、李東陽輩皆從此脫胎而出。徐文長曰：「古人論右軍以書掩人，若新建先生者直以人掩書也。」

祝允明 字希哲，長洲人。生而右手生有駢枝，因自號「枝指生」。書法出入晉、魏，晚年益超凡入聖，爲明代第一。文徵明曰：「吾鄉之前輩以書名者，先稱武功伯徐公，次太僕少卿李公。李公楷書師法歐、顏，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之外孫，太僕之壻也。早歲楷筆精謹，師法婦翁；而草法之奔放，實出外大父也。蓋兼二公之美而集成一家者。李公嘗爲余言：「祝壻楷筆嚴整，惜少姿態；」蓋未見及其晚年之作，故云然也。」

文徵明 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世居衡山，故號「衡山居士」。以貢生詣都，授翰林待詔。幼不慧，拙於書，刻意臨學。其始規模宋、元，既悟其意，遂悉捨去，專法晉、唐。其小楷從黃庭、樂毅論中來，溫純精絕，論者謂不在虞、褚以下。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平生慕趙文敏，每事必師之。論者謂其詩文、書畫與趙同，出處純正，或且過之。徵明少遊郡學，諸生多飲食放歌遊技，以消磨時日；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爲率，書遂大進。公於書未嘗或苟，卽普通函札，少不滿意，必再三移易；故老年愈益精妙，細入毫髮。時李文成公東陽以篆法自負，及見公隸書，深加嘆賞，自愧以爲不如。

徐霖 字子仁，南京人。篆法登神品，餘如眞行，亦皆精妙。碑版書師法顏、柳，題榜大書則取法詹

孟舉，並絕海內。日本使者得之，什襲珍藏。武宗南巡，召見行宮，嘗二度幸其邸宅。子仁美鬚髯，武宗會親爲剪拂，因自號「髯翁」。藝苑卮言曰：「徐子仁九歲能作大書，操筆成體。正書出入歐、顏，大書初法朱熹，殆能亂真；晚喜趙子昂，筆力遒勁，結構端飭，能自成一家。篆法得異人傳授，更深入堂奧。李西涯喬寓伯巖，時號稱「篆聖」，及見徐書，亦自愧不如。論者謂「自周伯琦沒後，篆法久微；李東陽遠紹遺緒，徐子仁躬詣堂室；蚤歲尙雄麗，晚年則專務古樸，殆登神品。」」

陸深 字子淵，號儼山，華亭人。弘治十八年舉進士及第。嘉靖中官詹事，贈禮部侍郎，諡「文裕」。書法之妙，逼近鍾、王，比之趙子昂逾勁過之。其行狀中有云：「國初以來，我松江多以書學名天下，然久已絕響；近公始奮起，遂凌駕前人之上。」張電以書學得際遇顯達，實出於公所指授；識者謂「公爲趙文敏後一人」，非虛語也。

董其昌 字玄宰，華亭人。萬曆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官太常少卿。天啟二年兼侍讀學士，歷遷至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傅，贈「文敏」。天才俊逸，善談名理；少好書畫，臨摹真跡，至忘寢食。中年後，微有悟入，遂自名家，行楷之妙，跨越一代。四方金石之刻，造請無虛日，尺素

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其昌云：『吾學書在十七歲之時，初師顏平原之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做黃庭經及鍾元常之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視文徵仲、祝希喆，不甚置意，而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恪守故轍。比遊嘉興，因得盡觀項子之真跡；又於金陵見右軍之官奴帖，方悟從前妄自批評，從此始漸有所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之書家。翰墨雖小道，其難如此。』其昌又云：『余書較之趙文敏、子昂，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律，吾不如趙；若臨做歷代真跡，趙僅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然吾書往往率意，較趙書亦略輸一籌。』謝肇淛云：『今世以書名振者，南則董太史、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

米萬鍾 字仲詔，其先關中人，後徙京師。萬曆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太僕少卿。性好石，與米南宮同癖；號友石先生。行草得米芾家法，與董其昌齊名，時有「南董、北米」之譽。尤善署書，擅名四十年，書蹟遍天下。著篆隸考二卷。

趙岫 字子函，一字屏國。萬曆三十七年領鄉薦。所居近周秦漢唐之故都，古代金石名書多在

其地，因援據考證，略仿歐陽修、趙明誠、洪适三家集錄金石之例，著石墨鐫華。自謂「窮力三十年，所收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其自序曰：「余八歲時，朱秉器先生命余臨摹虞世南之書；余心竊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摩弄終日，不忍遽去，片石隻字，輒疏記之。」

趙宦光 字凡夫，太倉人。卜居寒山，著書數十種；尤精字學，創作草篆；蓋基於天璽碑而少變其體。人品超越，亦如其書。

成親王 清乾隆帝第十一子，嘉慶帝之兄。幼精書法，深得古人筆意。嘉慶九年，帝特命刻其帖序，流播海內。

郭宗昌 字允伯，陝西華州人。清初時，隱居不仕，鑒別書畫，金石篆刻之學爲當時第一。著金石。砥齋題跋曰：「漢隸之失，衡山尙未能辨，餘子更鮮知者；能辨者自允伯先生始也。」

傅山 字青主，又字青竹，別號朱衣道人，太原陽曲人。康熙十七年以博學宏詞薦，託病固辭；詔加中書銜，遂歸老鄉里。結綺亭集曰：「先生工書，精大小篆隸以下諸體，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之楷法皆不能效，及得松雪香光之墨迹臨之，則遂亂真。己惟自愧，蓋學君子每難近，與

小人遊忽易親；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心術壞，手亦隨之；於是始復學顏平原。」

王鐸 字覺斯，號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啟二年進士，清爲禮部尙書，諡「文安」。書宗魏、晉，名重當代，與董其昌並稱。

王時敏 字遜之，號煙客，江南太倉州人。錫爵之孫。官至太常。又號「西廬老人」。工畫，爲四王之一。隸書追法秦漢，榜書八分，亦有盛名。

宋曹 字射陵，江蘇鹽城人。著書法約言。

紀映鍾 字伯紫，號憨叟，江南上元人。自稱「鍾山逸老」。工詩，善書。

馮班 字定遠，號鈍吟，江蘇常熟人。著有鈍吟書要、鈍吟雜錄，皆論書之作。

查士標 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江南海陽人，流寓揚州，明諸生也。與華亭同干支，號後乙卯生。書法精妙，人稱爲米董再生。

鄭簠 字汝器，號谷口，江蘇上元人。生平蒐羅天下之漢碑，不遺餘力，家藏古碑四大櫥。作八分書，間參以漢人草法，爲一時名手。

程邃 字穆倩，號垢道人，江南新安人。善書畫、篆刻，精醫術，藏歷代碑版及秦漢印章、名畫、法書，甚富。分隸之學以漢爲宗。性愛酒，常酒酣起舞，更鳴爆竹以作氣；攘袖濡筆，與客談笑之間，大小數十幅立就。

王餘佑 字介祺，號五公山人，直隸新城人。書法遒逸。其感慨激烈之趣，一發於詩。

萬壽祺 字年少，江蘇徐州人。明崇禎三年舉人。明亡後，隱居沙門，號慧壽。書法循晉人，兼工篆刻。

吳山濤 字岱觀，號塞翁，安徽歙縣人。崇禎間舉人，官知縣。書法飄逸，自成一家。

馮行賢 字補之，江蘇常熟人，班之長子。大瓢偶筆曰：「清秀無俗氣，但不知筆法，一以分間布白爲主。」

楊思聖 字猶龍，號雪樵，直隸鉅鹿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四川布政使。世祖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詔與陳宮詹、曠各書數幅，思聖獨稱旨，賞賜甚豐。

沈荃 字貞蕤，號繹堂，又號充齋，江蘇華亭人。順治九年探花，官禮部侍郎，諡「文恪」。康熙帝

嘗召置內廷，評論古今書法；凡御製之碑版及殿庭之屏幃，必命荃書之。常侍帝作書，見其弊輒糾正之。帝深嘉其忠。後荃子宗敬以編修入直，上命作書，曰：「朕初學書於宗敬之父荃，累得指正其失，故至今作書，必勤思不忘也。」

笄重光 字在辛，號江上外史，又稱鬱岡掃葉道人，江蘇丹徒人。順治九年進士，官御史。工書，畫風骨稜稜，權貴憚之。與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共稱四大家。

勵杜訥 字近公，直隸靜海人。特授編修，官刑部侍郎，諡「文恪」。

王鴻緒 字秀友，號橫雲山人，江蘇華亭人，廣心子。康熙三十二年探花，官戶部尚書。

倪燦 字闇公，號鴈園，江蘇上元人。康熙十六年舉人，舉博學鴻詞第二人及第，官檢討。書法、詩格，妙絕一時。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鷗舫，後稱小長蘆釣師，浙江秀水人。以布衣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善八分書。深於金石考證之學，清初鄭谷口始學漢碑，竹垞出而漢隸之學復興。

王宏撰 字無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以博學鴻詞薦，不就。工書，能文，精金石之學，善鑒別法書。

名畫。

陳奕禧 字六謙，又字子文，號香泉，浙江海寧人。官雲南南安知府。著隱綠軒題跋，刻有子寧堂

帖、夢墨樓帖。

姜宸英 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三十六年探花，官編修；以科場事罷官，卒於獄中。工

古文，尤善小楷。聖祖嘗目宸英與朱彝尊嚴繩孫為「三布衣」。

汪士鋐 字文升，號退谷，江蘇吳縣人。康熙三十六年狀元，官左中允。工詩、古文，尤善書法，與姜

宸英齊名，著有瘞鶴銘考。

何焯 字圯瞻，號義門，江蘇長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特賜舉人，翌年特賜進士，官編修。作書學晉、

唐、法帖，真、行、草書，入能品。

徐用錫 字壇長，號畫堂，江蘇宿遷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侍講。著字學劄記。

張照 字得天，號天瓶居士，江蘇華亭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刑部尚書，諡「文敏」。刻有天

瓶齋帖。

清汪士鋐書

致納司存而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
退公收封事宮女開造近御函曉漏進
趨青瑣閣晴定點檢白雲帶楊堆更有
河東賦唯待吹漲送上天青蛾皓齒在樓
船橫笛輕簫悲遠天春風自似牙樯動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出
飛花落葉存送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
送酒如泉己亥夏六月秋泉汪士鋐

清王澐書

謙言而諧下濟而炎明地
而上於天諧虧盈未盡謙
變盈而流謙鬼禍周盈未
尺諧惡盈不如謙三萬而
亦不可踰君中上終也

雍正辛亥十二月八日
清王澐書

王澐 字若霖，亦字籟林，號虛舟或竹雲，江南金壇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著有虛舟題跋，尚有淳化閣帖考正十二卷、二十種蘭亭、十二種千文及積書巖帖六十冊。鑒定古碑刻，最爲精審。

蔣衡 字拙存，號湘颿，晚號江南拙老人，又號函潭老布衣；江南金壇人。康熙貢生。小楷之妙，冠絕一時。嘗手書十三經，凡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成。乾隆時，奉旨刻石列太學，選英山教諭，舉鴻博，皆不赴。著有遊藝祕錄、拙存堂詩文集。

鄭燮 字克柔，號板橋，江南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知縣。廣陵詩事曰：「板橋小楷法極爲工整，自謂『世人好奇』，因於正書中雜以篆、隸，又間參以畫法；故波磔之中，往往雜有石文、蘭葉。」墨林今話曰：「書法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極瘦硬之致。」爲人風流瀟灑，詩、書、畫，俱別成一格，古秀絕倫。

丁敬 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浙江錢塘人。隱居市廛，賣米自給。性好金石，文字，嘗不避艱險，親窮絕壁，披荆榛，劓苔蘚，手自摹搨石刻，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篆法尤爲篤好。

金農 字壽門，又字冬心，號稽留山民，浙江錢塘人。中年後浪迹齊、魯、燕、趙、秦、晉、楚、粵間，足跡半天下，無所遇而歸。晚年寄寓揚州，賣書、畫，以自給。書法出入楷、隸，得力於國山及天發神讖二碑。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工畫梅，間寫佛像，自署「昔耶居士」。舉鴻博，不赴。卒年七十餘，有冬心集。

蔣驥 字赤霄，湘颺之子。嗣其家學，亦工書法。著有讀書法論傳世。

裘曰修 字叔度，一字漫士，號諾皋，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進工部尚書，諡「文達」。書法自成一家，帝評其書似宋張樗寮，嘗得張所書華嚴經，殘缺數頁，命足成之。

劉墉 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諡「文清」。刻有清愛堂帖。包世臣藝舟雙楫云：「石菴書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惜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學識意興超然塵外。」松軒隨筆曰：「陳星齋先生嘗評論本朝書法：首推何義門，次則姜西溟、趙大鯨。似屬偏嗜。以愚見言之，當以王文安、劉文清爲最，次則張文敏、陳香泉、汪退谷；然張、陳、汪皆不及王、劉之厚，王猶依傍古人，劉則能自成一體；從古人入，不從古人出。」

梁同書 字元穎，號山舟，九十以後號新吾長翁；詩正之子。乾隆十七年特賜進士侍講。作書初

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遠方殊域，多以重幣來求其書法者。九十一歲時，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作「忠孝傳家」四大字，字大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嘆絕。老年尙能作蠅頭楷書，蓋其精力有過人者。

翁方綱 字正三，號覃谿，晚號蘇齋。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書法歐陽率更，規矩謹嚴。晚年好佛，每喜書金剛經。長於金石考證之學，所作碑帖題跋甚多。

錢澧 雲南昆明人，字東注，號南園，乾隆間進士。以疏摘和珅，直聲振天下。書法逾緊剛健，逼近平原；臨摹率更書，亦得其神似。初不爲人所重，道光間，何子貞翁同龢極爲推重，遂大顯於世。

錢大昕 字及之，又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少詹事。平生著述等身，博於金石，尤精漢隸。

王文治 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探花，官雲南臨安府知府。兩般秋雨盦隨筆曰：「國朝書劉石菴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則專取風神；故世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梁嘯 字聞山，號松齋，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四川知縣。著論書筆記。工書，與錢唐梁學士、會稽梁文定有三梁之目。

姚鼐 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禮部郎中。以工古文名於海內。晚年亦善書法，專精大令；作方寸之行草，跌宕縱逸，時出華亭之外；半寸以內之真書，則潔淨而能恣肆，多有自得之趣。

孔繼涑 字信夫，號谷園，衍聖公之子。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候補中書。嗜好古人墨迹，碑版，鑒別精審。刻玉虹樓帖十六卷、鑒真帖二十四卷、摹古帖二十卷、國朝名人法書十二卷、張文敏瀛海仙班帖二十卷。

程瑤田 字易田，號易疇，安徽歙縣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嘉定教諭。究心考據之學，尤精鐵筆。書法亦步武晉唐，爲學問盛名所掩，不甚顯於世。所著通藝錄有論筆勢一條，最爲精審，發前人所未發。

鐵保 字治亭，號梅菴，滿洲正黃旗人，姓覺羅氏，後改棟鄂氏。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至兩江總

清翁方綱書

都而南景臺山趙凡夫同觀田一印
三三印一第煙密從以出丁卯春
縮蘭亭桂雲橫翠溪銘

蘇州府四天王各款一盤于佛以手疊盤
四十年四月廿一此觀樓銘印神伯也



清鄧石如書

客本萃香留舌本

睡餘書味在宵中

頭石如
石如

督，道光初以三品卿銜致仕。少有詩名，與法式善、百齡、同稱三才子。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爲與劉石菴、覃谿鼎足而三。所刻惟清齋帖、藝林寶之。

錢坫 字獻之，號十蘭，竹汀族子也。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州判。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爲精絕。自負不凡，嘗自刻一石章曰：「斯冰之後，直至小生。」

鄧石如 字頑伯，號完白山民，本名琰，因避仁廟諱，以字行。安徽懷寧人。少好篆刻，客江寧梅氏，縱觀秦漢以來金石善本，手自臨摹，爲時八年，遂工四體書，篆書尤稱「神品」。包世臣著藝舟雙楫推爲清代第一，息柯雜著曰：「完白真書深入六朝，蓋多以篆隸用筆之法行之；故姿媚之中，別饒古趣；近代以來所未有也。」性廉介，成名後往來公卿間，以書刻自給。好遊山水，嘗一筇、一笠，肩行李走百里，自號笈遊道人。嘉慶中以布衣終。

錢伯坳 字魯斯，號漁陂，別署僕射山樵，江蘇陽湖人。劉文清退隱後，論者推爲第一。

阮元 字伯元，號芸臺，晚年號頤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精於經學，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著述甚富，刻書尤廣。亦工書法，精小篆、漢隸。卒諡「文達。」

伊秉綬 字組似，號墨卿，福建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惠州太守，再守揚州。工詩，尤善書法。好蓄古書畫。起居言笑，藹然君子之儒。作隸書如漢、魏人舊迹。

洪亮吉 字穉存，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官編修，以言事被謫絕域；後賜刀環，號更生居士。以詩文擅名，通經史注疏、說文、地理，尤工篆書。

桂馥 字未谷，號零門，別號蕭然山外史，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知縣。學問淹博，尤深於說文許氏之學。詩才、隸筆，同時無偶。松軒隨筆曰：「百餘年來，論天下之八分書當推桂未谷第一。」退菴隨筆曰：「伊墨卿隸書愈大愈妙，桂未谷則愈小愈妙。」

陳希祖 字穉孫，號玉方，江西新城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御史。工書，得董文敏晚年之神髓。識者謂「與張文敏、劉文清鼎足而三。」

江聲 字叔灃，號良庭，江蘇仁和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平生不作行楷，往來筆札概作古篆。不肯作俗字，嘗曰：「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外無文字，除說文外無學問。」可以知其篤好之深矣。

清包世臣書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衫落魄舊儒風

清包世臣書

清何紹基書

漁洋山人游跡所至無不有詩而其
文集中遊記將二十篇則大抵皆金
陵作也其登木末亭記云嘗得一節
一鉢足迹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公
於金陵諸勝可得歌歌嘆歎之不足者
此兩詩草才十餘首公回善書又錄其
得意詩宜乎蕭逸勁挺清妙非凡也
余從前在廡肆見公詩草稿五鉅冊
塗抹從橫殆無一篇無改竄處若想
見依傍經營不可為下一字此五冊後不
復歸何處真有缘當再遇之公五世
從孫愚泉舍人同年藏寶是冊草後
拜觀記此以謝眼福

道光十一年小寒節道州何紹基訂水記

張廷濟 字叔未，浙江海鹽縣人。嘉慶中舉人，屢躋禮闈，遂結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書法米芾，得其神似。草隸獨出冠時。所蓄金石碑版甚多。有清儀閣題跋。

吳榮光 字伯榮，又字殿垣，號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四年進士，官湖南巡撫。著帖鏡六卷，專以考證碑帖；詳列帖版出土之年，拓印之先後，并詳示某刻何字殘泐，何處斷裂，一目瞭然。庶不致爲帖賈僞作矇蔽。

陳鴻壽 字子恭，號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六年拔貢，官江蘇同知。詩文書畫皆以姿勝，篆刻直追秦漢，浙中人士悉宗之。八分書尤爲簡古超逸，脫盡恆谿。

包世臣 字慎伯，晚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官知縣。中年之書從歐、顏入手，轉及蘇、董；後迺肆力北魏，晚年專習二王，遂成絕業。著藝舟雙楫。

郭尙先 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十四年進士，官大理寺卿。以工八分書得名。

程恩澤 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戶部右侍郎。學識超越流俗，六藝、九流，無所不通。工篆法，熟精許氏學，詩文雄深博雅，金石書畫考訂尤精審。

張琦 字宛鄰，號翰風，江蘇陽湖人。嘉慶十八年舉人，官山東知縣。工書古文及分、隸，移漢碑之分法以入真、行，又以北朝之真書斂其氣勢，蘊藉風流，有「當世無比」之稱。

何紹基 字子貞，晚號蝮叟，湖南道州人。道光進士，官編修。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遍臨諸碑，得其精華。於黑女志尤有獨到之處，故能卓然自成一家，草書尤爲一代之冠。

曾國藩 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至兩江總督。文章功業冠絕一時；書法亦逾勁俊逸，自成一家。早歲臨摹歐、柳，晚迺傾注於李北海，謂能合南北以成家。所作有金陵水師昭忠祠記等碑。

吳熙載 初名廷颺，以字行，後更字讓之，江蘇儀徵人。爲包世臣之入室弟子，慎伯而後，東南書家中推爲大宗。各體兼長，尤工鐵筆。

俞樾 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著述甚富。喜以隸筆作楷書，古雅拙樸；卽普通函札亦多作隸書。

趙之謙 會稽人，字搗叔，號益甫，更號悲盦。咸豐舉人，官南城知縣。爲人狂簡放逸，孤憤詆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作書以北朝爲宗，怪誕放肆亦如其人。諸體皆善，石刻尤卓絕一世。

翁同龢 常熟人，字叔平，晚號瓶庵居士，又號松禪。咸豐進士第一，穆宗德宗兩朝皆柄朝政，官至協辦大學士。書有董、趙意，而參以平原之氣魄，足繼劉墉。亦善繪事。

附錄二

重要碑目

略例：

- (一) 此目根據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並參照他書三數種，擇其重要者錄之。
- (二) 碑、瓦、文從略。
- (三) 書體、年代、及所在地，分別注明，疑者闕之。
- (四) 重刻及流傳，就所知者附記於目下。

【周】

(所在地)

延陵鎮季子墓碑 孔子篆書 唐大歷十四年蕭定重刻有張從申跋

江蘇丹陽

响嘯碑 篆書

湖南長沙

壇山刻石 篆書 太平寰宇記以爲周穆王時刻

直隸贊皇

比干墓題字 隸書 漢隸字原引石公弼跋云「上世傳爲孔子」

河南汲縣

國學石鼓文 篆書 周末？

直隸大興

【秦】

琅琊臺刻石 李斯篆書？ 二世元年

山東諸城

泰山刻石 李斯篆書？ 二世元年現存十字

山東泰安

嶧山刻石 李斯篆書？ 二世元年唐徐鉉摹本

陝西西安

會稽刻石 李斯篆書？ 二世元年元申屠駟摹本近時刻

浙江會稽

【漢】

魯孝王刻石 隸書 五鳳二年六月

山東曲阜

海鹽甌文 隸書 五鳳三年

祝其卿墳壇刻石 篆書 居攝二年三月

山東曲阜

上谷府卿墳壇刻石 篆書 居攝二年三月

山東曲阜

漢中太守郤君開褒斜道碑 隸書 永平六年

陝西褒城

侍御史河內溫令王稚子闕 隸書 趙氏金石錄云「元興元年雍正間沒於溝水」

兗州刺史洛陽令王稚子闕 隸書 元興元年

四川新都

漢祀三公山碑 隸書 元初四年

直隸元氏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隸書 元初五年四月

河南登封

嵩山小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三月

河南登封

嵩山開母廟石闕銘 篆書 金石文字記云「延光二年」

河南登封

延光殘碑 隸書 延光四年八月

河南登封

孝堂山郭巨石室畫像 隸書 無年月

山東肥城

孝堂山郭巨石室邵君善題字 隸書 永建四年

山東肥城

延年石室題字 隸書 陽嘉四年

漢三公山碑



漢鄭固碑



莒州漢安三年刻石 隸書 漢安三年

山東莒州

西嶽廟神道石闕 篆書 金石錄云「永和元年五月」

陝西華陰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隸書 永和二年八月

甘肅巴里坤

逍遙山會仙友題字 隸書 漢安元年四月

四川簡州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隸書 漢安二年八月

山東濟寧

武氏石闕銘並畫像 隸書 建和元年三月

山東嘉祥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隸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

陝西褒城

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隸書 永興元年六月

山東曲阜

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 隸書 永興二年六月

河南南陽

孔謙碣 隸書 永興二年七月

山東曲阜

孔君墓碑 隸書 永壽元年

山東曲阜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隸書 永壽二年

山東曲阜

郎中鄭固碑 隸書 延嘉元年四月

山東濟寧

蒼頡廟碑 隸書 延嘉五年正月

陝西白水

淮源桐柏廟碑 隸書 延嘉六年正月 元至正四年吳炳重書

河南桐柏

泰山都尉孔宙碑 隸書 延嘉七年七月

山東曲阜

西嶽華山廟碑 隸書 延嘉八年四月原石已佚

魯相史晨饗孔廟碑 隸書 建寧二年三月

山東曲阜

臨爲父通作封記 隸書 延嘉六年二月

山東濟南

華嶽廟武都太守殘碑陰 隸書 無年月

陝西華陰

郭有道碑 隸書 建寧二年正月

山東濟寧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隸書 建寧元年五月

山東城武

衛尉卿衡方碑 隸書 建寧元年九月

山東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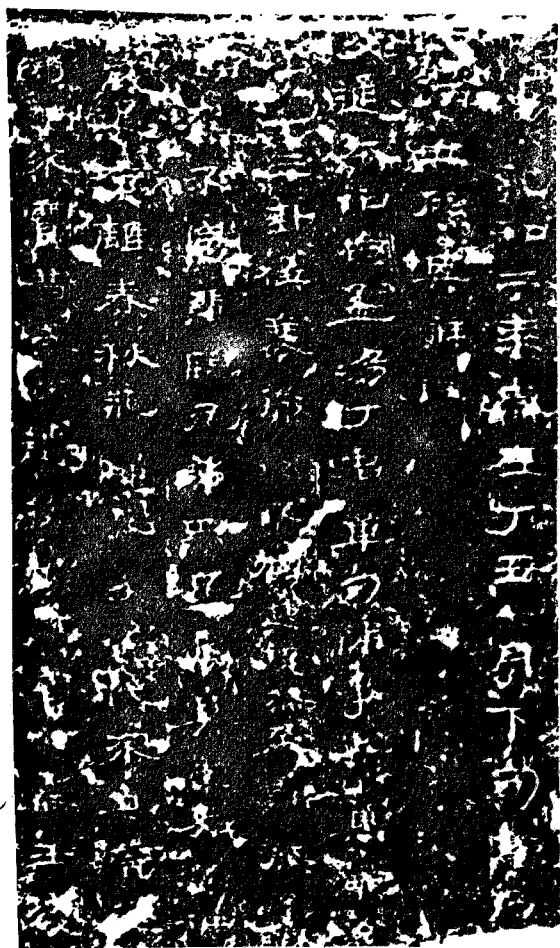
史晨祀孔子奏銘 隸書 建寧二年三月

山東曲阜

漢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
朔七日
臣農長史
臣
謹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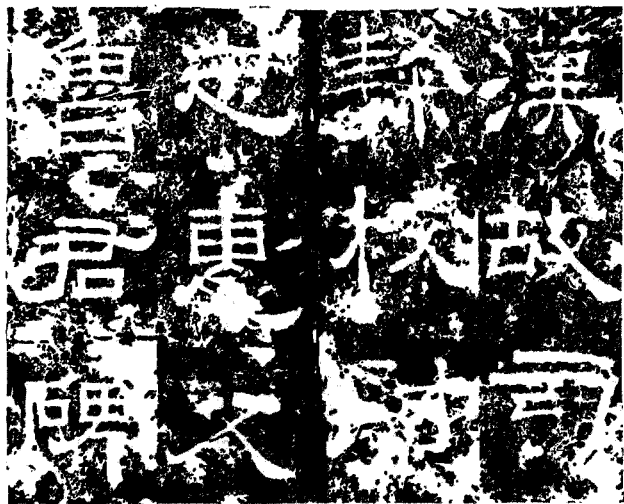
漢爲父作封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風俗改易
六德飛躍

漢故司隸校尉魯峻碑



淳于長夏承碑 隸書 建寧三年六月明嘉靖四年摹本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隸書 建寧四年六月 摩崖

博陵太守孔彪碑 隸書 建寧四年七月

李翕析里橋郟閣頌 隸書 建寧五年二月

執金吾丞武榮碑 隸書 無年月按碑文當在建寧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隸書 熹平二年二月

司隸校尉魯峻碑 隸書 熹平二年四月

熹平殘碑 隸書 熹平二年十一月

熹平石經尙書論語殘字 隸書 熹平四年三月已佚

聞熹長韓仁銘 隸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

豫州從事尹宙碑 隸書 熹平六年四月

校官潘乾碑 隸書 光和四年十月

直隸永平

甘肅成縣

山東曲阜

陝西略陽

山東濟寧

陝西褒城

山東濟寧

山東曲阜

河南滎陽

河南鄆陵

江蘇溧水

豫州從事孔褒碑 隸書 無年月

山東曲阜

李翕黽池五瑞圖題記 隸書 建寧四年六月 廢崖

甘肅成縣

武都太守耿勳碑 隸書 熹平三年四月

甘肅成縣

仙人唐公房碑 隸書 無年月

陝西城固

巴郡太守樊敏碑 隸書 建寧七年十月

四川蘆山

白石神君碑 隸書 光和六年

直隸元氏

尉氏令鄭季宣碑 隸書 中平二年四月

山東濟寧

郃陽令曹全碑 隸書 中平二年十月

陝西郃陽

蕩陰令張遷碑 隸書 中平三年二月

山東東平

張遷碑陰 隸書

山東東平

小黃門譙敏碑 隸書 中平四年七月舊在直隸棗強今佚

山東濟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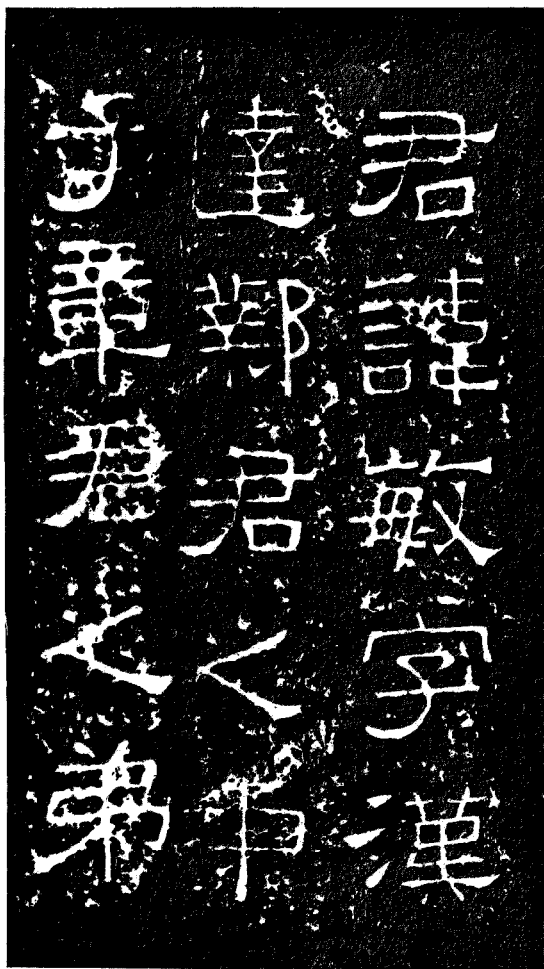
朱君長題字 隸書 無年月

山東濟寧

漢蕩陰令張遷表

君諱遷字公方
陳留己吾人也
君出走出自有

漢小黃門譙敏碑





漢土圭刻字

魏修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
受命胤軒轅之高
應靡穀以改物揚

萊子侯刻石 隸書 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

三老諱字忌日記 隸書 無年月

鄒君開通褒斜道摩崖 隸書 永平六年

永元刻石 隸書 永元十三年二月

大吉山買地記 隸書 建初元年

永元食堂記 隸書 永元八年二月十日

孝堂山食堂畫象題字 隸書 永建五年

沙南侯獲殘碑 隸書 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

壽貴里文叔陽食堂畫象題字 隸書 建康元年八月十九日

三公山神碑 隸書 □初元年二月八日

封龍山頌 隸書 延熹七年

沈州刺史楊叔恭殘碑 隸書 建寧四年七月六日

山東鄒縣

浙江杭州

陝西褒城

山東沂水

浙江會稽

山東魚臺

山東濟寧

甘肅鎮西

山東魚臺

直隸元氏

直隸元氏

山東鉅野

益州太守高頤碑 隸書 建安十四年

四川雅安

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吏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東闕 隸書 無年月

四川雅安

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平丞舉孝廉高頤西闕 隸書 無年月

四川雅安

謁者北屯司馬沈君神道右闕 隸書 無年月

四川渠縣

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煥神道闕 隸書 無年月

四川渠縣

益州牧楊宗闕 隸書 無年月

四川夾江

廡孝禹刻石 隸書 河平三年八月

山東歷城

朱博殘碑 隸書 河平□年

山東歷城

陳德殘碑 隸書 建寧四年三月

山東沂州

魯相謁孔廟殘碑 隸書 無年月

山東曲阜

殘碑陰（俗稱「竹葉碑」） 隸書 無年月

山東曲阜

昌陽嚴刻石 篆書 無年月

山東文登

劉君墓表殘字 篆書 無年月

山東濟南

「蘭臺令史」等字殘碑 篆書 無年月

「倉龍庚午」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履和純」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毗上」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立朝」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子游殘石 隸書 無年月

河南安陽

「貸用」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劉君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河南安陽

「正直」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河南安陽

「元孫」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河南安陽

武梁祠畫象全籤 隸書 無年月

山東嘉祥

畫象「楚將」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畫象「孔子」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畫象「門下小史」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畫象「周公」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畫象「鈎騎四人」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畫象「□亭長」等字題字 隸書 無年月

「上庸長」殘字 隸書 無年月

益州牧楊宗闕 隸書 無年月

孟璽殘碑 隸書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出土

土圭刻字 草隸書 延熹七年五月

司馬長元石門刻石 隸書 建初八年六月

□陽三老石堂題字 隸書 延平元年十二月

山東濟寧

山東濟寧

四川漢州

四川夾江

雲南昭通

山東文登

陽嘉二年殘碑 隸書 光緒元年出土

山東曲阜

買房記 隸書 永和元年三月近年出土

山東泰安

宋伯望殘刻 隸書 漢安二年二月三日

永壽殘石 隸書 永壽元年

龜茲將軍劉平國碑 淳于伯口撰隸書 永壽四年八月十二日

新疆阿克蘇

郭泰殘碑 隸書 建寧二年此碑原石久佚近年復出

山東濟寧

樊毅修華岳廟碑 隸書 光和四年

三公山碑 隸書 光和四年四月

直隸元氏

劉曜殘碑 隸書 無年月

山東東平

卜君之頌額字 篆書陽刻 無年月

廣平侯闕題字 篆書 無年月

琴亭國李夫人墓門題字 篆書 無年月

【魏】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 隸書 黃初元年

河南臨穎

受禪表 隸書 黃初元年十月

河南臨穎

黃初殘碑 隸書 黃初五年

征羌侯張君殘碑 隸書 無年月

三體石經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新出土六石在河南圖書館

河南開封及黃縣丁氏

衡虞等字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歸長白托活洛氏

鶴鳴殘碑 隸書 無年月

歸吳縣吳氏

魏封宗聖侯孔羨碑 隸書 黃初元年

山東曲阜

廬江太守范式碑 隸書 青龍三年

山東濟寧

東武侯王基殘碑 隸書 景元二年四月

河南洛陽

盪寇將軍李苞開閣道碑 隸書 景元四年十二月

陝西褒城

魏東武侯王基斷碑

輔後辟大將
軍府拜國典
惟新出爲安

魏曹真殘碑

基長以清慎為限文
 騎夫石間豫侍坐
 使持節鎮西特寧
 胡註之妖道

大將軍曹真殘碑 隸書 大興徐松攷爲太和間

陝西長安

曹真殘碑陰 隸書

陝西長安

【吳】

九真太守谷朗碑 隸書 鳳凰元年四月

湖南耒陽

禪國山碑 篆書 天璽元年

江蘇宜興

天發神讖碑 篆書 天璽元年八月俗稱「三段碑」

江蘇江寧

衡陽太守葛祚碑額 正書 無年月

江蘇句容

【晉】

任城太守羊□夫人孫氏碑 隸書 泰始六年十二月

山東新泰

楊紹買冢地勅 行書 太康五年七月

浙江山陰

太公呂望表 隸書 太康十年三月

江南汲縣

劉翰墓版 隸書 無年月

河南偃師

驃騎將軍韓府君神道碑 隸書 無年月

明威將軍郢休碑 隸書 泰始二年六月

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 隸書 太亨四年四月按太亨無四年詳碑側鄧爾恆跋 雲南南寧

潘宗伯等造橋碑 隸書 泰始六年五月 陝西褒城

夫人黃氏等字殘碑 隸書

殘碑陰 隸書

蜀中書賈公闕 隸書

四川梓潼

陳君殘碑 隸書

房宜墓版 隸書 太康三年二月

山東

安邱長城陽王君神道 篆書 太康五年

巴郡騎都尉楊君闕題字 正書 隆安三年十月

好大王碑 隸書 無年月

奉天輯安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



好大王碑

憫昔始桓鄴牟王
之創基也出自古北
夫餘天率之子國
河伯女歸鄒耶降

【前秦】

廣武將軍□產碑 隸書並額 建元二年十月

陝西宜城

鄧太尉祠碑 隸書 建元三年六月

陝西蒲城

呂憲墓表 楷隸書 弘姓四年十二月

【北涼】

沮渠安周造象碑 隸書 無年月

在柏林博物館

【宋】

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爨龍顏碑 正書 爨道慶文大明二年九月

雲南陸涼

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劉懷民墓誌 正書 大明八年正月

【齊】

吳郡造維衛尊佛記 正書 永明六年

浙江會稽

【梁】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陶宏景撰正書 天監十五年

安成康王蕭秀墓碑 正書 文已磨滅獨其額存

始興忠武王蕭憺墓碑 徐勉撰貝義淵正書 無年月

吳平忠侯蕭景神道闕 正書反刻 無年月

焦山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正書

程虔墓志 正書 太清三年？

侍中大將軍臨川靖惠王蕭宏神道二闕 正書 按宏卒以普通四年七月贈官諡

太祖神道左闕 正書 無年月

太祖神道右闕 反左書 無年月

侍中中軍將軍南康簡王神道東闕 正書 無年月

侍中中軍將軍南康簡王神道西闕 反左書 無年月

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神道東闕 正書 無年月

江蘇上元

江蘇上元

江蘇上元

江蘇丹徒

湖北襄陽

江蘇上元

江蘇丹陽

江蘇丹陽

江蘇句容

江蘇句容

江蘇上元

梁程虔墓志

也少烈才過崇謀自敢
聲甘風歆亦之國寶四

東魏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
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

高公莫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蓀
人也靈根遠秀啓慶北

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神道西闕 正書左行 無年月

江蘇上元

侍中仁威將軍新渝寬侯神道 正書 無年月

江蘇上元

【陳】

新羅真興王定界碑 正書 陳光大二年碑舊在黃草嶺咸豐中移置中嶺鎮解

朝鮮咸興

【北魏】

中岳嵩高靈廟碑 寇謙之撰正書 大正二年

河南登封

大代華嶽廟碑 正書 太延五年五月

河南洛陽

孫秋生等二百人造象記 孟廣達撰蕭顯慶正書

河南洛陽

洛州刺史始平公造象記 孟達撰朱義章正書 太和十二年九月

河南洛陽

孝文帝弔比干墓文 隸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宋元祐五年重刻

河南汲縣

弔比干墓文碑陰 正書

河南汲縣

司馬解伯達造彌勒象銘 正書 太和間

河南洛陽

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象記 正書 無年月

河南洛陽

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 正書 無年月

河南洛陽

比丘法生造象記 正書 景明四年

河南洛陽

石門銘 王遠撰正書 永平二年正月

陝西褒城

寧朔將軍司馬紹墓誌 正書 永平四年十月

河南孟縣

兗州刺史鄭義碑 正書 永平四年

山東掖縣

鄭道昭論經書詩 鄭道昭撰正書 永平四年

山東掖縣

鄭道昭登雲峯山觀海詩 鄭道昭撰正書 無年月

山東掖縣

雲峯山鄭道昭題字九種 正書 無年月

山東掖縣

大基山詩 鄭道昭撰正書 無年月

山東掖縣

白駒谷鄭道昭題名 正書 無年月

山東掖縣

揚州長史司馬景和妻孟氏墓志 正書 延昌三年正月

河南孟縣

雒州刺史刁遵墓志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月

直隸南皮

龍驤將軍臨青男崔敬邕墓志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一月石佚

龍門老君洞銘 熙平二年

河南洛陽

兗州刺史賈思伯碑 正書 神龜二年六月

山東滋陽

濟青相涼朔恆六州刺史高植墓志 正書 神龜三年

山東德州

平州刺史司馬昞墓志 正書 正光元年七月

河南孟縣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書 正光三年正月

山東曲阜

雍州京兆杜縣令孟熾墓志 正書 太和二十二年十月

滎陽太守元寧造象記 正書 孝昌二年正月

河南洛陽

懷令李超墓志銘 正書 泰武二年正月

河南偃師

石窟寺造象碑 正書 普泰元年

河南鞏縣

王銀堂造象碑 正書 三年青陽吳式訓考爲道武帝天賜三年

河南南

司空公長樂王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檄造象記 正書 太和十九年

河南洛陽

鄭長猷造象記 隸書 景明二年

河南洛陽

鄭道昭大基山題字四種 正書 無年月

山東掖縣

鎮遠將軍後軍將軍鄭道忠碑 正書 正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河南洛陽

馬鳴寺根法師碑 正書 正光四年二月三日

河南洛陽

驪驤將軍懿侯高貞碑 正書 正光四年十一月六日

山東德州

咸陽太守劉玉墓志 正書 孝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柳邨比丘僧詳等一百五十人造象記 正書 永安三年八月九日

山東臨清

南陽張玄墓志 正書 普泰元年十月一日

趙瑯造象記 正書 皇興三年

光州靈山寺塔下銘 正書 太和元年十二月八日

山東黃縣

宕昌公暉福寺碑 正書 太和十三年七月

汝南縣主簿周哲墓誌 正書 太和十九年十月

弘農華陰潼鄉習遷里人楊範墓志銘 正書 永平四年十一月

都昌縣人劉鑿周造塔記 正書 永平四年十二月

衛尉少卿鎮遠將軍梁州刺史元演墓志銘 正書 延昌二年三月

元颺妻王夫人墓志銘 正書 延昌三年正月

燕州刺史元颺墓志銘 正書 延昌三年十一月

徐州刺史昌國縣開國侯王紹墓志 正書 延昌四年閏十月

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長寧穆胤墓志 正書 熙平元年十一月

齊郡王祐造象記 正書 熙平二年七月

持節散騎常侍幽州刺史王遷墓志 正書 神龜二年二月

涇州刺史齊郡王元祐墓志 正書 神龜二年二月

李璧墓志 正書 正光元年十二月

河南孟縣

河南洛陽

山東濟南

宮品一大監劉華仁墓志 正書 正光二年三月

齊郡王妃常氏季繁墓志 正書 正光四年二月

劉根等四十一人造象記 正書 正光五年五月

博陵安平令譚棻墓志銘 正書 正光五年六月

蘭倉令孫遼浮圖銘 正書 正光五年七月

曹望愷等造象記 正書 正光六年三月

吳高黎墓志 正書 孝昌二年正月

岐州刺史富平伯于纂墓志 正書 孝昌三年五月

邑儀六十人造如來象摩崖 正書 孝昌三年四月

假宣威將軍統軍劉正周造象殘碑 正書 孝昌三年

司空城局參軍陸紹墓志銘 正書 建義元年七月

比丘知道翫等造像記 正書 永安二年

散騎賈瑾墓志銘 正書 普泰元年十月

樊奴子造象碑 正書 太昌元年六月

通直散騎侍郎左將軍李彰墓志 正書 太昌元年九月

韓顯祖造塔記 正書 永熙三年六月

北海王元詳造象記 正書 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著作郎韓顯宗墓志 正書 太和二十三年十二月

廣川王造象記 正書 景明四年十月

安定王元燮造象記 正書 正始四年二月

廣樂太守柏仁男楊宣碑 正書 延昌元年十一月

涇雍二州別駕皇甫麟墓志銘 正書 延昌四年四月

趙阿歡造象記 正書 神龜三年

齊郡太守□玄墓志 正書 正光元年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

鞠彥雲墓志 正書 正光四年十一月

山東黃縣

介休縣令李謀墓志 正書 孝昌二年二月

【西魏】

石窟寺造象碑 正書 大統四年二月

河南鞏縣

平東將軍蘇萬成造象二種 正書 大統六年

河南洛陽

開國公伯韓道人造象記 正書 大統六年

河南洛陽

司空周惠達碑 隸書 大統十三年

陝西咸陽

造太上老君象記 正書 大統十四年四月

岐法起造白石象記 正書 大統十六年九月

陝西長安

法顯造玉石象記 正書 大統十七年

寧遠將軍趙□造象碑 正書 無年月

河南洛陽

雒州刺史松滋公元萇振興溫泉頌 正書 無年月

武第八指揮單身兵士張元磚誌 正書 大統元年

白寶造中興寺石象碑 正書 大統三年四月

青州安平縣開國侯丘始光造象記 正書 大統六年十月

道俗三十七人造象碑 正書 大統十七年四月

杜縣令杜照賢等造四面象碑 正書 大統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東魏】

南泰州刺史司馬昇墓志 正書 天平二年二月

張法舜造四面佛象記 正書 天平二年四月

中嶽嵩陽寺碑銘 隸書 天平二年四月

比丘洪寶造象記 正書 天平二年

石窟寺造象碑 正書 天平三年三月

惠明造象記 正書 天平三年

河南禹州

河南孟縣

河南登封

河南登封

河南登封

河南鞏縣

河南洛陽

齊州刺史高湛墓志 正書 元象二年十月

山東德州

敬使君顯儁碑 正書 興和二年

河南長葛

渤海太守張府君碑 正書 興和三年三月

直隸靈壽

李仲璇修孔廟書 正碑 興和三年十二月

山東東阿

齊郡太守劉世明造象記 正書 武定二年十二月

山東東阿

修太公廟碑 穆子容撰正書 武定八年四月

河南汲縣

驪驤將軍滄州刺史王僧墓志 正書 天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石藏王國均家

直隸滄州

靳逢受等造四面玉象記 正書 天平四年六月

安徽歙縣

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頌 正書 元象二年二月

直隸元氏

伏波將軍姚敬遵造象記 正書 元象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山東歷城

太尉公劉懿墓志 正書 興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河南安陽

冀州刺史關勝頌德碑 正書 武定八年二月四日

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人之若斯焉乃作頌曰
賢猷章文武聲溢九天
秋暉在哀之榮自衛言
司伊文孰兮循置唯司
勲盡重玄仰聖儀之煥

隋章仇禹生造象記

佛在金棺上囑要
如是是我聞盧時
部著志皆生共解
樂永無生死何由今坐

定州刺史司空鄒珍碑 正書 天平元年七月

恆農太守程哲碑 正書 天平元年十一月三日

張敬等造石柱記 正書 元象元年六月凡六面

定州刺史文靜李公墓志銘 正書 元象元年十二月

黃石崖齊州刺史乞伏銳造象記 正書 元象二年三月

勃海太守王偃墓志銘 正書 武定元年十月

劉世明造象記 正書 武定二年十二月

源磨耶造象記 正書 武定八年三月

意瓊法義造佛國碑 正書 四曲有字 武定□年

司空公兗州刺史張滿墓志 正書 平正十四年十一月

侍中黃鉞大師錄尚書事高盛殘碑 正書 無年月

法儀趙法祚造象記 正書 元象元年四月

山東歷城

山東陵縣

山東益都

直隸磁州

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李憲墓志 正書 元象元年十二月

直隸趙州

蔡儁殘碑 正書 興和二年八月

齊州太原郡祝阿縣安東將軍鄴蓋祿銘 正書 興和二年閏月

李顯族造象碑 正書 興和四年十月

直隸正定

王貳郎館率法義三百人造象碑 正書 武定二年二月

伏波將軍諸冶令侯海墓志 正書 武定二年十月

散騎侍郎汝陽王元暉墓志銘 隸書 武定三年十一月

寶山石刻道憑法師造象記 隸書 武定四年四月 寶山全拓三十七種之一

河南彰德

劉強窆記 正書 武定四年十月

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章武王盧太妃墓志碑 正書 武定四年十一月

朱舍造象記 正書 武定五年七月

邑饑王法現二十四人造象記 正書 武定五年七月

比丘道瓊造象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山西潞安

武德于府君義橋石象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河南河內

杜文雍等十四人造象記 正書 武定八年二月

河南禹州

吳郡王蕭正襲墓志碑 正書 武定八年二月

源貳虎曾繇磨郎壙記 正書 武定八年三月

殘碑三石 「日太歲」等字一石「其年」等字一石「至於禪」等字一石 無年月

綏遠將軍宋承祖殘造象記 無年月

王瑛□任神奴等造象記

寧朔將軍□斌造象碑 正書 無年月

新疆迪化

【北齊】

石窟寺造象碑 正書 天保二年二月

河南鞏縣

石刻佛經 隸書 天保二年

山西陽曲

相國寺碑 正書 天保三年

清河王高岳造西門豹祠碑 隸書 天保五年

豫州刺史劉□碑 正書 天保八年

趙郡王高歡碑 正書 天保八年

鄭述祖夫子廟碑 隸書 乾明元年

鄉老舉孝義雋敬碑 正書 皇建元年十二月

維摩經碑 正書 皇建元年

重登雲峯山記 鄭述祖撰隸書 河清三年五月

石佛寺佛經碑 隸書 河清□年

天桂山銘 鄭述祖撰隸書 天統元年五月

鄭述祖題雲居館石刻 隸書 天統元年九月

姜纂造象碑 正書 天統元年九月

山西汾陽

河南安陽

河南登封

直隸靈壽

山東曲阜

山東泗水

山東泗水

山東掖縣

山東鉅野

山東平度

山東掖縣

河南偃師

少林寺董淇達造象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河南登封

隴東王感孝頌 申嗣邕撰梁恭之隸楷書 武平元年正月

山東肥城

徂徠山佛號摩崖 隸楷書 武平元年

山東泰安

映佛巖佛經摩崖 隸楷書 武平元年

山東泰安

馮暉賓等造象銘 正書 武平元年

河南登封

徂徠山大般若經 隸楷書 無年月

山東泰安

朱岱林墓志 子敬脩撰序姪敬範撰銘正書 武平十二年二月

山東壽光

邑義僧道三百餘人造神碑尊象記 正書 武平二年五月

河南洛陽

馮翊王高潤平等寺碑 隸書 武平二年

河南偃師

買都石象主記 正書 武平二年

河南偃師

參軍趙桃等造象記 正書 武平三年

河南洛陽

青州刺史臨淮王象碑 隸書 武平四年六月

山東益都

南陽寺碑 隸書 武平四年六月

都邑師道興造象並古驗方 正書 武平六年六月

游達摩等造象題名 正書 武平六年

尖山磨崖十種 正書 武平六年

馬天祥等造象記 隸書陽文 武平九年

石經峪金剛經 隸楷書 無年月

亞祿山宇文公碑 正書 無年月

吳洛族供佛碑 正書 無年月

韋子深等造象碑 隸楷書 無年月

晉昌王唐邕題名 隸書 無年月

水牛山文殊般若經 正書 無年月

水牛山佛經摩崖 隸楷書 無年月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

山東鄒縣

山東泰安

山東掖縣

河南偃師

山東鄒縣

山東鄒縣

山東寧陽

山東寧陽

張龍伯造象記 正書 天保元年十月八日

王媚暉造象記 正書 天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開府參軍崔顏墓志 正書 天保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伯辟寺尼惠暈造象記 正書 天保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定國寺慧照爲趙郡王修寺頌記 正書 天保八年四月八日

宋顯伯等造象龕記銘 程洛文並正書 天保三年四月

諸維那等四十人造太子象記 正書 天保五年四月

王憐妻趙氏墓誌銘 正書 天保六年七月

陳使君造象記 正書 天保六年七月

宋敬業等造塔記 正書 天保九年六月

皇甫琳墓誌 正書 天保九年十一月

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銘 正書 太寧二年四月十七日

山東益都

直隸正定

直隸靈壽

河南河內

山東掖縣

山東益都房氏藏石

山東

比丘口瓚慧微等造象記 正書 河清三年二月

晉寧縣開國公西兗州刺史鄭君殘碑 正書 年月泐

元賢墓志銘 正書 天保二年十一月

張世寶等三十餘人造像記 正書 天保三年三月

上官長孫氏冢記 正書 天保三年

報德像碑 正書 天保六年七月

夫人趙氏殘志 正書 天保六年七月

劉碑造象記 正書 天保八年

廣固南寺造塔記 正書 天保九年三月

大都督是連公妻邢夫人阿光墓志 正書 皇建二年十一月

比丘空明造象記 正書 河清三年三月

太尉府墨曹參軍梁茄耶墓志銘 正書 天統元年十月

河南登封

山東青州

驃騎大將軍趙州刺史趙公墓志銘 隸楷書 河清四年二月

張起墓志 正書 天統元年十一月

從事□□王□墓志 正書 天統元年十一月

儀同公孫肱墓志 正書 天統二年十二月

郭鐵造象記 正書 天統四年十二月

齊昌鎮將乞伏保達墓志 正書 武平元年十二月

豫州刺史梁子主令墓志 正書 武平二年二月

中堅將軍張忻墓志 正書 武平二年五月

岳守信碑志 正書 武平三年

西陽王徐之才墓志 正書 武平三年十一月

功曹李琮墓志 正書 武平五年正月

關陵忠武王高肅碑 隸書 武平六年

河南彰德

直隸元氏

直隸磁州

孟河妃造象記 正書 武平七年二月

河南偃師

張思文造象記 正書 承光元年

處士房周陀墓志 正書 天統元年十月

邑義主一百人造象記 正書 武平三年三月

軌禪師及法義等造象記 正書 武平五年七月

山東泗水

陽州長史鄭子尙墓誌銘 正書 武平五年十二月

【北周】

韓纂玉佛象銘 正書 保定二年

陝西長安

邑子同瑋永樂等造象銘 正書 保定四年六月

陝西長安

聖母寺四面象銘 正書 保定四年九月

陝西蒲城

平瓮生四面造象銘 正書 保定四年

陝西長安

開府儀同賀屯公墓志 正書 保定四年四月

梁顯墓等造象記 正書 保定四年按「墓」或「業」之別體

處士王通墓志 正書 天和二年

直隸河間

齊安成主時珍墓誌 正書 宣政元年十一月

開府儀同賀屯植墓志 正書 保定四年四月

譙郡太守曹恪碑 正書 天和五年十月

山西安邑

張君夫人郝氏墓志 正書 建德六年三月

【隋】

大都邑主等五百人造象石幢 正書 開皇元年十月

河南洛陽

修老子廟碑 正書 開皇三年十二月

仲思那等造橋碑 隸書 開皇六年二月

山東鄒縣

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正書 開皇六年十二月

直隸正定

邑子口元等造象記 正書 開皇八年

山東歷城

章仇禹生等造象碑 正書 開皇九年

山東汶上

車騎祕書郎景張略墓銘 隸書 開皇十一年正月

河南安陽

南宮令宋君造象銘 隸書 開皇十一年六月

直隸南宮

陳思王曹子建廟碑 正書 開皇十三年

山東東阿

比丘尼脩梵石室 正書 開皇十五年十月

山東益都

雲門山造象十四種 俱正書 開皇間刻

山東益都

海陵郡公賀若誼碑 正書 無年月

陝西興平

諸佛舍利寶塔銘 正書 仁壽元年十月

陝西大荔

青州舍利塔下銘 孟弼隸書 仁壽元年十月

山東益都

鄧州舍利塔下銘 正書 仁壽二年四月

河南祥符

胡叔和達石象記 正書 仁壽二年十一月

山西鳳臺

河東郡首山舍利塔記 賀德仁撰正書 仁壽二年

河南閿鄉

鄭州刺史李淵爲子造象記 正書 大業元年五月

河南滎陽

李淵爲子祈疾疏 正書 大業元年十一月

陝西鄠縣

滎澤令常醜奴墓誌 正書 大業三年八月

陝西興平

鷹揚郎將梁羅墓志 正書 大業四年八月

陝西長安

終南山舍利塔銘 正書 大業五年正月

陝西長安

陳叔毅脩孔子廟碑 隸書 大業七年七月

山東曲阜

姚辯墓志 虞世南撰歐陽詢正書 大業七年十月重摹本

智永真草千字文 正書草書 無年月

陝西長安

涅槃經碑 正書 無年月

山東汶上

周右光祿大夫開國男鞏賓墓志 正書 開皇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陝西武功

馮道妻陶貴墓志 正書 開皇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陝西咸寧

美人董氏墓志 正書蜀王楊秀文 開皇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陝西長安

龍山公墓志 正書 開皇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四川奉節

行軍長史劉珍墓志 隸書 大業二年

直隸獻縣

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寧贇碑 正書 大業五年四月

廣東欽州

朝請大夫夷陵太守太僕元公墓志 正書 大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陝西長安

太僕卿夫人姬氏墓志 正書 大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陝西長安

石經山般若經碑 僧靜琬正書 大業十二年

直隸房山

玉函山劉洛造象記 正書 開皇四年八月十五日

山東歷城

潁州別駕元英墓誌 正書 開皇五年七月

玉函山比丘尼靜遠造象記 正書 開皇七年二月

山東歷城

蘄州刺史李則墓誌 正書 開皇十二年十一月光緒八年出土

直隸深州

洪州總管安平公蘇慈墓誌銘 正書 仁壽三年三月七日

山西蒲城

王靜志墓銘 隸書兼篆 開皇三年

隋美人董氏墓誌銘

美人董氏墓誌銘
美人姓董，涿州恆宜縣人也。
標譽鄉閭，父後進，倂儻英雄。
婉孌恭以，接上順以承親舍。

唐裴休書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号宗密姓
波羅蜜四無量心三
妙道可謂廣大周密
生之本源諸佛之所

使侍節儀同大將軍昌國惠公諱奉叔墓志銘 正書 開皇三年十月

淮安定公趙芬殘碑 正書 開皇五年

陝西西安

潁州別駕元英夫人崔氏合葬墓志 正書 開皇五年

開府儀同韓祐墓志銘 正書兼隸 開皇六年十一月

王輝兒殘造象記 正書 開皇八年

清信女管妃爲亡夫郭遵道造象記 正書 開皇九年三月

洪州刺史張僧般息潘慶墓銘 隸書 開皇九年十月

諸葛子恆平陳頌 正書 開皇十三年四月

山東泰安

陳思王曹植碑 正書兼篆隸 開皇十三年

山東東阿

趙君殘志 正書 開皇十四年

驃騎將軍鞏賓志銘 正書 開皇十五年十月

燕孝禮墓志 正書 開皇十五年十月

張元象造象記 正書 開皇十六年二月

奉車都尉振威將軍淮南縣令劉明墓志銘 正書 開皇十八年五月

縣人爲河東乘泉人□令述德殘碑 正書 開皇十□年

孟顯達碑 正書 開皇二十年十月

姜穆墓志 隸書 仁壽元年十一月

信州金輪寺舍利塔銘 正書 仁壽二年四月

君諱軌墓志 隸書 仁壽四年正月

王善來墓志 正書 大業元年十月

鞠遵墓志 正書 大業二年正月

主簿吳嚴墓志 正書兼隸 大業

邯鄲令蔡君夫人張貴男墓志銘 正書 大業二年十二月

壺關令李冲墓志銘 正書 大業二年十二月

四川奉節

山東黃縣

郭雲銘磚志 正書 大業三年

張惲墓志銘 正書 大業三年十月

甄元希銘 正書 大業六年

襄城郡汝南縣前主簿董穆墓志 正書 大業六年十一月

諱墮墓志 隸書 大業六年十一月

祕書監左光祿大夫陶丘簡侯蕭瑒墓志銘 正書 大業七年十二月

朝散大夫張盈墓志銘 正書 大業九年三月

金紫光祿大夫豆盧寔墓志銘 隸書 大業九年十月

張鳳舉墓志 正書 大業九年

崔玉墓志 正書 大業十一年正月

吳公李氏女尉富娘墓志 正書 大業十一年五月

平原郡將陵縣明質墓志銘 正書 大業十二年十月

歸長白托活洛氏

水牛山文殊般若經 正書 無年月

山東寧陽

「菩薩」等字殘碑 正書 無年月

青州默曹殘碑 正書 無年月

邯鄲令蔡君妻張夫人墓志銘 正書 大業二年十二月

【唐】

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正書 武德九年元至元間摹刻

山東城武

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正書 武德九年十二月宋王穆超重刻

陝西長安

左屯衛將軍姜行本紀功碑 正書 貞觀十四年閏六月

甘肅巴里坤

伊闕佛龕碑 岑文本撰褚遂良正書 貞觀十五年十一月

河南洛陽

褒國公段志元碑 正書 貞觀十六年

陝西醴泉

贈比干太師詔並祭文 薛純陔隸書 貞觀十九年元延祐五年重刻

河南汲縣

申文獻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趙模正書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

陝西醴泉

晉祠銘 太宗御製並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國子祭酒孔穎達碑 于志寧撰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

梁文照公房玄齡碑 褚遂良正書 無年月

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

三藏聖教序並記 高宗御製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並行書 永徽五年五月

穎川定公韓仲良碑 于志寧撰王行滿正書 永徽六年三月

三藏聖教序並記 太宗撰序高宗撰記王行滿正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

衛景武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年五月

王居士磚塔銘 上官靈芝撰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鄂國忠武公尉遲敬德碑 許敬宗撰正書 顯慶四年三月

岱嶽觀郭行真題名 正書 顯慶六年二月

山西太原

陝西醴泉

陝西醴泉

陝西長安

陝西長安

陝西麟遊

陝西富平

河南偃師

陝西醴泉

陝西長安

陝西醴泉

山東泰安

三藏聖教序並記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碑陰有宋人題名

陝西大荔

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陝西長安

贈秦師孔宣公碑 崔行功撰孫師範隸書 乾封元年

山東曲阜

「碧落」碑 李訓誼篆書 咸亨元年

山西絳州

三藏聖教序記並心經 僧懷仁集王羲之行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陝西長安

武后小林寺詩及書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九月

河南登封

王徵君臨終口授銘 王紹宗甄錄並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河南登封

岱嶽觀馬元貞投龍齋醮並造象記 正書 天授二年二月

河南洛陽

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薛曜正書 萬歲登封元年十一月

河南登封

昇仙太子碑 武后撰並行書 聖歷二年六月

河南偃師

昇仙太子碑陰 鍾紹京薛稷相王旦等正書又武后遊仙篇薛曜書

河南偃師

夏日遊石淙詩並序 諸臣撰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河南登封

秋日宴石淙序 張易之撰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

河南登封

信法寺張黑刀等造真容象碑 行書 長安三年

直隸元氏

許公蘇瓌神道碑 張說撰銘盧用撰序並隸書 景雲元年十一月

陝西武功

法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正書 開元四年五月

陝西長安

歙州刺史葉慧明神道碑 李邕撰韓擇木隸書 開元五年七月

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張廷珪隸書 開元七年十月

山東曲阜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並行書 開元八年六月

陝西蒲城

紀太山銘 玄宗御製並隸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

山東泰安

端州石室記 李邕撰並正書 開元十五年正月

廣東高要

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並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

河南登封

靈輝禪師功德塔碑 崔琪撰正書 開元十七年五月

河南登封

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史惟則隸書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

陝西長安

神寶寺碑 李寰撰並隸書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山東長清

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八年十月

直隸清苑

夢真容碑 牛仙客奏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直隸易州

雲麾將軍李秀殘碑 李邕撰並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

直隸宛平

告華嶽府君文 韓賞撰韓擇木隸書 天寶元年四月

陝西華陰

堯公之頌 張之玄撰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四月

山東曲阜

石臺孝經 玄宗註並隸書 天寶四載九月

陝西長安

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銘 崔琪撰僧勤口行書 天寶九載四月

河南登封

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 岑勳撰顏真卿正書 天寶十一載四月

陝西長安

東方先生畫象讚 夏侯湛撰顏真卿正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山東陵縣

千文斷碑 張旭草書 無年月

陝西長安

謁金天王神祠題記 顏真卿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後周天和書

陝西華陰

縉雲縣城隍廟碑 李陽冰撰並篆書 乾元二年八月宋宣和間重刻

與郭僕射碑 顏真卿撰草書 無年月

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

謙卦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唐順銘 元結撰袁滋篆書 大歷三年閏六月

虞溪銘 元結撰季康篆書

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徐浩正書 大歷四年三月

麻姑山仙壇記 顏真卿撰並正書小字本 大歷六年四月

中興頌 元結撰顏真卿正書 大歷六年六月

廣平文貞公宋璟碑 顏真卿撰並正書 大歷七年九月

八關齊會報德記 顏真卿撰並正書 大歷七年

千祿字書 顏真卿正書顏元孫撰 大歷九年正月宋人重刻

浙江縉雲

陝西長安

陝西長安

安徽蕪湖

湖南祁陽

湖南祁陽

河南登封

江西南城

湖南祁陽

直隸沙河

河南商邱

四川潼州

清源公王忠嗣神道碑 元載撰王縉行書 大歷十年四月

送劉太冲敍 顏真卿撰行書 無年月宋人重刻本

贈太子太保顏惟真廟碑 顏真卿撰並正書 建中元年七月

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

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

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竇臬正書 貞元三年正月

東陵聖母帖 懷素草書 貞元九年五月宋元祐戊辰刻

綠天菴自敍各帖 僧懷素草書

千字文 懷素草書 無年月明成化間刻

軒轅黃帝鑄鼎原銘 王顏撰袁滋篆書 貞元十七年正月

廣乘禪師塔銘 劉禹錫撰正書 元和二年五月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記 裴度撰柳公綽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陝西渭南

江蘇溧水

陝西長安

陝西長安

陝西長安

江蘇句容

陝西長安

湖南零陵

陝西長安

河南閩鄉

江西萍鄉

四川成都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並正書 長慶二年十二月

陝西長安

平西郡王李晟神道碑 裴慶撰柳公權正書 太和三年四月

陝西高陵

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撰柳公權正書 會昌元年十二月

陝西長安

圭峯定慧禪師碑 裴休撰柳公權正書 大中九年十月

陝西鄠縣

隋益州總管府司馬裴鏡民碑 殷令名正書李百藥文 貞觀十一年十月

山西聞喜

少林寺戒壇銘 李邕書僧義淨文 開元三年正月

河南登封

滎陽鄭公新建天王記 王富行書蕭炯文 會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四川巴州

【增廣唐碑目】

徐州都督房彥謙碑 李伯藥撰歐陽詢隸書 貞觀五年三月

山東章邱

虞恭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歐陽詢正書 貞觀十一年十月

陝西醴泉

等慈寺碑 顏師古撰正書 金石錄云「貞觀二年」

河南汜水

隋柱國弘義明公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當在貞觀初

陝西西安

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段志玄碑 正書 貞觀十六年

陝西醴泉

陸州刺史張琮碑 正書

陝西咸陽

文安縣主墓志 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吳縣吳氏

左監門大將軍樊興碑 正書 永徽元年七月九日

陝西三原

蜀王西閣祭酒蕭勝墓志 正書 永徽二年八月志後署「刺史褚遂良書」六字乃偽作

吳縣吳氏

杜長史妻薛瑤華墓志 正書 顯慶三年十二月

駙馬郡都尉衛少卿息豆盧遜墓志 正書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陝西咸寧

蘭陵長公主碑 李義甫撰竇懷哲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陝西醴泉

張興墓志銘 正書 龍朔元年十月

河南臨潼

懷仁集王書聖教序 僧懷仁集王羲之行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陝西長安

攝山棲霞寺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高正臣行書 上元三年四月

江蘇上元

上護軍龐德威墓志銘 正書 垂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陝西咸寧

朝請大夫陳護墓志銘 正書 垂拱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陝西長安

朝散大夫張府君妻田縣君墓志銘 正書 天授二年六月

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銘 正書 萬歲通天二年七月

陝西長安

茂州都督府司馬張懷寂墓志銘 正書 長壽三年二月

新疆吐魯番

周順陵殘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正書 長安二年正月今存三石一在縣治一在儒學一在縣民竇

氏

陝西咸陽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志 顏惟貞撰正書 景雲二年九月

陝西咸寧

景龍殘墓志 李爲仁正書柳紹先文 景龍三年七月

陝西長安

大將軍涼國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段元祚正書 光天元年十二月

陝西咸陽

舊州都督文獻公姚懿碑 胡皓撰徐嶠之正書 開元三年十月

河南陝州

光祿少卿姚彝碑 崔沔撰徐嶠之正書 開元五年四月

河南洛陽

金滿州都督賀蘭君大使沙陀公夫人阿史那氏墓志 正書 開元八年三月

北岳府君碑 韋虛心撰陳懷志行書 開元九年三月 直隸曲陽

鎮國大將軍吳文碑（俗稱「半截碑」） 僧大雅集晉王羲之行書 開元九年十一月

陝西長安

唐突厥賢力毘伽公主阿那氏墓志 正書 開元十一年十月 湖南長沙

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高福墓志銘 孫翌撰正書 開元十二年正月畢沅得於咸寧攜歸靈巖山

館

吳縣蔣氏

述聖頌 達奚珣序呂向頌並正書 開元十三年六月 陝西華陰

興聖寺尼法澄塔銘 嗣彭王志暎撰並正書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 陝西咸寧

岳麓寺碑 李邕撰並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湖南長沙

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真卿撰並正書 大歷□□年十一月 河南魯山

錢唐縣丞殷履直妻顏氏碑 正書 河南洛陽

真化寺尼如願律師墓志 僧飛錫撰秦昊正書 大歷十年七月

陝西咸陽

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殘碑 顏真卿撰並正書 大歷十二年五月石已裂碎

江蘇句容

鮮于氏里門碑 韓雲卿撰韓秀弼正書 大歷十二年

四川成都

無憂王寺塔銘 張彧撰揚播行書 大歷十三年四月

陝西扶風

顏氏家廟碑 正書 建中元年七月

陝西西安

彭王傅徐浩碑 張式撰徐峴正書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河南偃師

龍城刻石 柳宗元撰並行書 元和十二年

廣西馬平

內侍李輔光墓志 崔元略撰巨雅正書 元和九年四月

陝西咸陽

宮闈令威遠軍監軍西門珍墓志 正書王元佐文 元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陝西長安

忠武軍監軍使朱孝誠碑 行書 長慶元年二月

陝西三原

石忠政墓志 正書 長慶二年八月

陝西

金剛經 柳公權正書 長慶四年四月

在巴黎圖書館

沈朝墓志 胡不于撰左仇正書 寶歷元年八月十日

浙江上虞丁氏藏專

劉舉墓志 正書 大中元年八月

魏公壽先廟殘碑 崔絢撰柳公權正書 大中六年十一月

陝西西安

萬夫人墓志 正書 大中六年十二月

江蘇江都

修中嶽廟記 正書李方郁文 咸通六年二月

河南登封

鑿臧寺碑 集王羲之行書

朝鮮慶州府東三十里

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銘 正書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畢沅得於陝西長安攜歸靈巖山館

江蘇吳縣

景賢大師身塔記 羊愉撰僧溫占行書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

河南登封

莒國公唐儉碑 正書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

陝西醴泉

鐵彌勒像頌 林諤撰房嶠妻高氏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山西交城

靈巖寺碑 李邕行書 天寶元年

山東長清

洪州高安縣令護軍崔夫人獨孤氏墓志 正書 天寶二年十二月 西安趙氏

任令則碑 行書 天寶四載十月二十八日石已爲宋人刻大觀聖作碑文在碑陰磨滅過半

陝西武功

振威副尉左金吾衛成口墓志 正書 天寶六載十月 陝西長安

雲麾將軍龍武將軍劉威墓志 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 陝西咸寧

內常侍孫志廉墓志 申屠構撰韓獻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碑在陝西長安湮于灞水畢沅訪

得攜歸靈巖山館 江蘇吳縣

折衝都尉張希古墓志 田穎行書 天寶十五載四月畢沅得於陝西長安攜歸靈巖山館

吳縣蔣氏

劉智墓志 蘇靈芝正書 天寶十五載五月 丹徒劉氏

鮮于氏離堆記 顏真卿文並正書 寶應元年四月十五日 四川南部

郭氏家廟碑 顏真卿撰並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陝西長安

太子賓客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摯宗正書 永泰元年三月

陝西咸寧

恆州刺史李寶臣紀功碑 王佐撰王士則行書 永泰二年七月

直隸正定

扶風孔子廟殘碑 程浩撰顏真卿正書 大歷二年

陝西華州

武衛將軍臧懷恪碑 正書

陝西三原

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柳識撰張從申正書 大歷七年八月

浙江歸安吳氏藏本

江總殘碑 行書

江蘇上元

邛州刺史狄知遜碑 正書

河南洛陽

大州司馬陶君殘碑 正書

冠軍大將軍代州都督上柱國許洛仁妻宋氏墓志 正書

台州宋氏

鄉貢學究李顥墓志 正書

